

滴水

第68期

文学季刊

2023年2月出版

三家评述

叶清润博士主编《昭南日报社论》

金苗浪漫医疗情缘

林建国教授方修论（二）

陈美枫梳理疫·情

良木认识的驼铃

杰伦读《静静的顿河》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特辑（三）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TP10618/10/2012(030833)



本刊于1999年7月创刊，历经廿余载，始终坚持——

烟火

文学季刊

第
68
期

立足本土 面向全球
推动创作 培育新秀



珊瑚与鱼（已收藏）油画
封面作品：邢佩莲

燻火

68期
2023年2月出版

社长 梁冠中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主编 梁冠中
副主编 金苗
刊名题字 蔡发祥
美术编辑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定价 RM7.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燻火》

《燻火》文学季刊
KDN:PP10618/10/2012(030833)

目录

评论

- 4 向叶清润君致敬 /驼铃
5 读《昭南日报》共荣圈的梦想 /陈胜尧
7 试评叶清润博士主编《昭南日报社论》 /梁冠中
10 方修论（二） /林建国教授
23 《胶山情缘》序 /驼铃
24 我读《静静的顿河》 /杰伦
30 我读冰谷自传《胶林纪实》 /陈美枫

散文

- 34 疫·情 /陈美枫
40 回首来时路（15）
我的小说情缘 /丹斯里翁诗杰（方野）
42 澳洲内陆的纳米聚落 /陈美枫
47 柏治纪念碑、墓园之行 /一介
51 怀念童年 /刘桂南（加拿大）
52 少量多餐 /刘桂南（加拿大）
53 出污泥而不染 /鲁肃伯
54 阿婶保祐 /林永略
55 调整心态应对衰老 /陈安（新加坡）
56 甜酸苦樂護理忙 /强中
58 马来西亚，祝你生日快乐！ /心洁
59 雨夜中孤立的大厦 /心洁
60 我走过的路——我认识的驼铃 /良木
65 在评与判之间和之外的思悟 /高秀
69 无常示现 /刘树佳
71 我们的距离 /李佩娴
72 《古籍中的武侠》选篇2
麻衣张盖人 /方成译
73 《古籍中的武侠》选篇3
京西店老人 /方成译

- 75 陈胜尧医学博士4语班顿
80 如果你能在秋天到来
——(美)艾米莉狄更生 /中译:宋铭

诗

- 81 医疗情缘 /金苗
83 迷失的鸟儿 /宋铭
83 网络故障 /冰谷
——中風顿悟
84 十月诗束 /苏清强
87 对话乐龄的自己 /陈蝶
88 斥联合国发表的涉疆人权报告
/长谣(新加坡)
89 陈颂的诗
1. 小河、玩伴,黑色的泥浆
2. A 380 飞机上
90 乡间小路 /吴岸词·陈年芳曲
91 现在动手还未晚 /金苗
——聆听杰伦兄讲述阅读
《静静的顿河》后,共鸣之
92 老的现象 /杨百合
92 食指游戏 /王涛
92 问星 /锺杏瑜
93 锺夏田偶拾1、2、3
1. 守梦
2. 背影
3. 祭鳄文
93 秋病了 /李楠兴
94 给年轻朋友的歌 /陈世震
94 大选寓言 /季载
95 秋山的诗
1. 大王花
2. Orang Asli……

- 96 佩莲的诗
1. 送你一碗腊八粥
2. 一个远方的人
3. 后花园的小宇宙
97 凌江月散文诗
1. 江水东流
2. 庄周蝴蝶梦
98 《联花集》 /春山
100 联语新声 /春山
100 相机的故事 /李佩娴
41 诗人草风先生逝世 /《燭火》同人敬挽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特辑(三)

- 101 穿越进初二的华文课本 /余欣滢·初二A
106 外公的稻田 /王筱淇·高一理2
107 今年我一岁 /余俊宏·高一商1
112 余晖下的残影 /黄歆彦·高一商1
114 老家的小花园 /黄芷彤·初一C
115 鲸落 /陈泽悦·高三理2
116 热情 /王靖婷·高二商1
117 记忆中的味道 /黄颀柏·初二C
118 我所崇拜的一个人 /苏越儿·初二C
119 成长的烦恼 /黄诗喻·初一G
120 点名簿 /颜昕愿·高一理4
121 爬树的鱼 /李紫瑄·初二C
122 告别害羞的我 /赖艺苓·初三G
123 雪天里哀叹的冰蝴蝶 /吴旖双·初二A
124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124 编后话

向叶清润君致敬

多年前，叶清润君曾经把几份《昭南日报》的复印本交给我浏览，并问我对这史料的价值有什么看法。记得我曾经回信，由于所见并不全面，我也只针对其创刊号封面版文告和零星的几页文艺版文字，粗略的说一说我的印象和感受。最不是味儿的，当然是封面版上汪精卫的那一篇献词。还有，领军强渡地不老海峡之将以及投敌者歌功颂德的诗作。窃以为叶君或将援以写作博士论文资料，但一直不见进一步的行动。

今年五六月间，突然传来他老前列腺病变的消息。接着，更获悉他终于得到留日友好的协助，将昭和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942年至1945年）昭南日报的社论完整的拍摄下来。他认为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与旗帜，它体现报纸的方向。目前正积极进行编纂。这也就是说，他

正在生存的极限里与癌魔竞走。为了避免功亏一篑，更不惜工本，聘请秘书协同工作。我终于他离世后，收到一册514页的精装本《昭南日报社论》赠书。扉页上志期28-7-2022，距忌日不足一月。阅读之余，心底除了感激，便是一片不知如何言表的敬意。

万料不到，对于他这拼了老命的作为，竟然有人不表认同，说那是早该忘却的历史。呜呼，我等炎黄孙，何其天真可爱！不知靖国神社的存在，当然也就不知道里边供奉的是什么神。但新近那期盼加入北约共享核武的叫嚣，总该听见吧，缘何还是这般处之泰然？在霸权主义者的撑腰之下，谁能保证不会再次“进出支那”。

要知道天气变化，必得观天色听风声；要知道对方的军事动向，就必得听其言论探其虚实。如今事过境

迁，再细读这部按照时序编制的‘社论集’当年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名，行暴力强夺殖民地之实的行径，也就昭然若揭。随意否定其出版价值，态度未免有失轻率。

读这部‘社论集’实有助以提高警惕，不让试图狼狽为奸者有机可乘。谨此摘录叶老自序文末引述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明其一己之心态“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朋友，你看清楚了吗？现在到底是谁在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文明。

/陈胜尧

读《昭南日报》共荣圈的梦想

侵略和欺凌是残忍，大日本军在第二世界大战惨绝人寰。

日本缺少资源。明治维新，采用西方教育和工业，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从外国进口原料，制造物品，输往世界各地。

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策略，如剥夺其他种族的资源和财富，唾涎三尺。它觊觎取代英美及荷兰，占据其殖民地。但是，英美有其手段，而日军国有其韬略。

战争文化

1937年河北卢沟桥事件，日军国向中国宣战，掀起其爱国战争文化，诸如以著名记者德富蘅峰为喉舌，并鼓励日本文学报国：小说、戏剧、诗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文学史及文学评论，颂扬日军国的伟大，特别是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昭南

日报》是属于此种文化。

为什么叫《昭南日报》？1941年至1945年，大日本军在中国胶着五年，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活跃的情报网和强大的军队，所向披靡，几个月内占领了香港、越南、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和菲律宾。日军国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作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心。

日治时期死亡人数是：马来亚和新加坡，逾15万人丧生，菲律宾约1百万，中国超过4千万。

心里障碍

叶清润博士，不辞劳苦，把《昭南日报》425篇社论，编订成册，让人们研究日军国的霸权言论。这些文字令人发指。那些真正爱护和平的日本人，痛心疾首。

心里障蔽也不奇怪。五岁时，我在三姑丈家，看到



日本关岛核爆的情况。7岁时，吉兰丹哥打峇鲁中华小学后面站在日治时期志士纪念碑前面。檳城钟灵中学礼堂进口，有日治时期牺牲的师生；甘榜峇鲁有日治牺牲者纪念碑。各种日军罪行如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吸引读者。

第一篇社论《杀一拯百》严惩反日份子，褒扬日本天皇仁悯，敬爱日军和建东亚共荣圈。最后一篇说明精锐日本皇军在印度洋泰南普吉和缅甸，海陆空军有信

心歼灭来袭的英军。

其实，美军沉着应战，在劣势中英勇反击。1943年太平洋中途岛战事，日军开始败退，局势急转直下。

通用日文

《日语使用论》说明日本居东亚领导地位，拯救亚洲人，取代英国，以日文取代英文，成为马来亚的通用语，也是东亚之共语。日本之字母与文字，“数千年”前得自中国。

本书谈到支持印人争取独立，大东亚战争之世界史意义，由资源观察大东亚战争，泰国，萧伯纳预言英国崩溃之正确，希特勒和慕索里尼，英苏同床异梦，英美对日本经济看法，锡兰岛，英国海权之没落，东条首相，中国事变，满洲事变，马来亚华侨等。

持久战

《昭南日报》鼓舞纳粹德国攻打苏联势如破竹。然而苏联地大，冬天酷寒，苏军勇敢。结果，正如拿破仑，希特勒在苏联战败。

美国制裁与封锁日本，打断其原料和市场。1941年大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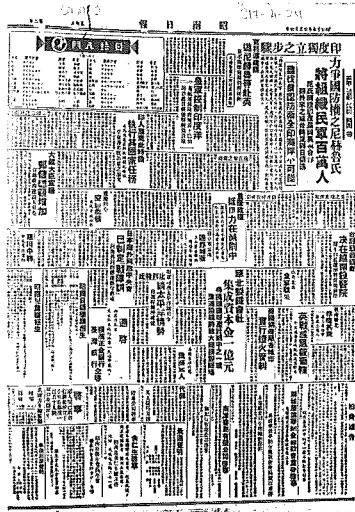
弱美海空军，试图控制太平洋，并迅速霸占东南亚。

日军国是无能力进行持久战。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演讲《论持久战》，断定日军国必定失败。

反应事实

上述社论充满日军国世界观：它的侵略都是正义和圣战，领导亚洲人建立共荣圈。

读者研究各方的看法，作出客观的结论。例如，日军机轰炸平民。纳粹德国炸死伦敦市民。英美机夷平德国城市，德国市民丧生。1944年和1945年，美军机炸平许多日本城市。1945年美以原子弹摧毁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超过7万和6万人即刻死亡。



/梁冠中

试评叶清润博士主编 《昭南日报社论》

一样米养百样人，世界各国人种繁杂，相安无事，各做各的；间中却有一些族类打家劫舍，侵人土地，屠杀手无寸铁，被人打败后，死不认错。美国飞行员在广岛、长崎丢炸弹，杀死无数的人，被投弹的大日本帝国却叫美国飞行员道歉，飞行员回应，先向被你们屠杀的人的后裔道歉，我就会向你们道歉。这个美国飞行员坚持他的同一律的诉权；屠杀被侵略国的无辜老百姓，却还厚颜无耻黑心肝要战胜者道歉，这就是落败者厚颜无耻的偷换概念。

已故学者叶清润博士编《昭南日报社论》，是要人们去看去读去思考去分析去解剖侵人土地屠杀千千万万无辜百姓，侵略者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开篇的社论〈杀一拯

百〉，汉奸文人为大日本帝国脸上贴金，三两下就将英帝吓的投降，接管了新加坡（昭南岛），英帝投降，但是落户新加坡的各个族群，却没有被吓跑，他们自我组织拿起武器与入侵贼寇周旋，汉奸文人笔下才有杀一拯百恐吓的话，当然还有花言巧语的诱骗，在恐吓与花言巧语，再加屠杀，却动摇不了新加坡人坚强意志誓与贼寇周旋到底至最后将贼寇赶跑。

《日本語使用论》，欲灭其族，先灭其语文，斩尽杀绝伎俩，大日本帝国深懂，“吾人提议以日文为马来亚之通用语文者，诚有许多理由在也，今举其最重要之一端言，各亚洲民族所用之语文，其文法与土音，多有互相类似者……”，“……正在进行拯救亚



洲，使其不至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继续受英国之摧残而致沦为牺牲品，因是之故，以口日文代替英文，……日本居东亚领导地位，为解放东方民族之盟主，故日本語亦即东亚之共通语……。”语文为民族的灵魂，企图以日文取代被侵略国各民族的语文，就是灭其族断其根，正是大日本帝国的宏图大计，但贼寇却未料到短短三

年零八个月就被侵略国民族
 赶跑打走。

《亚细亚人之亚细亚》
 ，“观乎十五世纪之初，
 葡萄牙夺起马六甲，英国夺
 取印度，荷兰则由葡萄牙手
 中夺得马六甲，英国与荷兰
 逐傲慢成性，暴露其野蛮
 之性质，欺瞒人民，其对马
 来亚之占领，宛如饿狮之捕
 鹿。”汉奸文人笔下的西方
 殖民主义者的穷凶极恶却
 正是大日本帝国侵佔马来亚
 的再版。“兹者，大亚洲
 之战争已有助于亚洲人民之
 建设亚洲，……已获美果，
 逐有满洲国之华丽天堂，新
 中国在南京政府之下诞生，
 泰国之兴起，印度之独立运
 动，……——凡此□□获得
 领导一十万万以上亚洲而奋
 斗之大日本援助。”汉奸文
 人笔下这类偷换概念，反逻
 辑的诡辩，的确让读者大开
 眼界。做贼喊捉贼，自我膨
 胀的宣扬，也让高明读者看
 到汉奸文人三两下板斧的笨
 拙。

《印度独立与英印问题
 之研讨》，汉奸文人笔下的
 贼寇大义凛然，“大日本首
 相东条氏，□□曾宣布‘
 印度为印度人之印度’之政
 策，故印度人民，誓 与大

日本全部合作云。”将英帝
 丑化，赞同印度独立，事实
 是拉拢印度做朋友，而把大
 日本帝国侵略的铁蹄 加以掩
 饰，汉奸文人为大日本帝国
 搽脂抹粉，小丑形象毕露。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靠武力暴虐是无法统治一
 个地方还是一个国家，大日
 本帝国也懂怀柔笼络，拉出
 一些没落还是穷愁潦倒的学
 者、作家、名人来凑数文学
 者大会。乍看有声有势，到
 底有多大作用，雷声大，雨
 点小而已。汪精卫写过壮怀
 激烈“引刀成一快，不负少
 年头”，周作人写的散文也
 很有学问，但都是卖国贼、
 汉奸。有灵性的人都不齿！

《新生马来人之崇功》
 ，“据本日消息：‘最近
 住于柔佛之马来人，计划建
 立一奉祀在马来战线战歿皇
 军勇士之纪念碑，以表示现
 地民众对皇军之感谢，柔
 佛北部昔加末郡，已将募集
 之二千七百元，寄与发起人
 云。’此种表现，诚属令人
 感奋！吾知东亚各民族于
 苏生之后，感戴皇军之□□
 ，将无已时，华侨之呈献奉
 纳金，柔佛马来人之建纪念
 碑，正其一端耳。”

建纪念碑，呈献奉纳

金，汉奸文人笔下受苦受难
 民众还会感恩图报，这类反
 逻辑思维的事项，汉奸文人
 大肆渲染，是真真假，却蒙
 骗不了头脑清醒的民众。有
 关“奉纳金”的砭评可参看
 《燭火》第66期叶清润博士
 的《日本对新马华人的经济
 掠夺》。

一边渲染“赫赫大战
 果”“能在夏威夷、珍珠
 湾、马来东海，以及南太平
 珊瑚海，所罗门海等战役，
 击灭英美舰队主力……”。

一边提升大日本帝国“
 忍苦即建设”，“建设即胜
 利”。

一边讥讽“西洋文明之
 污点”，“重个人之权益而
 轻全体之福利也”“重物质
 之享乐而轻精神之修养也”
 ，……。

另一边夸耀的“马来苏
 门答腊军政施設之跃进”
 ，“马来及苏岛之军政施設
 实情，……展开积极之建设
 工作，且顺利进行，举凡米
 粮，交通，行政，财政，
 金融各端，均无不确保良
 好之状态”“如桥樑之修
 建，铁路之畅通等，均其
 著焉者也。至于主要原料如
 铁XX土、锡、棕油、树胶
 等，已足供应帝国内地之需

求，……。”

渲染粉饰“战果”，自卖自夸物产、交通、金融等等恢复正常，都是给统治下的民众一种慰藉，一服服催眠药，汉奸文人的自话自说，能否迷惑昭南岛的民众，汉奸文人已绞尽脑汁，而真实的环境是民众的抗拒力量却一日未减，再加北方中国人民抗日军取得的战绩，鼓舞人心。美国遭受珍珠港的偷袭已痛定思痛，破釜沉舟加入作战，聪明如汉奸文人都有了如指掌，自话自说不过在作垂死挣扎，自我安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只是装门面，毫无实力，所以大日本帝国发动“九一八事件”侵略中国东北，意大利墨索里尼进兵阿比西尼亚，德国希特勒法西斯进兵□□莱茵河区，撕毁凡尔赛和约，国盟无能插手，眼巴巴看着形成的轴心国为非作歹侵人土地屠杀民众。法西斯德国先后占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最后法国投降，戴高乐飞逃伦敦，组织政府，继续反抗。

巴尔干半岛也落入德军手中。英军在非洲挡住了

法西斯的攻势。在欧洲，法西斯德国发动闪电攻势入侵苏联。在亚洲，七七芦沟桥事件，大日本帝国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最后国共合作，全面打击大日本帝国。美国在毫无防守下，大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美军如梦初醒，奋起策划对大日本帝国采取行动。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物质援助抗拒法西斯轴心国。26个国家代表签署共同宣言，反侵略阵线成立。战情急剧扭转，德军在苏联大败，英美联军在非洲频频传来胜利讯息，在中国在东南亚连续粉碎大日本帝国的战情频传。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大帝国的广岛，跟着第二颗在长崎爆炸，日本大帝国穷途末路，宣布投降。这些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编者叶清润博士自序写道：希望通过《昭南日报社论》使日后年轻的有兴趣学者，可通过《昭南日报社论》宝贵的资料，从反面教材为视点，研究日军统治新马期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宗教教育等问题，重写“新马报业史”上空白的一页。



金苗先生在《赞赏》的序文写道：我非常赞赏 又怎么能不赞赏 你老而不休 在马华文坛的道路上 绽放朵朵鲜花 美丽又芬芳 你是乐龄者的楷模 你是老年人的骄傲

苍浪客在序文写道：汉奸文人也会写什么礼义廉耻，告诫民众要奉公守法，做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汉奸举一反三，讲的头头是道，正义凛然，但披着狼皮的狰狞，正如蒲松龄笔下的画皮丑陋不堪。我见的汉奸，对日寇献媚取宠，对广大民众涎皮赖脸。

2022年10中旬

方修论（二）

渐渐我们开始分不清学院内外的差别，因为整个系统——资本主义体系也好，复系统理论也可以——所要服务的主子，以及被支配的对象，都不能说破，成为学院内外最大的禁忌。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对我们自己处境的解释，都必须做一番自我检查，消抹了人为的因素之后，可以解释的、该被解释的只有系统；一切只有流程，没有黑手。复系统理论不愿意处理主体或人的问题还有一个势利的理由：表面上是由于人不像系统那么好预测（可以绘成图表预测），事实上是因为人是没有希望的，不如发明一个系统来顺应人的势利。其机制和股票市场的类似，提供了不可预测的心理机制一个发挥势利本能的机会。人心怎么浮动，市场信心就如何起伏，如此这般，人心之不可测就可以绘入市场的典律趋势图。谁需要这样的文学史理论，就可以用来回答谁需要股市。

当然我们很多人会说，没那么糟吧，我们可是带着良心在学院工作的。问题是，易文 - 左哈尔的“共同诗学”对学院的认识比我们老道，它要警惕我们的是，在学院里工作不能天真，否则失去的不只是良心。眼前这门“共同诗学”就是一套没有良心的学院教战手册，教导我们如何挥霍学院体制的势利。我们处身的学院是一个资本（资金、人力和技术）高度密集的地方；密集就是分配不均（高等教育不是人人有份），然而资本不够密集又不行，学院会没有利用价值，这是学院的基本矛盾。又因为学院（含广义的教育体制）生产、运用和传播的是文化资本，它首先生产的是我们和文化之间的独特关系（G56）。考虑到从识字到典律的接触，都由这个体制独家专卖，什么是典律什么不是，也就决定了我们和文化的独特关

系是什么（G56）。知识要怎么传授、怎么被选择传授，就怎么决定了知识的效应，特别是社会关系；教育体制便是透过知识的分配与再分配（包括典律的传播），再生产已存在着的社会关系（G56）。我们阅读或不阅读马克思和佛洛依德，学院里教或不教他们，就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而学院要协助再生产的又是哪一种。体制独家专卖的结果，便是知识的分配受到高度的控制；于是不是人人都能“识字”（接触典律），不是每一种“社会关系”都生而平等。事实上典律之高不可攀，说明了这种要命的社会关系已经形成、根深蒂固；为了维持这样的关系，我们只有继续使典律高不可攀。要这么做，所有学院里的人就必须搞清楚，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该服从的，便是执行学院独家专卖、分配不均的家法。

谁需要这样的学院，谁就需要易文 - 左哈尔“共同诗学”中的典律市场理论。这理论形式化的倾向使典律的内容变得次要，真正关键的是典律本身的存在，尤其它必须高不可攀，那是它的“社会关系”。易文 - 左哈尔的“共同诗学”要确立的是“典律如何存在”——如何高不可攀——的理论，它可以有涨有跌，就是不能平起平坐、不涨不跌。这种涨跌游戏有赖我们学院中人出钱出力（投注文化资本和劳力），让它自强不息；我们当中愿意帮忙体制打造其社会关系的，就不妨下海操盘、融资、竞价、断（别人的）头、买进和杀出。除非我们不知，我们都在帮着大户（拥有体制的人们）操盘，被他们拥有，是他们的游戏在玩我们，利用我们的劳力堆积它的剩余价值，运用我们掌握的技术（文化资本）统治这世界，再

把我们给套牢和异化。所有我们所作的事工都是代工。面对这些可能已经发生的惨烈状况，我们的诠释已经够多了，重要的是知所改变。厕身学院里，有怎样的自我意识已不重要，因为工人的阶级意识早已选择我们。再不对“美学价值”之类的概念带点戒心，我们很容易再次沦为体制的奴工。

这时我们还大谈马华文学，好像不太了解状况。首先，马华文学没什么剩余价值可供学院搜刮；除非把它当着比较文学的新品种，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样板，用以证明比较文学和中华文化都各有道理，其余可谈的似乎不多。真正不对学院口味的地方，在于马华文学作品的总体表现不够好也不突出，这点连方修自己也承认。¹⁷王赓武为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写的英文书评说得更清楚，明白指出这些作品的真正“用处”是在哪里：

不管其文学成就如何——而这很明显地是平平的——在海外华人的社会史上，这些〔马华〕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任何有志于研究海外华人现象的人，都不会不欣赏此书所描述的景象。（130）

王赓武是海外华人研究的学门奠基人，也是华语为母语的重要英语诗人，¹⁸两种身份都有利他对方修的治学成果和马华文学的成绩作出敏锐的判断。从事英语创作，王赓武对当代英诗巨擘的成就了了然于胸，对其现代主义传统也有所承传，以这样的标竿他很清楚马华文学真正走到了哪里。比詹明信可取的地方是，他深深了解这些文字的人类学意义，没有用一个化约的说词一笔带过。詹明信本想就文学论文学，继续在“文学内部”解决他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困惑，可是无意中他反而被西方既定的“文学”定义困住，是为他的困惑所在，并非第三世界文学。而王赓武提议的人类学出路不见得就不是“文学”的解决方案。西方的文学史理论（包括复系统理论），由于缺乏人类学的视野，所著力的并非书写史而是作者史（G14

），典律的意义（除了少数的例外）多半围绕著作者的概念发展。马华文学史突显的正好是“书写史”特质，和“作者史”的差异是社会结构上的不同，出于资源分配不均的阶级效应。一个可类比的西方例子是，十八世纪以前经典作品少有出自女性之手，理由不是她们低能，而是成长环境中她们完全没有识字的管道（access to literacy）（G15）。假设管道有了而不通畅，结果还是等于不“识字”（“没有文化”），“作者”依旧不会产生；当不通畅是个结构性问题（过去西方女性的地位、今天马华文学的殖民情境），我们面对的便是书写的困境，而非作者的难产。如果此时我们敢说，这种文化资本分配不均的阶级对立不是“文学”问题，我们不该处理，我们显然没理由马上就丢下一个“文学”判断，说他们的作品真烂，在糟蹋文学。很明显，当我们和学院的体制利益走得太近，我们会毫不留情地对欠缺文化资本的人进行阶级压迫。这种错误的文学史判断（我们仍在处理“文学”问题），甚至没让我们弄清楚文学研究不是典律研究，而且不是只有研读“经典”的才算文学研究。至少在西方，典律是什么仍然要付诸想像；没有人把典律读完，典律书单就算列得尽，书单也不可能拍板定案（G30）。“亲爱的，我把典律读完了”是句语无伦次的话；不是说个别经典作品不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总体概念的“典律”只能以想像的方式存在。所以它也就不存在，不是文学研究处理的对象。除非我们想知道这个想像中的东西带来了什么效应（从imaginary推移到symbolic层面的评析），我们便进入典律的市场理论。这时典律的功能跟货币的流通一样，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运作，并不需要产品（作品）的在场；进入数字化营运之后，一切皆以“典律单位”计价和演算。所以复系统理论看起来经验实证，实际上高度抽象，唯一无需做的似乎是文学作品的阅读，它也就和我们从事着的文学研究没有关系。

如果文学研究不是“典律”研究，那么又研究什么？吉勒里有这样一个提示：

文学（literature）的历史情况是一个复杂的连续体，组成成份有主要作品、次要作品、研究需要才念的作品，以及收藏档案中的作品。研究历史文献（literatures）的人都知道，档案里有无数的作品，各有其文化上的成就和重要性（interest）。某些教学情境可能把它们当做“非典律”作品看待〔……，〕可是非典律地位并不意味，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就必须等于零。（G30）

需要补充的是，西方观念中的literature指“文学”和“文献”两个概念，一语两用。如此莎士比亚研究也可以是莎氏文献研究，阅读所及涵盖他的次要作品，包括他失败的剧作。要对莎氏作个起码的美学判断（最广义的“有多好、有多坏”的判断），我们心中必须有个档案；档案容量可能很大，可能是整部英国文学史。档案因为没有填满的可能，所有判断都只能是权宜性的，都等待修正。到头来我们发现，我们知识的增长来自档案材料的搜集、建立、阅读和整理，不是“典律”的竖立与膜拜。如果我们了解文学（文献）研究要建立的功夫，比下“有多好、有多坏”的判断还复杂，那么马华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就和莎士比亚研究没有区别。困难在于前者没有太多累积，跨学科的研究理论还没建立，最糟的是，又面对着学院“典律”意识的成见，成见之大可以让我们怀疑，马华文学只有书写、没有作家，只有档案、没有典律，到底还有什么好研究。学院作出这种试探，是有意把我们捉回去当顺民，再生产巩固学院势力的条件。我们该为谁累积这些大家都觊觎的文化资本，现在成了我们要做的选择。

张锦忠援引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理论讨论马华文学，至少有三个正面意义。首先在一番筛选之后找上复系统理论，说明了找不到

好理论的无奈。显然马华文学研究就算走进资源丰沛的学院里，还是不能捡理论的现成。然而（这是第二点），能够找到复系统理论也不坏，至少它代表学院的主流意识，占据了支配的地位，贯彻资本主义的逻辑；这理论不能推翻，一如资本主义不能推翻。马华文学一如许多第三世界文学，迟早要跟学院遭遇，对口单位就是这种理论，与其被它盯上，不如现在主动因应。如果（这是第三点）复系统理论在马华文学身上的试用没有完全成功，应是理论的失败，某个意义上也是学院主流意识的失败；一个成功的实验，应该能如实呈现其间失败的理由，或者更有趣一点，呈现巴峇（Homi Bhabha）所谓的殖民情境里被殖民者对殖民者嘲弄的模仿（mimicry）（88-89）。张锦忠的操作所呈现的比较复杂一点：仿佛预知了复系统理论的瓦解，他作了细腻的修正，企图辩证地克服（aufheben）它的内在缺陷，逼出一些有效力的解释。理论搏斗的过程有点曲折，是马华文学论述里少见的手笔，其间方修的论点如何被发展和引申成为最大的启示。

首先张锦忠把马华（华人）文学视为一个文学复系统。如此他至少做了两个理论移位：第一，易文-左哈尔的复系统本是一个评价系统，各系统之间争夺位阶高低，这特性被张锦忠切除，使复系统形式化；第二，马华文学在张锦忠的用法，也指大马华人各语系（华文、马来文、英文）文学（T19-20），张锦忠并通过复系统的概念赋予它们一个关系。可是由于这些文学源流没有交流，说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复系统的使用必须先形式化（不谈彼此竞争），使得这些文学源流的关系也一并被形式化。问题是，最先由黄锦树提出的这个新颖的马华文学定义，有其人类学内容，采用了“华人”的定义逆势操作（〈“马华文学”全称〉16-17），现在人类学在复系统概念的使用下也不免被形式化。

张锦忠同时认同周策纵认为各地区华文

文学都可自成“中心”的“多元中心说”（周策纵360），觉得他的说法反中国中心论，最接近复系统理论的公平精神（T25-26）。显然这是张锦忠把复系统形式化后的看法。周策纵的理论确是复系统的一种，因为里头埋伏了一个权力关系：不论海外的“中心”有几个，真正的中心还是“海内”的中国，这点没人会否认，毕竟“大中”与各“小中”之间的势力（文学影响力等等）差别悬殊，权力斗争根本不必发生，胜负就已决定，所以周策纵的说法纯粹是“大饼”理论。反而是张锦忠人类学定义下的马华文学复系统，比周说更具备历史的面向，防堵后者以大中国主义取代历史性思考，解释中国文学是什么的同时，却解释掉马华文学。这样的马华文学定义既然具备防堵功能，可和大中国主义抗衡，也就无法形式化。何况张锦忠同时从方修那里，继承了他对马华（华文）文学里“社会文化功能”（socio-cultural function）的认可，认为对社会、文化的关怀是主导这支文学“本土化”（nationalized）的力量，促成马来西亚文学变成复系统的关键（T106-7），使它今天还是个斗争的场域，上演着官方与民间争论“国家文学”定义的政治公案。至此张锦忠形式化复系统的努力已经失败，正好是他历史面向的立论可以成立的理由。

张锦忠致力于复系统形式化的另一个结果，是把复系统理论最重要的面向——评价功能——暂时搁置。这个面向若不搁置，利用复系统定义马华文学（一支没有“经典”的文学），反而使复系统理论成为待解决的问题，而非解决的方案。可是评价功能被搁置了，又表示马华文学的人类学定义（连同所谓的“社会文化功能”）必须一并形式化。于是他面对要放弃方修（人类学）还是放弃评价功能（复系统）的两难，此乃复系统理论面对这支“经典缺席”文学时的内在矛盾。直到他把“社会文化功能”文学（“本土化”文学）

视为一个“典律化”进程，而后起的——尤指六〇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为“解除（前代）典律”的作为（decanonization）（T112），我们才知道，原来张锦忠是透过一个“形式化”的操作（把“社会文化功能”文学化约成一个美学现象），来恢复复系统中的评价功能。这是何以前面形式化复系统的努力遭挫时，他要转而挽救复系统——退回到“马华文学是个复系统”的底线，因为只要复系统存在，就有形式化的可能。于是张锦忠的“形式化”努力（搁置各系统斗争的事实）必须带着“美学化”¹⁹（是美学选择的问题，不是斗争）的目的论，满足复系统理论的评价功能。“文学本土化”不免也是个形式问题（作为形式不足而成为问题），等待现代主义将之美学化（形式化）。这一等，要到六〇年代陈瑞献等人的现代主义运动出现方才实现（T118）。从这角度看，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个美学形式上的问题，等待实现复系统理论的美学意志。

至此，张锦忠“形式化”的努力，用以搁置复系统内部斗争的现象（将之存而不论），还是没有被他放弃。现在多了“美学化”，只是用来接手同个“搁置争端”的工作；等到美学成为最高的支配意识后，“争端”便有望平息。唯其美学不受他者支配——是为美学的“自体化”（autonomization）——我们才能把马华文学从“本土化”的进程中解放出来（T113-14），让马华文学从社会文化规范（socio-cultural codes）的桎梏走向大写的“文学”（LITERATURE）（T112）。目前因为“自体化”尚未实现，这个迟来的现代主义运动（belated modernist movement），只能厕身复系统（马华文学）中成为一个小系统，续和其他系统竞争；然而又因为这小系统肩负着马华文学“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重任，美学现代主义隐然成为整个复系统发展的目的（T115）。直到有一天美学成为绝对的支

配意识之后，文学世界里的所有“争端”（系统之间的抗衡）便可以真正被搁置，并结束复系统的阶段性任务。所以表面上的“形式化”，用以“搁置争端”，其实是美学价值收拾其他系统的策略，是鸭子滑水式的收编动作。复系统理论作为一个斗争之用的革命最高指导原则，用以完成美学阶级专政，也就不在话下。

我想以张锦忠一个重要的发现，来回应复系统理论此处带来的问题。早年（英国殖民时期）的海峡土生华人有两个文学源流并行不悖：一是“菁英次系统”（elite subsystem），以英语为主，一是“通俗次系统”（popular subsystem），以马来文翻译中国的传奇演义为主，张锦忠认为这个分野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文化实践（T172）。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个肩负着“社会文化规范”的文学（方修所隶属的“本土化”文学），和另一个没有（或已成功消除）“社会文化规范”的文学（“自体化”文学），应该也分属两个阶级。听起来陈腐，实际上两者的对立就形如阶级斗争；把复系统理论用到马华文学身上，呈现的便是这种资本主义斗倒无产阶级的“社会文化规范”。我们大概不反对，只有马华文学中的“菁英次系统”才有机会亲炙西方的现代主义经典，另一方则不然，他们反而被迫抗日、反殖民、建立马来亚本土意识，形成了“通俗次系统”这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断层。本来西方现代主义内部不必有何阶级藩篱，不必和社会改革的热情划清界线（想想沙特和布莱希特，理论家还有本雅明），现在马华文学界的现代主义作者却作了他们选择性的阅读，是一件不幸的事。这种阅读方式，我们想不出还能和“现代性”有什么关连？能够作出什么相关思考？这种现代主义的认识，不会有办法回答张锦忠自己问过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诗风？其现代质地何在？”（〈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233）。我们知道，提到了“现代质地”，牵连的就已经不纯粹是美学问题。

这里我们无意否定六〇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的贡献，尤当陈瑞献和梁明广等人（张锦忠的个案）敢于对现行的文学陈规不满，另辟一条叛逆的蹊径，开发出（至少在马华文学界）崭新的文字经验。我们今天都走上这条不归路，也迫切想知道每个时代的“叛逆之道”如何成形，张锦忠的个案研究如今填补了这样一个阙漏，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可是当我们检视这个美学实践的效应——破了什么，立了什么——我们无法不去思考背后的认知（真理）和规范（正义）假设作了怎样的重组。这是美学不可免的“社会文化功能”，至少是美学必须回应的问题——至少西方现代主义的成果是这样被我们检视的。六〇年代中期马华诗人钟祺的一篇短文〈一首“现代诗”〉，连同他稍后写的〈论诗歌的创作目的：现代诗的批判〉，攻击了现代画和现代诗（蓝本是台湾的《蓝星》诗刊），出在他空有过多“社会文化功能”的关心，却又不知现代诗为何物、不知它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哪里。这个误会出于知识的断层，更是前面提过的阶级断层。林方的回应〈致钟祺先生〉，虽然对西方现代主义自象征诗派开始的渊源掌握内行，也因为不知它有什么“社会文化功能”，不只没说服钟祺，也没有说服我们。当张锦忠宣布马华文学的现代主义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an incomplete project）（T175），指的应该包括我们对西方现代主义阅读的未完成计划。为了确定读懂，我们不只要跨越知识断层，更要小心阶级断层的效应：知识管道的不通畅，造成了钟祺等人的论点今天还不断被人重复，一并错失现代主义如何以自己的“社会文化功能”，赋予我们历史时空一个更复杂的解释。因为错失了，我们对现代主义才会那么盲目的乐观，同时又对“现代性”的问题没有概念。张锦忠显然从哈伯玛斯的名文〈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借来了这个修辞，哈伯玛斯的原意

却远为激进，也更为哀伤。理由是他发现其实美学现代主义已死，动摇了现代性的计划。这个命题勾勒出美学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功能”，说明它和现代性（历史性）如何紧密相连。此刻现代性计划如果还能持续，我们又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对我们，这个问题也需要一个第三世界的回应。马华文学界只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份量，作出至少是局部性的回应：这个人就是方修。

方修及其现代性

哈伯玛斯和李欧塔在冷战后期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情境的辩论，时机似乎有点晚，因为其时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彻底渗透，让所有旧有的批判系统（包括艺术创作）几近瘫痪。不幸这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不及他们的歧异引人注目。两人的差异，一如李欧塔自己所言，是哲学假设的根本歧异，是选择黑格尔还是选择康德的问题，一时不会有解决的方案（Lyotard, "Answering" 72-73）。这个歧异，我们或可选择性地化约为他们对“社群”（community）概念的理解分歧：两人都知道当代西方社会的“社群”现象已然瓦解，惟哈伯玛斯坚守它的价值，李欧塔则否。这样的瓦解是全新的人类现象，在人类学而言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不论是怎样的人类社会，都维持着小至“长屋”（long houses）、大至“聚落”（village）的社群生态，使“聚落”仍是今天人类学里有效的田野工具用语，尽管修辞上有点以偏概全（Barfield 295; Clifford 98）。这样的“聚落”，即便作为隐喻之用，假设的是一个共通语言的存在，一个或亲或疏的宗亲系统、一个互助的群体意识。人类学家柯德克（Conrad Phillip Kottak）即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以上者）大多居住郊区（suburban neighborhood）的核心家庭住所（nuclear family houses）为例，断定美国黑人的宗亲关系远较白人为强，较具社群意识，跟主流社会的白人划开一道资本主义

体系里的阶级分野（336）。了解美国富裕郊区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社群”现象终结的地方，住民生活孤立而且隔绝。它只是一块块私有财产结合成的领地，是为它唯一的“社会关系”。这样跟着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社会关系”，和我们“聚落”概念里的人类学常识相违。这种由资本主义造成新的人类学现象，最早的“田野纪录”大概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型态》。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民法（civil law）成功把本来属于社群的公共财转换成私有财产以后，自然社群（natural community）便跟着瓦解。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概念的成立，以后者的瓦解为先决条件（Marx and Engels, German Ideology 80）。现在这个进程已经变本加厉，并以“全球化”之名逼迫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继承这个资本主义的欲望。

李欧塔并未使用“社群瓦解”这样的人类学用语描述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变迁，可是基本上他反对社会“总体性”（totality）一类的概念，乃有社会成员“粒子化”（atomization）一说，认为人人都成为社会上孤独的单元（Lyotard, Postmodern 17）。批判哈伯玛斯时，特别指出“启蒙”（Enlightenment）、“历史的元一目的”（unitary end of history）、“主体”等等有着总体性色彩的概念不可行（Lyotard, "Answering" 73），反驳哈伯玛斯对法国学者作“新保守主义”的指控，说他们放弃了社会的关怀、采信主体已经去中心（decentered subjectivity）的说法（Habermas 14; Lyotard, "Answering" 72-73）。这些总体性色彩强烈的概念，可能在西方社会里真的站不住脚——特别在李欧塔处理晚近西方美学实践里的后现代美学时，它们根本使不上力。李欧塔自己的理论实践——从他对现代性经济现象的大批判，转进到后现代美学新情境的微观宏论——尽管有着他如此转进的哲学理由，反映的正是他在资本主义恶势力大举压境下的无力

感。虽然李欧塔对哈伯玛斯的批评严厉，在一些“社群”现象没有完全瓦解的社会里（可能还包括西方社会，至少对哈伯玛斯是如此），不见得那些总体性色彩的概念就不能成立。事实上，当李欧塔使用“现代计划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modern project）一语来描绘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时——特别当他惋惜过去两百年建立起来的“进步”意念颓然而逝时（Lyotard, "Defining" 6）——他显然假设，某种源于启蒙时代的总体性计划在过去是可能的。至少他使用了“计划”一词，和哈伯玛斯一样，都以艺术创作——特别是美学现代主义，含先锋艺术（avant-gardism）——作为“计划”的一个例子。显然两人的差异点是出在时态：李欧塔认为“现代计划”的功能是出现过，现在已经消失，哈伯玛斯则认为它未完成，还是有扭转颓势的可能。眼前的效应是，当李欧塔放弃了“现代性”的概念，他也必须放弃对“集体性”的信仰、社会层面上放弃“共识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sensus）、知识论上放弃“大叙述”（the grand narratives）、政治上放弃“解放的语言”（the narrative of emancipation），凡此种种都是哈伯玛斯要坚守的信念（Lyotard, Postmodern 60）。反过来说，可能最令哈伯玛斯担忧的是，李欧塔如此轻易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改变的终极形式为解放），等于要默默接受资本主义体系继续把我们每个人肢解的事实。

这便是哈伯玛斯“不放弃现代性的启蒙计划”一议的背景（Habermas 12）。执行的一个办法，是把艺术作品从所谓专家们的手中下放到普罗阶级去：特别是上进的工人，那些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们（12-13）。留意哈伯玛斯的意思是把艺术下放，而不是利用菁英文化把工人收编。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他发现“寻常百姓或‘业余专家’对艺术的领受（reception）和专业批评家的，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理由是批评家不问世事，可是换成普罗大众，“一

旦美感经验贯注到〔他们〕个人的生命史中，或吸收到日常生活里去，这种〔批评家的〕只对一种合法性〔美感经验〕全神投注的态度，连同对真理和正义层面的漠视，便会就地瓦解”（12）。也就是说，美感经验在普罗大众的身上，会收到很不一样的效果：“我们各种生活上的需求，决定了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会在美感经验里有着新的诠释。不只这点，美感经验还会渗透到我们认知上意义的建立〔真理〕、我们在道德规范上的期待〔正义〕，并改变这些情境互通有无的方式”（13）。唯其如此，我们的生命世界（life-world）才可能在美感经验带来这样的改变以后，发展出自己的体制，内在地牵制我们早已失控的经济体系（13）。哈伯玛斯对美学功能如此正面的评价，也源于布莱希特和本雅明对艺术功能的信心（Habermas 13），立论上比吉勒里的周延，并衔接上马克思对艺术未竟的思考。

然而哈伯玛斯自己很明白，他多少是在勾勒一个憧憬；在现实世界里，资本主义体系不会给这类憧憬太大的机会（13），个中结构性的理由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一些。简单地说，当知识份子都被体系买通，普罗阶级从劳动力到购买力都被体系深深牵制，我们就没什么机会实现这种憧憬了；当我们已经彻底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欲望，哈伯玛斯的话只有听起来语无伦次。面对这景象哈伯玛斯只是悲观，至于李欧塔根本就不发一语，兀自随着自己彻底的失败主义飘零，让后现代情境变成他的废墟。

方修的文学史写作，是否可以提示另一条可能的现代性出路——至少是对第三世界？

我们似乎也必须从“社群”概念的流变说起。首先，马华文学的社群凝聚力非常坚强，中国人对宗亲族裔固有的忠贞，在星马两地制宪立国以后，便以新的空壳子（西方借过来的“国家”体制）容下“认祖归宗”这个原属于老中国的逻辑：“祖”不再仅仅指老祖先或旧祖国，“宗”亦无需多加血缘或地缘的

假设。反映在写作上，社群意识便靠写作“路线”之争凝聚，论争之多乃成了马华文学的“独特性”。从战后初期涉及土地认同的“侨民文艺”论战（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27-78），到今天所谓“写实派”、“现代派”的龃龉等等，莫不有意划出一条统一战线来维护社群的利益。论战的负面结果是建立了各种文艺教条；正面的地方在于大家都相信写作就是力量，使写作有着强烈的社会人格。

然而战前的马华社会由于是个组成浮动的社群，群体凝聚力的维系有着先天的不足。方修在《马华新文学简说》一文便提纲挈领列出四个相关现象（18-19）：

- （一）报章副刊地位的突出；
- （二）文艺作者新陈代谢的频仍；
- （三）中国新文学的影向；
- （四）马华新文学自立运动的曲折发展。

前两项反映的是人与事的浮动：写作者的流动性强，不利于出版事业的扎根，报章副刊遂成为最为简便的发表管道。副刊的更迭也一样频繁，跟人事的浮动不无关系。后两项触动的是马华社会认同上的游移，社群主流意识因为容易受到国际局势的左右，也就忽中国忽本土的摇摆（方修，《战前的马华文艺》406），这种不确定性直到“侨民文艺”论战时便一举爆发。

我们要指出的重点是，所有这些浮动现象都是殖民情境。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属于外在的英国殖民的检查与干预，造成人口流动，文化事业无根，加剧马华社会的移民性格，累积也就变得不可能；二是殖民统治里奴性意识的渗透，这是更广义的殖民干预。当人活在“被统治”的生存状态里，意识容易变得贫穷，摇摆和虚无都是痛苦不堪的内在浮动。这种情境的后劲很强，负面效应甚至持续到今天。要知道殖民情境里的贫穷效应，物质与意识两面并存，李欧塔便用了马克思的话说，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不一定带来革命，反而让他们更趋反

动、冷酷和保守（Lyotard, "Complexity" 11）。马华文学界目前仍然盛行的“现实主义”教条就是一个例子，说明这支文学不论是物质上、意识上，一直都没有了解自己历史处境的条件，包括了解殖民带来的贫穷。教条的存在说明还有某种自觉在场，可是偏偏手中没有工具可以协助思考，或是工具有了，又太复杂，不知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不单指任何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还可以指更基本一点的如马克思主义。这解释了何以九〇年代以前，星马地区空有共产主义革命，却没有革命内容，只有武斗而没有文批。这些历史烟云，一如那些“现实主义”教条，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批判，未能形成什么理论的累积。贫穷的结果，在马华文学界带来的竟然是如此彻底的荒芜。

更坏的在后头，特别当我们要谈的是殖民干预的长远效应。精神科医师兼黑人革命家法农（Frantz Fanon）在他有名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书里说过，被殖民的黑人，自卑情结里最大的欲望是成为白人（100）。柯普洁把法农的发现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术语解释说：“殖民行径最残酷也最恶毒的效应，是建构了被殖民者所有的欲望”（Copjec 36）。这个拉康思维，人的欲望就是大写他者的欲望（Lacan 38），明显是黑格尔主奴辩证的一种变体。所谓的“殖民累积”就是这么回事：西方欲望什么，我们就欲望什么，这是西方的国族主义意识（nationalism）广泛散布在第三世界的背后逻辑。结果被殖民的人们，他们自身的消失和存在就在这种欲望的继承里凝固起来，自以为存在时其实已经消失，因为真正存在的是从别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欲望。任何本体（主体或国家）只以这个欲望作其存在本质，于是任何国族主义——甚至相敌对的国族主义——都似曾相识。要厘清的是，国族主义只是一个例子；我们真正从西方继承的是“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欲望，是我们被迫主动（留意这个殖民情境里的二律悖

反)去继承西方的欲望。这欲望不仅是国族主义,还有资本主义,以及所有西方“现代性”的内容。²⁰

我们知道,对哈伯玛斯“现代性”也是个源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计划,含有对“进步”的期待,蕴含在理性被三分之后成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内容里。随着体制化的发生,三门知识逐渐由“专家”们操控,拉开与公众的距离(Habermas 9)。到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时,他所支持艺术的社会功用、艺术“对幸福的承诺”(la promesse de bonheur),已经开始变调(Habermas 10)。考虑到所有有关美学现代主义的讨论都始自波特莱尔,²¹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乃标志着现代主义的诞生。变本加厉的地方是“美学领域的自体性(autonomy)成了一项刻意的计划”(Habermas 10),美学上的自我经典化成为“现代性”内容的一部份(Habermas 4)。其余的情况,吉勒里解释得很清楚:我们都从学院里(从“专家”们手中)把这样的美学菁英主义全盘收下。“现代性”中的启蒙计划,面对这种学院与群众之间的鸿沟,至此已经失败(Habermas 9)。我们从西方继承过来的“现代性”便含着矛盾的内容:是一些承诺与一些傲慢,阶级的敌意,启蒙的失落。

表面上,方修的史料整理工作和“现代性”的问题没有关联。他的文学史写作虽然始于1957年马来亚独立(陈立贵155-56;杨松年260),开始写作却出于偶然,因为这年几个朋友送了他一些马华文学史料,引发他写出一些史话文章(陈立贵156)。然而我们还是很难说这种文学史自觉和“国家的诞生”没有关系(这是陈立贵的论点),因为如果“国家的诞生”是一种和西方遭遇的结果,“文学史自觉”又何尝不是?一支文学源流,甚至一个语系,并不必然察觉自己的存在,也就不必然察觉自己的消失。这种察觉——特别是能够诉诸系统言说方式的文学史自觉——如果是出于历史的偶然,那是因为和西方遭遇正是这

样一种“偶然”,不在非西方世界的原先预期之内。当西方成为霸权以后——当我们和西方的“现代性”遭遇以后,这种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自觉,就已经不再是什么历史的偶然。所以和西方遭遇的自觉是出于被迫的,一如“国家”的仓促“诞生”,是用了一个借来的壳子安身立命,回应这个无所不在的消失感,并在这份消失感中为自己的存在定影。这种情况下写文学史,同时还得面对殖民情境带来的贫穷(被迫内化的贫穷),并面对阶级森严的美学体制和知识生态和它们的敌意。方修写作的“现代性”,此时便有了一个西方读书界的“现代性”定义不及涵盖的面向:这份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被迫继承的,以致他的文学史写作,是存在与消失之间所作的无奈选择——怎么做都是借来的存在,都是消失。可是又因为贫穷已经结构了这个存在,学院里的“专家”们也就对他这种近乎庶民行为的文学史写作不屑一顾。这种被资本主义体系还魂的殖民情境占据了学院内外以后,似乎只剩下哈伯玛斯“不放弃现代性的启蒙计划”里,把艺术(以及所有文化资本)下放的那条路可走。问题是,现在却连哈伯玛斯也不确定真的可以这样走下去。

面对着“现代性”与第三世界这种曲折的遭遇,人类学典范的选择成为我们如何接续方修工作的关键。首先,我们面对着“现代性”里“欲望继承”的问题(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体系里结构性的不平均分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很难想像主流的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致力于文化诠释(interpretation)的人类学,有能力也有意愿把这两个结构性现象统合在一个理论下。我们无意轻忽格尔兹独到的田野贡献,可是因为他过度扩张了诠释的有效性,使人感觉这种诠释的局限正好出在它可以无限扩张。举个例子,他的〈地方知识:比较角度下的事实和法律〉("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

tive Perspective")一文, 原为他在耶鲁法学院比较法律学的讲座演说, 虽然有着精彩和内行的诠释演练, 他还是无法指出, 欧美资本主义法律和非西方世界的(他所列举的回教世界、印度、峇厘岛)有着一个根本的不同, 在于前者以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这个黑格尔和马克思老早就从英国政治经济学知道的理由(Walker 66; Marx and Engels, German Ideology 81)——资本主义法律不以维护自由、保护人权为第一要务; 优先性属于私有财产权——最近还得到批判法学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拉康学派的律师学者科迪尔(David S. Caudill), 以一桩九〇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作出证明(111-15)。格尔兹显然以现象的横向诠释见长, 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或精神分析向下追究现象成立的结构条件。这种自囿于现象的治学办法, 我们不能想像(再举一个例子)他对华尔街股票交易所这个独特的“聚落”, 能有什么结构性的解释(如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除非他只把股票交易行为局限到“文化”现象来理解, 而那还是等于没有理解。这样的人类学大可对非西方世界作它想要的“文化诠释”, 拿回到第一世界——我们想到的例子是“现代性”——就卡在它自己对诠释的过度自信。它唯一看不见的是结构。

格尔兹对结构的成见, 从他对付李维史陀《野性的思维》和《热带的忧郁》的书评可以看出来。格尔兹首先反对人类学也是“思维的研究”(the study of thought)(Geertz, "Cerebral" 352), 也便不认为(恐怕无从理解)他和李维史陀的差异是出在思维层面的认识论。于是他可以很大方地略过李氏这两本书对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倚重, 把他打成一个结构主义的机械论者。如此避重就轻, 格尔兹保住了人类学作为诠释学的纯粹性。这种人类学是质朴的, 它只会乖乖守在它的诠释框框里, 不似李维史陀敢于奋力一跃, 穿越诠释、直取

结构。这是何以李氏罗列了那么多亲属关系中的禁忌之后, 敢断言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乱伦禁忌, 有其跨文化的普遍性, 而其他禁忌都由乱伦禁忌衍生而来(Levi-Strauss, Elementary 493), 有条件呼应了佛洛依德《图腾与禁忌》的主打论调(Elementary 491)。这种结构思考, 李维史陀称之为“马克思和佛洛依德的共同教诲”(Marx's and Freud's combined lesson)(Levi-Strauss, Savage Mind 253), 要解决的不再是神话可以有多少诠释, 而是神话的逻辑是什么。²²就像马克思不在意资本主义有多少面貌可供描述, 而在意它的逻辑。因此李维史陀不同意把西方的时间观念, 诸如沙特坚持的“历史意识”, 视为优先于其他知识; 对李维史陀, 它的作用只是神话, 其运作逻辑是什么远为重要(Levi-Strauss, Savage Mind 254)。同理, 西方“现代性”的出现是件神话事件, 重要的是“现代性”被人继承时所循的欲望法则(佛洛依德), 以及“现代性”中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逻辑(马克思); 正是这些法则与逻辑带来了要命的后果, 只靠诠释肯定不见其效应。反之, 守着诠释学只是守着“现代性”的各种神话(共同诗学、复系统理论), 在解释非西方文化时贴近他们的神话, 到最后被肯定的还是神话。美学现代主义作为文学终极目的便是这类的神话结论。²³

我们的思考出路在于知道诠释必须有局限, 抵达局限时接触的必须是结构。只有这样的人类学视野下, 我们才了解, 原来方修的文史实践触及了“现代性”的结构, 承担了所有“现代性”要命的后果, 变成第三世界文学史写作的“共同诗学”。在西方“现代性”普遍被其他贫穷国度继承的效应下, 他们的文学处境可以用马华文学来想像。它们的名字我们可能不晓得, 可是大概统统可以叫做马华文学。有人已经为它们写下了文学史, 他的名字就是方修。

注

- 17 方修：“反观马华作品，就还很少达到这么一个深度。在中国新文学里头，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真正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好像鲁迅的〈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等，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但在马华作品这方面，现实主义应该还有它发展的余地”（〈看稿的感想〉345）。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各册导言也表达了他对部份收录作品的质量不满。
- 18 张锦忠引述林玉玲（Shirley Lim）的话说，王赓武1950年出版的诗集，是星马地区本土人士第一部英语出版品；如果言过其实，至少他也建立了英语创作的本土化典范（T95-96）。有关王赓武的治学与生平，可详黄昆章〈记王赓武教授〉一文。
- 19 “美学化”是张锦忠的博士论文中文提要的用语，译"aestheticization"（T115）。
- 20 所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西方把他们所谓的“文明”透过商品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53），只说中事实，未及描述其间的欲望机制。
- 21 如哈伯玛斯自己（Habermas 10），或尼可斯（Peter Nicholls）的《现代主义：一个文学导读》（*Modernisms: A Literary Guide.*）（1, 5）。
- 22 台湾的人类学家中有这种思维的有陈其南一位，详他的〈台湾地理空间想像的变貌与后现代人 文地理学：一个初步探索（上）〉一文。
- 23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继承李维史陀《野性的思维》理论，认为所有文化产品都是这种神话思维，例子包括西方“晚期现代主义下的文学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s of high modernism），而现代主义作为“政治寓言”（political allegory），包装的就是这种神话功能（Jameson, *Political* 80）。詹明信后来提出的“国家寓言”，应该系出同源。詹治英法现代主义小说起家，对于现代主义这番理论判读不可轻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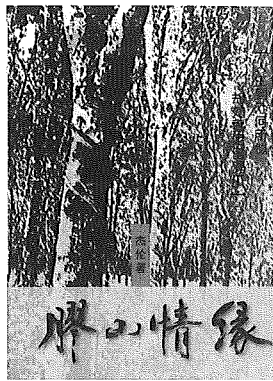
引用书目

- 陈立贵（1991），〈马华文学史家方修〉。朱杰勤148-64。
- 陈其南（1999），〈台湾地理空间想像的变貌与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个初步探索（上）〉。《师大地理研究报告》，30（1999年5月）：175-219。
- 陈应德（1997），〈从马华文学第一首现代诗谈起〉。江洛辉，341-54。
- 戴小华，云里风，谢川成主编（2004），《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4年。10册。
- 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数据化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引用日期：2009年1月1日。<http://libp-web1.nus.edu.sg/chz/SEACHinese/zyrn.html>。
- 方修（1968），〈马华新文学简说〉。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8-21。
- （1973），〈看稿的感想：在新大中文学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颁奖礼上讲〉。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342-46。
- （1974），《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1986年。
- （1975），〈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354-61。
- （1975），〈战前的马华文艺〉，李向访问稿。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397-408。
- （1976），《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1945-1956〕》。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1987年。
- （1986），〈与方修先生一席谈〉，爱薇访问稿。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409-14。
- （1986），《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年。
- （1992），〈也谈学习马华文学史〉。《池鱼集》108-119。
- （1992），〈形象、思想问题札记〉。《息游集》。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2年。63-70

- 方修编 (1970-1972), 《马华新文学大系》。新加坡: 世界书局, 1970-1972年。10册。
- (1979-1983), 《马华新文学大系 (战后)》。新加坡: 世界书局, 1979-1983年。4册。
- (1993), 《池鱼集》。新加坡: 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1993年。
- 何炳彪, 梁慧群编 (2008), 《方修编著资料辑录》。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2008年。
- 黄锦树 (1990), 〈“马华文学”全称: 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马华文学: 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6年。13-26。
- (1992), 〈马华文学“经典缺席”〉。《星洲日报》(吉隆坡), 1992年5月 28日, 〈星云〉版。
- (1993), 〈神州: 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 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219-98。
- (1997), 〈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 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江洛辉, 123-33。
- (2000), 〈反思“南洋论述”: 华马文学、复系统与人类学视域〉。《中外文学》, 29.4 (2000年9月): 36-57。
- 黄昆章 (1991), 〈记王赓武教授〉。朱杰勤193-210。
- 江洛辉主编 (1999), 《马华文学的新解读: 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99年。
- 林方 (1963), 〈致钟祺先生〉。苗秀, 578-81。
- 林建国 (1997), 〈等待大系〉。《南洋商报》(吉隆坡), 1997年4月18日, 〈南洋文艺〉版。
- 李廷辉等编 (1974),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1974年〕。8册。
- 李庆年 (1998a), 《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 (1998b), 〈前言〉。李庆年, 1998a: 1-34。
- 马华文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引用日期: 2008年12月1日。http://mahua.sc.edu.my/student/index.phtml.
- 苗秀编 (1974), 《理论》。李廷辉等编,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第一集。
- 欧清池 (2001),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新加坡: 春艺图书贸易公司, 2001年。2册。
- 王赓武 (1993), 〈评〔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风沙雁译。方修编, 《池鱼集》129-31。
- 。
- 杨松年 (1997), 〈战前马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江洛辉, 255-68。
- 张汉良 (1992), 《文学的迷思》。台北: 正中书局, 1992年。
- 张锦忠 (1997), 〈典律与马华文学论述〉。江洛辉 229-35。
- 赵家璧主编 (1935), 《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 良友图书公司, 1935年。10册。
- 甄供编 (2002), 《方修研究论集》。吉隆坡: 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 2002年。
- 钟祺 (1963), 〈一首“现代诗”〉。苗秀, 574-77。
- (1964), 〈论诗歌的创作目的: 现代诗的批判〉。苗秀, 582-88。
- 周策纵, 〈总结辞〉 (1988)。《东南亚华文学》。王润华与白豪士主编。新加坡: 新加坡哥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 1989年。359-62。
- 朱杰勤主编 (1991), 《海外华人社会科学家传记》。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Appignanesi, Lisa, ed. (1986). *ICA Documents 4: Postmodernism*. Londo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1986.
- Barfield, Thomas, ed. (1997). *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Oxford, UK and Malden, MA: Blackwell, 1997.
- Bhabha, Homi K. (1984).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85-92.
- Caudill, David S. (1997). *Lacan and the Subject of Law: Toward a Psychoanalytic Critical Legal Theo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97.

- Clifford, James. (1992). "Traveling 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Eds.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A. Treichl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96-116.
- Copjec, Joan. (1990). "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 Difference." Panel discussion. *Motion Picture* 3.3-4 (1990): 34-47.
- Derrida, Jacques. (1966).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s of Human Scienc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8.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8. 278-93.
- Dosse, Francois. (1991-1992).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rans. Deborah Glassman. 2 vol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 of Minnesota P, 1997.
- Fanon, Frantz. (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1967.
- Ffrench, Patrick. (1995). *The Time of Theory: A History of Tel Quel (1960-1983)*. Oxford: Clarendon, 1995.
- Geertz, Clifford. (1967). "The Cerebral Savage: On the Work of Claude Levi-Strau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1973. London: Fontana, 1993.
- . (1981).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Books, 1983. 167-234.
- Guillory, John. (1993).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93.
- Habermas, Jurgen. (1980). "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 Trans. Seyla Ben-Habib.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London and Sydney: Pluto, 1985. 3-15.
- 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P, 1981.
- . (1986).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Fall 1986): 65-88.
- Kottak, Conrad Phillip. (1994).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the Black Family?"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4. 336.
- Lacan, Jacques. (1963-1964).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1981.
- Lenin, V. I. (1920). "On Proletarian Culture."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8. 615-16.
- Levi-Strauss, Claude. (194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Rev. ed. Ed. Rodney Needham. Trans. James Harle Bell, John Richard von Sturmer, and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1969.
- . (1962). *The Savage Mind*. [No trans.]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6.
- Liotard, Jean-Francois. (1982).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Trans. Regis Duran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71-82.
- . (1985). "Complexity and the Sublim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ppignanesi 10-12.
- . (1985). "Defining the Postmodern."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ppignanesi 6-7.
- . (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84.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6).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Ed. C.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0.
- .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Ed. Lewis S. Feuer. London: Fontana/Collins, 1969. 43-82.
- Nicholls, Peter. (1995). *Modernisms: A Literary Gui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1995.
- Tee Kim Tong. (1997). "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 Diss. National Taiwan U, 1997.
- Walker, Angus. (1978). *Marx: His Theory and Its Context*.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78.

《胶山情缘》序



文学，基本上就是人学。作品价值的评估，当根据作者所体现的思想深度，在读者这方面，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与学养，造就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对同一部作品，却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批评。其实，这并不碍事，只要能更进一步，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不也有望从而取得进步。

问题是当前的阅读风气，实在令关怀民族文化底蕴的空虚者忧心。这种碎片化的所谓语文精粹，到底难成气候，尤其是在新冠肺炎肆虐之后，悲观消极的心态毕露，坊间再也难见深耕细作的新著。

不过，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据我所知，已经有好几位有抱负的写作者，正默默进行他们的长篇巨构。意料到时，必有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番景观。现在，这位精力充沛的老将杰伦便率先推出了一部长达十余万言的力作

《胶山情缘》揆诸年前出版的《政海浮沉卅载》所写，同是他的人生经历。连接起来，一部真情实事的自传体小说自然天成。

要了解一个人的真情并不容易。我认识杰伦六十多年，只得个粗略的印象：优柔寡断。直到今天，读完他这别具风格的小说，才恍然大悟：不对，这可是个有志气的力行者呀！为什么会这样窝囊，自己不就是他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洪校长？我因此静了下来，琢磨了许久，才想到一点道理，我读到的都是他疏远政界复出文坛之后的作品，当年那些出自赤子胸怀的文字，我全然未曾一见，怎会这样？原来那时立意要把那乡区（离开芙蓉48英里）学校办好，但又缺乏经验和智慧，全凭一股劲。因此，只好放开其他一切喜好。同校共事，却连他的成名作《烟雾笼罩着山村》都没找来读一读，实在

难辞轻慢之失。

难得故人择善而固执，在这垂暮之年，仍然不忘再细说从头，而笔触又更加全面与纵深。对于族人遭受过的剥削与迫害，年轻的后辈多数不甚了了。他因此不避重复之嫌一再援引有关的时代背景加以说明，而不悻其烦。

最令我惊奇的是，他居然经得起爱的煎熬。当年他所喜爱的那些流行歌曲，也都是我所喜爱的。尤其是《针线本相连》一曲，我终身受它牵绑，而他却能暗地里挥泪送别。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终于能成为尊贵的（YB）国州议员，而我始终只是舞文弄墨的臭老九，一粲！

衷情难禁，把序文写成这个样子，原非我所愿。但希望读者诸君都能体会到，作者为民族的尊严与社会的民主平等不屈不挠的奋斗。

苏联名著，肖洛霍夫著·译者：金人

/杰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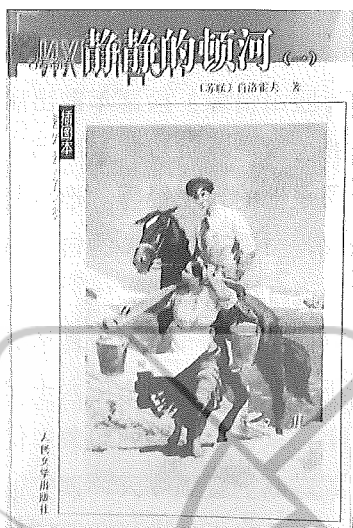
我读《静静的顿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1月)插图本。

(出版说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本社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从文库中挑出一批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这些名著系由冰心、杨绛、朱生豪等著名翻译家翻译，以优美流畅的译文再现了原著的风格，并配以精美的插图，称之为“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

(一) 阅读顿河的心愿

一心要阅读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其时笔者负笈新加坡南洋大学修读中文系。南大图书馆拥有不少藏书，年轻时醉心于西洋文学，其中包括苏联的名著，我曾一口气，读完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当然更想一亲顿河的芳泽。岂料功课太多，加上半工读，没时间让我静下心来翻看肖洛霍夫的长篇大著。一直到了六十年后，也



即是在三年前，自己已年逾八旬了，结果才完成了阅读顿河的心愿。

说来是机缘，我心须感谢马华文坛小说家驼铃先生，是他让我把四大册（一、二、三、四）的《静静的顿河》搬回家阅读。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如果是名著，不管是诗词还是其他文体的著作，我总是边读边写眉批，有的文字段落，还划红线。感谢驼铃，他赞成我那样做。他说：“你尽管写眉批，他日我看此书，有个比较彼此的阅读心得。”

终于用了两个多月的

时间，我才看完一遍《静静的顿河》，接着物归原主。我庆幸自己有生之年，已经完成一读此书的心愿。（在此还须说明的是这个版本是新的，它与六十年代在南大图书馆所见的不同。）万没想到的是，好友金苗兄说《爝火》主编老梁有意叫我写一篇有关阅读顿河的读后感文章。我是答应了金苗，因此又从驼铃处取了（是再借）四大册顿河回来。写读后感必须重看该书，但我没有再阅读的时间与精力，去重看1700页厚，共一百多万言的长篇小说了。

因此，我必须坦白向读者交代，我写这篇读后感，是根据读第一遍的批注而顺手写来的。即使如此，要写读后感也还是面对很大的压力的，因为它的伟大结构，人物多，场景大，处处是精采的文字书写，它的杰出是说不完，写不尽的。

(二) 顿河的人物表

1) 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

- 珂菲：1877年的俄土（土耳其）战争，归来的人物。
- 2) 葛利高里：由小说的开始至结束的主角人物。
- 3) 阿克西妮亚：已有丈夫，葛利高里瞧上了她。本书的女主人翁之一。
- 4) 司捷潘：阿克西妮亚的丈夫。
- 5) 娜塔什卡：米吉卡的妹妹，她和葛利高里结成夫妇。
- 6) 格里沙卡：沙场老将，拥有两枚乔治勋章。他曾活抓一个土耳其少校。
(以上是卷一中人物)
- 7) 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结婚两次。生下一男一女。贩卖皮革制品、盐、煤油和服饰用品等，赚了很多钱。
- 8) 丽莎韦塔：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的女儿。她和米吉卡共赴巫山。但米吉卡求婚不遂，被恶犬咬伤。
- 9) 施托克曼：检察官，是哥萨克贵族出身的青年文官。
- 10) 阿夫杰伊奇：他看不起哥萨克。骂哥族全是废物。但没人要理他。
- 11) 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中尉，在禁卫军阿塔曼斯基团服役。
(以上是卷二中人物)
- 12) 克留奇科夫：他拥有多枚十字勋章。他连长身边的红人，却最终留在师部闲荡，直到战争结束。
- 13) 利斯特尼茨基：军队指挥官。他指挥的第三排，有一个哥萨哥阵亡，四人受伤。
- 14) 斯涅吉廖夫：眼科医生，替伤兵取出眼眶里的残留的炮弹片。
(以上是卷三中人物)
- 15) 本丘克：一个矮小健壮的军官。
- 16)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的白军将领。
- 17) 利斯特尼茨基：大尉，执行哥萨克军人联领会的重要使命。
(以上是卷四中的人物)
- 18) 安娜·波古德科：犹太人。本丘克的女秘书。
- 19) 波乔尔科夫：革命军人。
- 20) 卡列金：革命军人。
- 21) 博加耶夫斯基：军政府主席。
- 22) 叶拉通采夫：顿河军长官。
- 23) 纳扎罗夫：取代自杀的卡列金。顿河军行军司令官。
- 24) 科尔尼洛夫：军官。
- 25) 纳扎尔：村革命委员会主席。
- 26) 费奥多尔·利霍维多夫：镇长。
(以上是卷五中人物)
- 27) 潘台莱·普罗阿菲耶维奇：军官。
- 28) 克拉斯诺夫：顿河军司令官。
- 29) 里亚斯尼扬斯基：上校。
- 30) 戈尔恰科夫：阵亡的战士。
- 31) 谢克列捷夫：将军。他与英法联手，制定了向莫斯科进军和在全俄罗斯境内消灭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计划。
(以上是卷六中人物)
- 32) 杰尼索夫：将军，顿河军总司令。
- 33) 伊莉妮奇娜：善良的老大娘。
- 34) 葛利高里耶芙娜：葛利高里的孩子。
- 35) 谢克列捷夫：将军，哥萨克卫队军人。
- 36) 安德烈亚诺夫：军官及参谋长。与葛利高里意见相左。
(以上是卷七中人物)
- 37) 福明：政治局人员。他提醒葛利高里，当局要逮捕军官，包括他在内。但葛是敢做敢当的

汉子。葛最后加入福明的匪帮。

38) 科舍廖夫：哥萨克青年。

(以上是卷八中人物)

从上述列出的人物表中，贯穿8卷小说书写的主角人物，其实只有两个。男主角是葛利高里，女主角是阿克西妮亚。

顿河两岸世代居住的游牧民族，就是哥萨克。他们勤于耕作，也擅长养马。他们是敢恨敢爱，骁勇善战的民族。为了居住的地方，他们誓死捍卫，绝不退缩。在苏维埃政局的演变中，其时代浪潮自然也冲击到顿河两岸的少数民族。

在红军白军冲击的战役中，历史也把顿河两岸的民族卷入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战争中。哥萨克民族为了保卫热土以及本身的文化及生活依靠，也誓死奋战，不轻易妥协与接受。其实小说家肖诺霍夫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与心血，来完成这超过一百万言的小说，其用意也在书写一个民族，即哥萨克的血泪史。从一个哥萨克青年战士最后变成匪帮的一员的男主角葛利高里的下场，读者不难明白，哥萨克民族的抗争，其实是以失败告终的。

在逃亡中的葛利高里听说当局要大赦帮匪，他便把：步枪、手枪扔进水里，脱离用枪的生涯，准备回家去拥抱自己的孩子。

在长篇小说的终结时，作者以深情的笔触这么写道：

“葛利高里在密林中夜里想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啾啾的那些亲热，温柔的话语，现在全都从他的脑子里飞光了。他跪下去，亲着儿子冰冷的粉红色的小手儿，用压低的声音，只说出一句话：“好儿子……好儿子……。”

“好啦，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

(三) 描写战争的场景

最难描写的场景应该是战争的佈署与展开。看静静的顿河第七卷的开头，作者怎样描述哥萨克兵联合顿河司令部，也即结合白卫军团队，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突击兵团，其任务是：在适当时机，协同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部队，赶走属于红军第八军的第十二师，向第十三师和乌拉尔师的侧翼和后方

挺进，挥师北上。

顿河军总司令杰尼索夫将军和参谋长波里亚科夫将过去制定的组织突击兵团的计划在五月底差不多已全部实现。作家进一步交代兵备及战士的实亮：从卡缅斯克调来将近一万六千步兵和骑兵，配备了三十六门炮和一百四十挺机枪，把最后的一批骑兵部队和属于青年军的几个精锐团也都调来了。青年军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由迟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哥萨克组成的。

作者熟悉战略，写来头头是道。

另一边，作者也交代红军渡河的情景，他这么写道：“这天夜里，在小雷村附近，红军一个团乘用木板和原木扎成的木筏渡过了顿河。但是红军战士没有熟悉地形的，部队没有响导，他们胡走一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时时遇到湖沼和涨满春水的河汊，红军蹚不过去。

作者往下描写两军的正面交锋。他这么写着：“这时哥萨克的全部机枪都哒哒地响起来了，林边上的步枪也不停地猛烈地射击……

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是叛军射击的火力非

常猛烈，使红军的第二道散兵支持不住，站起来往后跑去，跟正冲上来的第三道散兵线混在一起，乱成一片……很快河边草地上到处是慌乱地往后逃跑的红军战士。”

“一百五十红军战士用榴弹和机枪击退逼上来的叛军步兵。木筏已经又往左岸划过来，但是巴兹基连的哥萨克用步枪把划桨的人几乎全部都打死了。留在这岸的红军战士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作者肖诺霍夫在这一章描写两军交战的结果：“同志们，前进！打这些白党！”

“这些勇士唱着《国际歌》，进行反冲锋。视死如归。”

“最后壮烈牺牲在顿河岸边的一百一十六名红军战士，全是国际连的共产党员。”

作者本身对战争的感受如何，读者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描写片断有下面的了解：

“如果葛利高里没有当军官，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就可以好好收拾他一下。收拾他从此以后连斜眼看阿司塔霍夫家的院子都不敢。但是战争把一切都搞

乱了，使老头子再也不能按照自己想法来过日子和治家了。战争使他破产，使他失去往日那种干活的热情，夺去了他的大儿子，给家庭带来了不睦和混乱。战争践踏了他的生活，就像暴风雨从田地里的麦苗上掠过似的，但是照耀下还能茁壮成长，他这个老头子却再也站不起来了。……”

在《静静的顿河》一书里的战争大大小小算来不下十个。最剧烈及残酷的场景还比上面所讲的猛得多，但笔者只举以上的一个比较富于人情味的描写，而且从中可以了解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

（四）描写顿河的季节与景色

作家在《静静的顿河》的长篇里刻划及描写战争场面的精彩及深深吸引着读者之外，他对顿河两岸景色人物的书写更叫人拍案叫绝。

“普罗珂菲给他娶了个哥萨克姑娘，是邻居的女儿。从那时起，土耳其血统就和哥萨克血统交融了。”（作者道出哥萨克一族与外族通婚的历史渊源，也以干净俐落的文笔，描述了顿河前村子麦列霍夫一家的来

历。）

“灰色黎明的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风从黑云片下吹来。顿河上，雾气奔腾，在白垩山峰的斜坡上盘旋，像条没有脑袋白灰色巨蛇，爬进了峡谷。左岸的河汊、沙滩、湖沼、苇塘和披着露水的树林——都笼罩在一片凉爽迷人的朝露里。太阳还在地平线后面懒洋洋地不肯升上来。”（这是顿河岸上破晓时分的景色）

“从三一节那天起，就开始割草了。妇女过节穿的裙子，鲜艳的绣花围裙，五颜六色的花头巾，像鲜花一样撒遍了草场。全村的人都出来刈草了。割草的男人和耙草的女人都打扮得像过年一样。”（三一节割草成为顿河哥萨克民族自古以来的风俗）

“初秋梦幻似的，忧郁的蓝天又抹上一层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村庄、顿河、石灰岩的小山，以及顿河对岸隐没在紫色烟霭中的树林和草原。大道的十字路口上，小教堂尖顶的轮廓像剪影似的衬在灰蓝的天幕上”

（作者如是描写顿河周边初秋的景象）

“日夜轮回着从村庄的上空飘逝，时光一周周，一

月月地流逝，风声飒飒，风云突变，山谷轰鸣，像玻璃一样明澈，碧绿的顿河秋水漠然地向大海流去。”

（顿河逝水如斯，作者融入景的描绘）

“在大斋的第四个月期，严冬退却了。顿河两岸好像镶了花边，河冰已经变得千疮百孔，表面开始融化的冰变成灰白色。夜晚，山谷在轰鸣，上年纪的人说，这是寒流的先兆，可是实际上却是解冻的日子来了。

（这是解冻的三月天，顿河显现的景色。）

“羽茅草熟透了。草原上，方圆几十俄里都是波浪滚滚的银白色羽花。风吹草地，野草富有弹性的，像浪花一样起伏翻腾，沙沙作响，灰白色的浪潮忽而涌向南方，忽而又涌向西方。气流掠过的地方，羽茅草就像做祷告一样弯下腰，一道黑乎乎的幽径就会在羽草花白的头顶上浮留半天。”

以上是作者描写草原的一个景色，按下来作者更激情地挥写大地的神奇。且看：

“上面是低垂的顿河天空，下面是亲爱的草原！到处蜿蜒着漫长的浅谷，干涸的溪间和荒芜的红土深沟，

残留着已被杂草遮没的一窠窠马蹄痕迹的广袤的羽茅大草原，珍藏着哥萨克的光荣的古垒在神秘地沉默着……哥萨克永不褪色的鲜血灌溉的顿河草原啊，我要像儿子一样，恭恭敬敬地向你弯腰致敬，我要亲吻你那淡而无味的土地！”

（在字里行间，作者也暗示着哥萨克族对顿河两岸土地的重视，誓死捍卫这片热土，这个神秘的大地！）

哥萨克是善骑马的民族。我年轻时也听过一首歌颂骑马的哥萨克青年的歌曲。它是：《青年哥萨克》。开头唱：勇敢的青年哥萨克，伊文多达……哪天我到山上打猎骑着马儿，姑娘在山下唱着歌儿，歌声婉转入云霞……。作家肖诺霍夫在《静静的顿河》卷一第二章就描马在奔驰，歌声飞扬，奔放豪迈的哥萨克人。

且看以下的情节描写：

“这个年轻的娘儿们，来挑水的时辰太晚点儿……”

“可是小伙子却猜出了她的心事，

急忙把自己马备上鞍子……”

“备上了枣红马……就去追赶那小娘儿

们……”

“小娘子，请你让开点儿，

让我到河边去把马儿饮……”

青年哥萨克的男女恋情就是那样的开始。女的不是挑水，就是洗衣，男的就骑着马儿走过，假装让马喝水。

（五）爱情故事

哥萨克人除了骁勇善战，安土重迁，在男女的恋情上，也是敢爱敢恨的民族。

在《静静的顿河》里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不少，最凄丽动人的的是以下的三个人物的恋情：葛利高里、司捷潘、阿克西妮亚。

司捷潘和阿克西妮亚是一对夫妻。可是阿克西妮亚却对葛利高里情有独钟。阿当作丈夫的面前也不掩饰她对葛利高里的爱恋。虽然葛利高里也爱上有夫之妇的阿克西妮亚，但他却和别的女子结婚生子。

且看作家肖诺霍夫在小说里如何描述这三人的恋情与关系。

阿克西妮亚嫁了给司捷潘后不久就变心。司捷潘在仓房里凶狠地把年轻的妻

子毒打了一顿。专打她的肚子，胸膛和脊背，为的是不要叫别人看出来。没有生孩子以前，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始终不能原谅她使自己蒙受的耻辱。有了孩子以后，他安分了一些，但是爱抚还是很少，仍旧很少在家里过夜。女的阿克西妮亚操持全部家务，还要照顾许多牲口，简直累坏了。

一天她送司捷潘去野营以后，她决心尽量少跟葛利什卡见面。

可是爱情要来是没法控制的。半夜里，葛利高里偷偷地摸到他情人的地方去。葛利高里看见她，心在怦怦跳个不停，他蹑着腿向前走了一步，撩开大衣的衣襟，把驯顺的，浑身似火的阿克西妮亚搂到怀里。她的膝盖直打弯儿，浑身在颤抖，牙齿咬得吱吱咯咯地响。……

接下来作者在小说中写道：“阿克西妮亚如痴似狂地沉溺在自己晚来的苦恋中，葛利高里不顾父亲的恐吓，夜里就偷偷地到她那里去，天亮前才回家。”

几个月后，阿克西妮亚怀孕了。她怀的是情人的骨肉，不是丈夫司捷潘的。她把这事告诉葛利高里，后来阿 生下孩子，葛的妻子娜塔

利亚自杀，但没死。

这三个人物的故事非常复杂。葛利高里去打仗了，离开了阿克西妮亚，而她的丈夫司捷潘也远离顿河到了德国。多年后（作者在第六卷）司捷潘又再出现，他又找回阿克西妮亚。司捷潘对她说：“等你回心转意的时候，就通知我。”阿克西妮亚，终于又回到丈夫司捷潘的生活里。

然而，她和葛利高里之间的恋情并没有完结。作者在小说第七卷又让阿 葛再现身。阿克西妮亚依旧怀恋着情人。她说：

“该死的东西，你附到我身上了，一辈子也甩不开你！”

作者在第七卷第七章里又安排三个冤家出现在一块。

且看他们的对白：

葛利高里坐到桌边……司捷潘把瓶子里的残酒平均倒进两只杯子，抬起笼罩着一层薄雾的眼睛看着葛利高里。

“愿诸事如意！”

“祝你健康！”

碰碰杯。两人都喝干了。相对沉默无语。女主人像只老鼠似的，急忙递给客人一只盘子和一把断了把的

叉子。

“请您吃鱼吧！这是熏腌的。”

“谢谢。”

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没有打架，没有打碎杯盘，也没有口角，这使她高兴得要命。本来可能出事的谈话结束了。丈夫跟妻子的情夫共坐在一张桌上。

在小说差不多完结时，作者的笔下还刻划着厌倦了打仗的葛利高里，他想要和阿克西妮亚生活一起。可见葛阿两人之间的爱情是认真的，虽说是畸情。

（五）“求你动手晚一点”歌曲的由来

这支动听的歌曲确实是后人从《静静的顿河》的故事里来的灵感而写下的。

当丈夫发现自己的妻子在爱上哥萨克青年时，悲愤交集的情况下要把妻子杀死，但妻子哀求丈夫等孩子睡去之后才动手。

《静静的顿河》小说故事中的司捷潘只是愤怒，但始终未动手杀自己的妻子。最后与情敌葛利高里同屋同桌喝酒也没有打架，这令女主人感到很高兴，有点喜出望外。这是三人最终和好的结局。

/陈美枫

我读冰谷自传《胶林纪实》

马华著名资深作家冰谷，于今年八月初又有新书面世。那是由有人出版社出版的《胶林纪实》，厚达395页，分26章详细记述了林家从1940年11月28日冰谷诞生到1986年8月他毅然离开忠心耿耿服务了25年的胶园的故事。卷首有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张锦忠的序，卷尾则有《〈胶林纪实〉的尾韵》及《寻找失落的足印——〈胶林纪实：冰谷自传〉后记》。其实，故事真正开始在冰谷诞生之前，书本头两章《广西人南来的历史》和《我的父亲母亲》，既交代了故事的历史背景，也为林家舞台即将上演的这出戏拉开了帷幕。

承蒙冰谷兄厚爱，书甫出版即第一时间从吉打双溪大年快递一本过来雪兰莪加影，给我机会先睹为快，不胜感荷。只是我太不争气，读书特慢，迄今犹练不成一目十行的绝技，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才把书读完。



膠林紀實

冰谷自傳

啃书一周的最大感触，莫过于冰谷的坎坷童年和少年给我的冲击；他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生活，让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实在太幸福了，虽然我们陈家当年也生活穷困潦倒。为了改善生活，林家搬迁了又搬迁，次数似乎多达两只手也数不完。然而，由于父母都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无一技之长，因此来来去去不是务农就是割胶，收入时好时坏，而生活担子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变得愈加沉重，以至父母被逼忍痛把亲生骨肉送给别人领养或当童养媳。

重男轻女的观念，深根于当年的华人社会，林家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接连生了5个女儿（其中一个夭折了）后，当林母终于在1940年11月28日诞下一个男婴时，林家上下的欢欣，可想而知，林母在家族眼中的地位，也即时显著提升。那时林父已年逾50，而林母则未及40。林父为这迟来的嗣子取了个粗俗的乳名“亚陆”，冰谷的堂哥后来为他安了个较好听的名“成兴”，他身份证上于是有两个名字：“林亚陆”和“林成兴”。林母5年后又生了个女儿。

冰谷自牙牙学语开始即称父亲为“阿表”，母亲为“阿婶”。父母相信，疏远称呼，孩子较易养大。

父母每天出门干活，早出晚归，只留三姐和四姐在家照顾冰谷；大姐和二姐早就被别人领养了。未几，年届7岁的四姐也送去一个黄姓家庭当童养媳。我一直以为只有二战前的中国才有“

童养媳”这玩意，我妈就是自小过门来中国乡下的陈家当童养媳的；想不到我国也有。由此可见，林家生活有多困顿，接二连三把亲生骨肉送人，为父的或许心肠硬了点，为母的肯定肝肠寸断，要不是实在别无选择，怎舍得和孩子永别？

冰谷从小对父亲畏多于敬，因为那一家之主动辄发脾气，常以指节敲击孩子的头颅，即使嗣子也不能幸免。冰谷和母亲最亲，自小即经常跟随母亲去割胶，当然帮不上什么忙，然而孩子有母亲在身旁即心里踏实，母亲看着孩子，工作也安心。冰谷从小崇拜母亲，母亲娇小的身躯比谁都更加能刻苦耐劳，目不识丁却满脑袋生活智慧。她精明能干，是真正撑起那头家的“中流砥柱”。

冰谷8岁那年，终于在妹妹陪伴下，在住家周围的中年期胶林里，第一次抓胶刀割胶，收获满满的一桶乳白胶汁，把它献给母亲，得到母亲的夸奖：“哗！割到一桶胶，叻哦！”这似乎更注定了他离不开胶林的命途。

9岁了，冰谷尚未上学堂求学，长期与林家同住一屋檐下、在私塾读过几年书

的堂哥自告奋勇，担任他的启蒙老师，以广西方言教他读书识字。10岁那年，冰谷终于穿上白衣黑裤，和另3个村童徒步五六公里路去江沙崇华小学读一年级。上课时间在下午，他们凌晨挑灯割胶，十点回家梳洗吃饭，然后结伴上学。放学后他们不能在校蹉跎，必需在天黑之前赶回家。他上学和回家的艰辛，令我想起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跋涉时巧遇的学童；他们得登高下坡4个钟头才到校呢！

冰谷当然是超龄生，不过那些年乡区交通极度不便，孩子求学不易，超龄生比比皆是，他班上有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没读完那年书便穿婚纱嫁人了。冰谷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然而，迟来的求学时光也过得不顺遂，联手抵御日本蝗军入侵的英殖民政府和马共在战后反目成仇，势不两立，英殖民政府征招壮丁入伍以增强抗共军力，导致有办法的华人纷纷变卖产业回唐山逃避兵役。此外，英殖民政府也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华人一律为潜在马共支持者，为了切断他们可能为马共提供物资支援的途径，

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个以铁蒺藜围困的“华人新村”，把他们赶去里面过囚笼似的生活，限时出闸干活，限时回家。就在冰谷好不容易争取到求学机会的那一年，林家被逼搬离母亲和堂哥联手在斯那洼村建立才没多久家园，迁入瑶伦新村。逼迁行动严重影响了林家生计，也干扰了冰谷的求学生涯。为了生存，林父召开家庭会议，当机立断，林母、堂哥和三姐搬去江沙租房，就近继续割胶，健康渐差的林父则留守新村照顾转读新村启智小学的冰谷。冰谷就此和妈妈分隔两地，只星期天才坐在老爸铁马后座颠簸十余公里崎岖路去胶园和妈妈会面数小时。

英殖民政府假借紧急法令之名，迫害散居森林边缘的华人，硬生生把他们当囚犯限居在集中营似的新村里，严重影响他们生计和行动自由而没给予合理赔偿，根本就是残酷践踏基本人权，而且是极端种族歧视，只针对华人；马共也有马来成员啊！当今开口闭口人权、动辄对他国指手划脚、指责别人侵犯人权的西方国家，恰恰是历史上人权记录最差、四处奴役他人、掠夺

他人财产、滥杀无辜的强盗刽子手。可惜当年马来亚人的公民意识低落，缺乏对个人法律地位和权利的认知，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有胆识站出来为那许多可怜的华人打抱不平，向英殖民政府抗议，谴责这极不合理的行动，制造国际舆论向政府施压。

冰谷和老爸在瑶伦新村捱过了两年牢笼生活后，阖家终于在江沙重新团聚，冰谷重返崇华小学就读三年级。朝鲜半岛的抗美援朝战争导致胶价暴涨，林家收入水涨船高，生活大幅改善，拥有了几英亩老胶园，晋级为“有产阶级”。

阖家在江沙居住期间，林母居然获准在苏丹皇宫范围内种菜养猪，真难以置信，令我万分惊讶。回教徒不是对猪极度敏感的吗？可见当年种族之间的宽容和谅解程度，和当今的动辄漫骂抗议排斥，无异天渊之别。

完成小学学业后，冰谷升读崇华中学，成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唸初中时，接触了报纸副刊及多种儿童期刊，开始向《世界儿童》半月刊投稿，时有文章发表，给他莫大鼓舞。高中时转攻国内报纸的文艺园地以及《

蕉风》和《学生周报》等期刊。

1963年8月5日至11日，冰谷受邀到太平参加《蕉风》和《学生周报》联办的“第三届星马青年作者野餐会”。那时他已高中毕业，甫于3个星期前通过表哥介绍前往距离双溪大年十多公里的双溪邦谷走马上任，担任胶园的割胶管理主任。那年我16岁，在安顺荷里美以美英校读中二，因经常有文章在《学生周报》发表也有幸获得参加该野餐会的机会，因此结识了冰谷和许多其他慕名多年的作家，包括山芭仔、梁园、马汉、年红、张寒、周唤、陈孟、鲁莽、梦平、陈慧桦和李牛才等。

1960年冰谷升读高中一的时候，“感情长出了触须”，开始对异性产生兴趣，“隔壁再隔壁”的“留长头发瓜子脸的小家碧玉”葵花，挑动了他的心弦。她也随父母去割胶，工余常来向冰谷借文艺书，给了冰谷近水楼台的机会。可是如何向佳人传情呢？羞于启齿的冰谷灵机一动，偷偷把情诗夹在书里，几天后接获令人鼓舞的回应：一片随书而来“小过尾指的字条”，上

书“会珍惜挟在书页里的诗句”。冰谷这梦幻般的甜蜜初恋，就这样掀开序幕。然而好景不常，没多久佳人阖家从江沙搬迁去彭亨双溪兰开荒，硬生生把这对年轻情侣拆散了。

冰谷在高中毕业后离家北上述职第一份工作之前，舟车劳顿前往双溪兰，换了多少趟交通工具才辗转抵达目的地，和佳人重逢，一解相思之苦，然而相处还不到两天，又到含泪互道珍重的时候。如是又过了一年，中秋佳节来临，佳人念旧回江沙，冰谷请假与她会合，共度两天欢乐甜蜜时光。这次别离，竟不再相见；佳人没多久即移情别恋，伤透了冰谷的心。

初恋以分手告终，令冰谷心灰意冷，心静如一泓死水。其时冰谷父母和三姐一家都已搬去邦谷园定居，阖家团聚，互相照应。妹妹随后也出嫁了，他这嗣子却犹孤家寡人一个，抱孙心切的父母岂能不心急如焚，尤其是母亲，更四处打探黄花闺女，替他物色对象。最终来自各方的压力逼使崇尚自由恋爱的冰谷勉为其难顺从母意出席了一场相亲会，不过媒婆介绍的少女终究无法令

他怦然心动，他又无心和她交往一个时期培养情愫。于是一切重归平静。

某天，冰谷在三姐家见到了“一个体态轻盈眼波玲珑的少女”，登时惊为天人；原来是三姐朋友的妹妹，名叫“秋莲”。冰谷当晚为她失眠，自问：“这就是一见钟情？”三姐知道了他的心意后，帮他穿针引线，两人开始交往。她回直弄后，两人继续鱼雁往返。有了前车之鉴，冰谷把握机会，把每月假期的去处从居林改为太平，在迷人的湖滨公园与佳人卿卿我我共度良宵。两人感情进展神速，6个月后的1965年5月29日，即在太平交换戒指订婚，1967年4月2日，红鸾星动，两人在至亲密友见证下举行婚礼，结为夫妇。

冰谷的恋爱史里冒现了两朵鲜花，第一朵被别人采摘了，令冰谷为初恋失败而沮丧了好一阵。“初恋”这两个字本身就常引人遐思，情窦初开首次与异性密切交往的感觉肯定令人神魂颠倒，念念不忘，未能修成正果的遗憾却可能蜕变为日后幻想：“假如当初和XX结合，我的一生会是怎样呢？”当年的那个际遇，撮

合得成或不成都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既然过去了，又何必老是回首当年，难舍难弃？毕竟人生这出戏是没有彩排、只演出一场的，绝对没有“假如”这回事。

事业方面，勤勤恳恳尽忠职守的冰谷，深受老板器重，逐步高升，最终成为园丘经理，收入递增不在话下，公司提供的住宿也越来越好，从开始的陈旧小楼房到婚后的两房一厅吊脚楼到伴随升职而来的豪华独立式洋楼，阖家生活水准因此大幅提升。然而就在两老捱过了漫长生活煎熬，终于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的时候，父亲却在1971年初因心脏衰竭而往生了，享年87岁。12年后的1983年中，罹患大肠癌的母亲也敌不过病魔追随先夫走了。

这令我想起自己的父母。我母亲也因大肠癌于1997年过世，父亲则在2000年死于鼻咽癌。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抚育成才，孩子成家立业刚有能力反哺的时候，两老却先后永别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啊！

1986年8月，冰谷因某件事而自尊心受创，毅然辞职，离开他热爱且忠心耿耿

服务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胶园，开展人生旅途的另一个阶段。

《胶林纪实》的故事，就此结束。这部接近400页的洋洋巨著，肯定花了冰谷不少心血；虽说写的是自己的切身故事，然而尘封多年的陈年往事，又有几人记得一清二楚？我在2020年冠病疫情管控期间定心写自身的回忆录，算是个过来人，深知治史之不易。笔耕多年的冰谷执笔为文，挥洒自如，其驾驭文字的功力，在书内描写乡间各种活动的段落展现无遗。我特别欣赏《广场边的江湖艺人》那篇文章，冰谷把卖膏药的江湖术士描绘得活灵活现，精彩极了。

胶林故事结束，可是林家的戏却尚未落幕；只是中场休息而已。1986年8月，冰谷尚不足46岁，如今他已臻耄耋之年，因此他还有很多故事准备为读者娓娓道来，本书只是他自传的第一部。借用章回小说章末常用的口头禅，诸位看官请稍安勿躁，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部分解。

（脱稿于2022年8月25日）

疫 · 情

我和家人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被“软禁”在家，有门出不得，和全国奉公守法的良民一样，蜗居斗室，安分守己地度过了漫漫650多个日子，生活方式被逼调整，增加了不少自我检讨、省视时局和思考未来的机会，因此对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下的国家乃至世界局势以及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老实说，甫在新冠病毒入侵我国之前取代希盟的国盟政府虽然靠走后门上台而惹人诟病，但上台仅一个星期便开始祭出的管控疫情扩散方案及稍后推出的经济振兴配套，整体而言倒是深得民心的，而且也执行得有板有眼，颇获好评。间中几个滥竽充数的正副部长丑态毕露，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甚至被国外媒体捕捉为国际笑柄，诚属国门不幸。

我和内子美英，趁行动管控放松之际，邀了两个朋友于2020年7月间驱车往北

马闯荡了约两个星期，一个月后再次出门，在东海岸和北马转了个3星期的大圈，大大舒畅了郁闷的心情。2021年10月，我俩驱车回安顺，窥探沿途秘境，重访故乡景点，与老友相聚，然后在返家之前轻叩霹靂州几处弹丸乡镇。11月，我和弟妹及各自另一半，一行10人浩浩荡荡结伴去波德申度过愉快的两个晚上。之后我和大弟两对夫妇前往马六甲，在古城延续我们的脱缰之旅，与几个多时未见的老同学叙旧及点评甫结束的马六甲州选。

然而好景不常，被2018年5月9日第14届普选带来的改朝换代潮淹没的沙巴州政府首长慕沙阿曼，官司一脱身即企图东山再起并以收买“政治青蛙”的“乾坤大挪移”绝招重夺政权，逼得时任首席部长沙菲益阿达寻求州元首御准解散州议会，于2020年9月26日重新举行州选，结果在投票日前的

两个星期竞选活动期间，群众紧密接触导致冠病确诊人数剧增；在西马工作、回乡投票的沙巴人，以及前往沙巴助选的西马人，返西马后没自我隔离而把病毒传给别人，加剧疫情的扩散，使一度降到低双位数甚至单位数的确诊人数在短期内飙升，一发不可收拾，先前的优良记录一扫而空。

为了抑制疫情扩散，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国会停摆，连我老同学掌上明珠出阁的大喜婚宴也被逼无限期展延，令男女双方极大遗憾；嗅觉灵敏应变能力强的商家从线下改为线上作业，另辟新天地，抱残守缺及一成不变者则惨遭淘汰。疫情催生了生活新常态，许多过惯夜生活的男人成了宅男，很多只出厅堂不入厨房的女性摇身变成烹饪高手；熬夜乱食不运动的敢死队开始领悟健康的重要，采取各种步骤提升自身免疫功能；平时因怕输而不看书的人士如今

时间多了终于捧书在手，而患上流浪狂想症、三隔五时即非出国不可的行者，也被逼乖乖蜗居在家。

政府体恤低下层人民因疫情肆虐而生活困顿，先后推出多种亲民的纾困配套，帮助不少人暂解燃眉之急。民间也有不少机构和个体自动自发，以各种方式协助三餐不继的人士，设站派发食物篮，发起悬白旗运动，让走到穷途末路却仍放不下身段者也获得援助。我大学同窗黄君，在砂拉越首府古晋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团帮助贫苦人家，除了派送食物，还传授裁缝烹饪等谋生技能，扶持许多单亲妈妈自力更生。然而另一边厢，却有披着高官礼服戴着有色眼镜处事的恶霸型政棍和“小拿破仑”公务员，竟然在2021年7月初，以破天荒的高效率在9天内砍伐彭亨州劳勿101公顷林地上的1万5千棵即将果熟蒂落的“猫山王”榴莲树，全然漠视榴莲农几十年的血汗耕耘，也不给他们机会收成以度过生活难关，毫无恻隐之心，人神俱愤。此外，政府在纾困配套下允许民众从各自公积金

户头提款应急，罔顾这些人退休后的日子怎么过。根据公积金局披露的讯息，绝大多数会员的存款额均远不足以供彼等退休后有尊严地度过余生；冠病疫情更使其处境雪上加霜。

无论人们如何随时局转变调整步伐，生活肯定遭受不同程度的干扰；我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即显示，2020年的国人幸福指数已从2019年的120.8点掉落至118.3点。坦白说，孤陋寡闻的我还是头一次听闻这幸福指数，不知它如何演算出来，也无从联想该指数和我当下心情感受之间的关系。国人无可回避的一点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已席卷我国，即使侥幸未被冠病击倒，物价的高涨也已把众多小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国库空虚，政府已无能力推介新的利民纾困配套，然而尊贵的首相却接二连三委任了4个特别顾问，每人每月“只”花费5万令吉纳税人的血汗钱，仿佛臃肿内阁的相关部长都是饭桶，不能为他提供咨询。

在国际层面，自从疫情于2019年最后那天在中国湖北省会武汉爆发以来，只

短短2个多月，病毒已扩散全球，几无任何国家幸免。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于是把这世界性传染病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症”（Covid-19）。

这波疫情可谓人类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天灾，不仅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也对各国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众多家庭即因行动管控导致的经济停摆而断绝收入来源，面临断炊之虞。中国政府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反应快速果断，以壮士断臂之决心封锁人口高达整千万的武汉市，限制市民及外人进出，同时采取多种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强制检测、检疫隔离、医护人员全副防疫装束、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勤洗手等。严格执行这些防疫措施的结果，中国的疫情不久便获得有效控制。然而非常可悲的是，某些被傲慢和偏见蒙蔽双眼的西方国家政府，在这强大的人类共同敌人冠状病毒压境之际，非但不把国力财力集中在拯救人民的有效措施，反而聚焦于地缘政治，忙着搞国际博弈，极尽抹黑假想敌的能事，并想方设法把自

身因佛系导致应对疫情失责无力的过失甩锅对方，让世人看清他们那不可一世姿态后面的虚伪丑陋面孔。

后来陆续出现的资讯显示，早在武汉检测到首宗冠病病例之前，美国及某些欧洲国家已有人感染冠病，只不过当时误以为是普通流感而已。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还是以冠病溯源为借口紧咬中国不放，指责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初隐瞒实情及资讯不足，虽然世卫名下的国际专家团已两度前往武汉视察，并达至冠病病毒源自大自然的结论。另一方面，美国本土出现诸多冠病疑云，美政府却绝不允许世卫调查。

这波疫情大大加速了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帝国走向没落的迹象愈加明显，而中国因有效控制疫情，经济早已复苏并持续增长，而且其一带一路双赢共享的国际发展策略经过8年的默默耕耘，已成功在全球120余国执行2600多项各领域的发展计划，深受欢迎，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的崛起和壮大，以及其国际声誉和话语权。此消彼长的结果，一国独霸的世

界格局将在未来10年内蜕变为多极世界。当那格局出现时，我们的世界将不再像当前这样战乱连绵，世人将享有更多和平安宁的日子，贫穷落后的国家将有更多机会利用其天然资源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截至2020年4月21日下午5时，全球累积确诊人数超过250万7千例，死亡人数逾17万例；到了2021年12月31日，全球累积确诊人数已暴增至逾2亿8千862万例，死亡人数逾545万5千例，而且两者都还在急速增加，连世界卫生组织也不肯定还要多久疫情才会全盘受控。欧美、俄罗斯和中国的医疗研究机构及大药厂卯足洪荒之力与时间竞跑，不到一年即先后从2020年尾开始推出根据不同科技研发的疫苗，给世人带来希望；然而富裕的西方国家却大量囤积疫苗，有者订购的疫苗数量甚至高达其人口的数倍，而贫穷落后国家则只能寄望于中国的慷慨捐赠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疫苗分配机制，获取少量疫苗供应。在世界各国疫苗注射进度差距巨大、疫苗的防疫实效仍有待观察验证的情形下，只有

最天真的人才会幻想世界性的冠病疫情会因疫苗面市而早日受控。

疫苗无阻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变异病毒毒株纷纷涌现，先有“阿尔法”和“贝塔”，接着源自印度的“德尔塔”以感染力超强令人惊心动魄，而今感染力更强的“奥密克戎”竟在2021年11月尾从南非冒现并迅速蔓延多国，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最新变异毒株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散，全赖已完成疫苗注射的国际旅客，因此病毒的异变更令人怀疑疫苗的防疫功能，专家预期的群体免疫会否随着完整注射疫苗的人口达到70或80巴仙而出现，似乎是个巨大的疑问。此外，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利用传统灭活病毒技术研发，百多个国家的人民都用得心安理得，而西方国家研发的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则利用从未试过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虽被西方及另些国家普遍采用，许多人却对其长远副作用存有疑虑而不敢接受。地缘政治及对中国的偏见导致众多西方国家排斥中国疫苗，而其国民又很多偏不相信自家生产的疫苗，更有人深信冠病疫

情根本就是国际大阴谋，因此出现大批反疫苗人士，打死也不注射疫苗。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只能自祈多福，出门戴口罩、远离人群、与别人保持距离、勤洗手及注意个人卫生，并尽量提升自身免疫力，以求避免成为确诊或死亡数据的一部分。

我国政府在时任首相慕尤丁“领衔主演”下于2021年2月24日开始为18岁以上人士注射疫苗，然而疫苗对阻止疫情扩散的实效似乎并不彰显，即使获得从2021年1月12日至8月1日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的护持。我敬爱的堂哥即在注射了两剂疫苗后仍然感染冠病而最终在昏迷状态下远赴黄泉，令人不胜感叹唏嘘。疫情恶化导致民怨沸腾，首相的支持率暴跌，官司缠身的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乘机发难，主使身为国盟政府成员的部分国阵国会议员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逼使国盟政府在8月17日垮台，巫统副主席兼原任副首相伊斯迈沙比里获得多数国会议员支持而被最高元首委任为我国第9任首相；然而他紧接着成立的新内阁，却基本上换汤不换药，和原

本的国盟内阁几乎一模一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国已注射两剂疫苗者已达全国人口的79.6巴仙，然而当天的确诊人数仍然高达3573例，只比几个月来在4、5千例之间游移的数据稍低，累计确诊人数逾275万8千例，累计死亡人数则达31,487例；人民引颈企盼的群体免疫，原来只是个海市蜃楼。很明显，疫苗并未发挥遏阻疫情扩散的功效，也未为人民提供生命保护伞。卫生部长指那是因为个人体内的抗体与日俱减，须打加强剂以提高抗疫能力，然而专家告诉我们，抗体日减本是自然现象，注射疫苗已令身体免疫功能留下记忆，一旦病毒真正来袭，身体自会立刻制造大量抗体与之抗衡。加强剂带来的新抗体也会随时日锐减，难道半年后又须再注射第四剂？

政府在2021年10月决定采纳很多其他国家的做法，放弃清零的控制疫情目标，索性把这世界性传染病定位为地方性传染病，与疫情共存，因此虽然每天确诊人数依旧高企不下，经济活动却

已几乎全盘重启，紧闭年余的国门也通过“旅游泡泡”和“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的安排逐步打开。2021年11月29日，我国半岛的南方门户开通了，在狮城谋生而滞留了年余的国人第一时间返乡与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喜极而泣，有者甚至在与亲人相拥之际比新婚还激动呢！

在个人层面，许多人成了宅男宅女后都迷上了手机，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把每天收到的讯息和视频全转发去“话室”（WhatsApp）的其他群组，罔顾资讯的真伪，不仅浪费别人时间，也无意间协助散播谣言和假新闻。虽说我可分配的时间是比以往多了些，但我宁可多读几本默守书架多时的好书，也不愿浪费时间阅读或观看无聊、虚假及散播仇恨的讯息和视频，因此我为自己立了个十分简单的守则：来历不明及夸大其词的讯息不读，内容不明的视频不看。我参加的“话室”聊天组超过10个，包括家庭成员的、亲戚的、老同学的、跋山友的、马来西亚自然学会摄影组的、文艺界朋友的、扶轮社的……，每天收到的

讯息和视频百多两百则，一一浏览的话，任何其他事都做不成了。内容扎实的视频我不会错过，即使长逾整小时，但是内容暧昧的我全略过不开。我曾经三番四次要求组友转发任何视频之时附加一则简短的提示，让收受者略知视频内容，偏偏大都不愿这么做，令我徒呼奈何！

行动受限期间，我确是读了好几本好书，写了多篇 文章发表在各报章，也上网观赏了6出长逾两小时的芭蕾舞和歌剧、充满人情味的小民故事电视连续剧，以及43集的中国历史连续剧《觉醒年代》，并追随每星期推出一集的《这就是中国》，获得颇为可观的精神享受。我还有幸观赏了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像系呈献、由舞台剧改编而成的电影《疫爆》，深切感受到了全副戎装在最前线与冠病毒奋战的医护人员经历的坚强和脆弱、理智和感情、公务和私交、希望和绝望……等种种心灵的矛盾及挣扎。动人的剧情甚至赚取了些许我绝不轻弹的男儿泪呢！

我和内子皆三隔五时即非出国不可的行者，在国门

紧闭的情形下，预先安排好的海外旅行计划全落空了，只能在行管令稍松之时作短暂的国内游，因此我被逼克服惰性，于2020年5月5日开始执笔书写酝酿多时的回忆录《枫树头的故事》，越写越起劲，欲罢不能，到了6月27日已完成初稿，平均每天写2130个字左右。之后我又花了逾半年时间修饰、补充和确认各种资讯，并搜寻相关新旧照片为插图，最终于2021年4月把洋洋洒洒18万6千余字的回忆录定稿付梓，完成了一桩心愿。

此外，我也非常高兴，获得前南洋商报副刊编辑张永修的协助，以“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之名出版了一套《枫林文丛》，成功为15位曾经在马华文坛叱咤风云，为马华文艺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出版个人单行本，在一潭死水似的文坛激起一圈涟漪，引发一丝轻微的回响。

2021年4月13日报上有则新闻：“登阿伯山须申请准证”，我读后无名之火三丈高。政府在允许人民进行商业活动，包括上超市及夜市的同时，理应鼓励民众多做运动，包括走山，以促进

身体健康，提升免疫功能；以阿伯山非休闲森林为由，警告登山客需向森林局申请准证，否则可被罚款最高1万令吉或坐牢3个月，在在显示政府当局毫不关注市井小民的身心健康。那么大片的林地，里头的山径似个网络，登山客一进入森林便各奔东西，即使走在同一条小径上也很快便因进度不同而分散，而且登山时间因人而异，我每次登山都顶多只遇到5、6个人，因此根本无需限制登山人数。

我和内子从2003年开始，每星期3天攀登雪州蕉赖九英里的阿伯山，上午9点之前开始，来回个半到两小时，呼吸大量新鲜空气和负离子，听长臂猿嚎叫、鸟儿啁啾、知了颤鸣，偶遇猕猴蝎子蜈蚣拦路，或瞥小蛇石龙子悄悄溜过小径；走得气喘如牛，冒出一身臭汗，运动了双脚的同时，也锻炼了双肺和心脏。登山时日久了，结交的登山朋友也就越来越多。长期走山的登山客有个共同点，都一致认同：“我的健康是走出来的！”登阿伯山早已成为内子和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坚持走山18年，是

因为我们深刻体会这运动带给我们的好处。每次走出出来，换件衣休息片刻，顿觉身心舒畅；过后找间茶餐室悠闲地享用热气腾腾的面食及香味四溢的咖啡，度过一段令人珍惜的“欢乐时光”。我俩都是退休人士，临近耄耋之年，平时注重饮食及运动，因此身体还算挺健朗，没什么病痛，即使在冠病疫情肆虐的余年期间，我们连伤风咳嗽发烧之类的小毛病也没有。我们确信，最有效的防疫措施，除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标准作业程序，莫过于提升自身免疫力，而提升免疫力的最佳方法，除了遵守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不抽烟不酗酒，注意饮食并保持营养平衡，还要多运动及多晒太阳。

国人何其不幸，2020年结束之际大家都渴望翌年疫情得以大幅度缓和下来，经济复苏，大体恢复疫前生活常态，然而却事与愿违，疫苗上市也无阻疫情恶化，更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中，偏偏老天不长眼，离年终不到半个月之际竟在半岛多地发生严重水灾，造成重大人命和财物损失，真正是“屋漏偏

逢连夜雨”啊！大难临头，却见部长高官及相关政府部门皆反应迟钝，让急待救济的灾民彻底失望，最终如天使般出现帮他们脱困的尽是热心善心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包括外劳。国家领导和人民公仆如此颡顽无能，叫平民百姓情何以堪？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国际间的疫苗分配如此不均，而疫苗的防疫功能未能给群众十足的信心，尤其是在各种变异毒株相继冒现的情形下，我确实不敢奢望冠病疫情会在短期内结束，除非治疗冠病的特效药面世。对金钱挂帅的大制药商而言，消灭新冠病毒肯定并非其首要目标，与病毒共存并每半年注射加强剂疫苗才是其理想的财源滚滚之道。

马哈迪医生首度任相期间于1991年为国人描绘的“2020年宏愿”，经过30年一代人的引颈企盼，国人最终如梦初醒，残酷发现宏愿不过是块画在墙壁上的大饼，我国并未从发展中国家进级为先进国。国人在宏愿落空的失落中还得承受冠病疫情的冲击，情何以堪？唯

有自祈多福，并调整心态，勇敢面对近期内大家都无缘重返疫情来袭之前生活模式的残酷现实，并接受当众人都习惯了与病毒共存时，马齿已徒增几只，身体状况或不如前了，心中的那团火也可能微弱了不少，疫前的种种计划书恐怕得丢进废纸篓去了。尽早适应新生活新规律新节奏，找回失去的欢笑，坦然迎接每一天的降临，才是免于虚度余生的正道。

除了那些至今犹高举“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大纛的冥顽人士，应该都已看清生命的脆弱，知道要保护自己免被病毒击垮，即必须在人多处严格奉行戴口罩保持人身距离勤洗手等标准出行程序，也了解到健康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因此生活新常态会是：注意个人卫生，调整饮食习惯及多运动以提高自身免疫力，同时未雨绸缪，储蓄一笔应急金，加大追求人生目标的力度。

且让我们响应不约而同投选“盼”为马新两国2021年度汉字的民众，共同期盼明天会更好。

（脱稿于2022年3月15日）

回首来时路（15）

我的小说情缘

我的书缘人生，当然离不开伴随我成长的群书，其中尤其是若干令我刻骨铭心的书；也少不了诱导我走进章回小说殿堂的粤语说书，书目之多、种类之丰，由《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到武侠名著，如《狂侠、天骄、魔女》、《白发魔女传》、《连城诀》等。它让我学习掌握了非母语的方言——粤语，也为我在成长岁月里找到一方任我恣意翱翔的江湖。这个由一众名家营建的古代江湖，铺陈了多少人性的是非善恶、恩怨情仇，也承载了我少儿时代憧憬行侠仗义的几许豪情。

那些年，知名的粤语说书人李大傻（原名李福鸿）引人入胜的演绎，能令我沉醉其中。尤其是他语带双关的粤语俚语，更丰富了我的方言词彙。然而真正让我从梁羽生、金庸等武侠名家的文字表述中受惠的，却是当时的报章连载。每天一小方块

的武侠文字，即已令我如痴似醉、穷追不舍。更何况偌大的一整版，多部武侠小说并列连载，取舍由我，确是不亦乐乎！

回首那段成长岁月，必须承认的是，我的中文造诣的确得益于武侠小说的长期熏陶。而自己会迷上写小说，又何尝不系因于武侠小说！

我的小说习作，始于初中。其时正值沉迷于武侠世界，习作也自然脱不了武侠。可真正称得上是自己处女作的，反倒是16岁那年的短篇小说原创《夜宴》。这篇非武侠的写实作品，其原来的命运，本该与其它的习作无异，写完后即束之高阁。可偏偏三年后的某天，在考完政府会考的长假里，当我整理文稿时，竟蓦然发觉这份旧稿的存在。修饰再三，我顿时燃起了投稿的意念。

其时，我刚看完徐速的长篇小说《星星、月亮、太

阳》，很自然会联想起他当时主编的一份纯文艺月刊【当代文艺】。我是它的“铁杆粉丝”，每月定时向巴士总站处的印裔书贩零购。这已成为了我求学生涯中的一大精神寄托。偶见新、马作家的作品登场，在羡慕之余，自己也难免跃跃欲试。《夜宴》这篇小说就在患得患失中，以邮寄发去香港。当时传真尚未面世，写稿一板一眼，用的可还是方格子的学生稿纸。贲字疗饥的写稿一族，常被谑称为“爬格子动物”。随着传递科技天翻地覆的跃进，这种情景如今早已走进了历史。

深感意外的惊喜是，《夜宴》竟获得徐速主编的青睐。这无疑是我早期勤写小说和参加征文比赛的动力。这种热忱一直支撑了十来年，直至1991年我写完那篇《陋屋的最后一夜》为止。当时这短篇小说与其说是为了参加第一届花踪文学奖而写，不如说是一篇惨剧纪

实，纪念自己选区的土崩死难者之作，更为贴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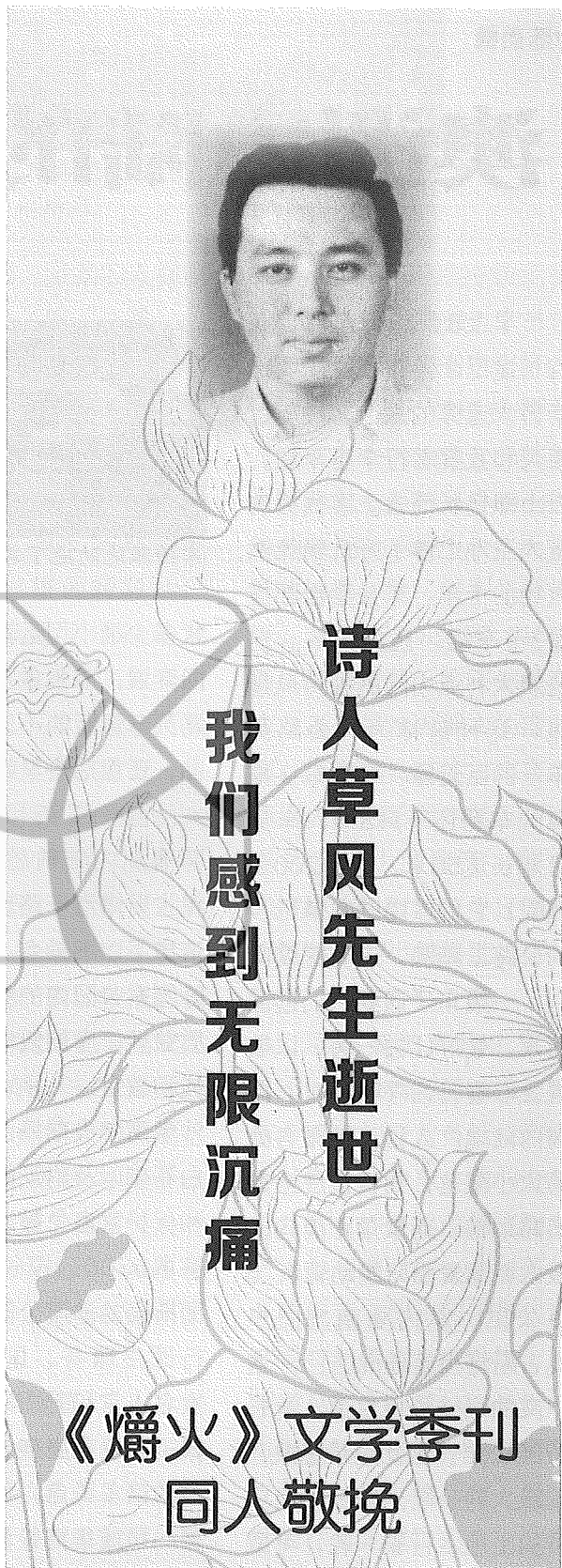
弹指间，30年流逝。我的笔锋早已转向了小品文和时评政论。小说的情节布局、枝节铺陈，已离我甚远，可这却始终扼杀不了我对小说的偏好。

对我来说，小说的技巧再好，文字功力再强，若没有时代背景为经纬，情节平铺直叙，那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篇叙事的文章或一则故事而已。这或许只能满足我在青少年时代对小说故事性的要求。没有深度的人物刻画，小说始终还是竖不起其立体感的。

在我印象中，最令我震撼的是金庸对人性阴暗的刻画。在他的武侠作品《连城诀》中，它的情节铺陈，借狄云一介乡野小伙误坠江湖夺宝漩涡的离奇遭遇，带出一幕又一幕令人不寒而栗的诡谲算计。从同门操戈、门徒弑师，到名门正派龌龊咀脸的暴露，以及宝藏面前，人为财死的贪婪，这一切思之极恐的深层描绘道尽了人性的阴暗，也让这部篇幅最短的金庸作品，堪称集人性阴暗之大全。这又岂是当年的我，光凭“非黑即白”的忠奸两分法认知所能理解！

回首官场政海的历代更迭，我不禁莞尔，原来金庸笔下这些人性阴暗的典型，在现实政坛里竟处处可找到原型。不同的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是权力与政治资源，而不纯然是宝藏秘笈。

毕竟，有深度的小说，可遇不可求。它能让我印证现实人生的多面性。而官场人性的诡谲和扭曲，却也同时重燃起我对小说创作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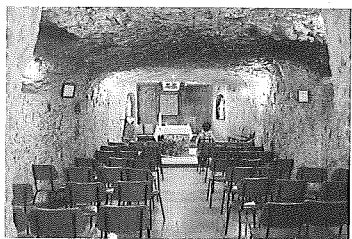
诗人草风先生逝世

我们感到无限沉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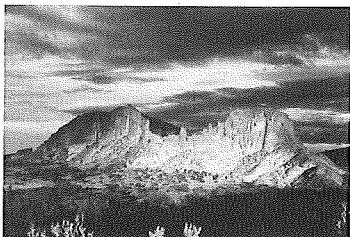
《燭火》文学季刊
同人敬挽

澳洲内陆的纳米聚落

早上8点20分左右，灰狗长途巴士停在孤立于司徒华特大道旁的大道客栈前，美英和我提着行李下车后，巴士即扬长而去。客栈旁的偌大空地上停了好几辆庞然大物的卡车，车头后面都拖着3节车厢，犹如火车。这是澳大利亚内陆的独特风景线，这种被称为“公路列车”的巨无霸，有时车头拖曳的车厢还不只3节，车身可能长达50米，重达200公吨呢！它们在内陆车辆稀少的公路上奔驰，没有速度限制，一般车子遇到它们迎面而来，最好让去一旁，以敬畏之心看它们呼啸而过。澳洲内陆地广人稀，散布各处的大小聚落，物资供应全靠陆路运输，而聚落距离内陆最大城镇爱丽斯泉动辄4、5百公里，从内陆南方门户奥古斯塔港直通北方门户达尔文的司徒华特大道，全长2730公里，因此不难想象，超级大的公路列车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行驶一轮，可取



库伯佩地的地下教堂



彩虹谷的巨岩

代多少趟小型运输工具的来回奔波，节省多少时间。公路列车运载的不只是一般商品，还包括牛羊等牲畜呢！

内子美英和我背包闯荡澳洲内陆前后18天，从奥古斯塔港一路玩着北上，造访了以下景点：费莲达山脉国家公园内的威尔潘纳地质盆地；库伯佩地的地下客栈和教堂、几乎寸草不生的沙漠高尔夫球场、废弃的蛋白石矿以及附近的独特地貌和保护家畜免被澳洲野犬侵害的5300公里长篱笆；爱丽斯泉的沙漠公园、皇家飞行医生服务、国家先驱妇女名人堂和爱丽斯泉空中学校；西麦克唐奈山脉国家公园的诸多景点；彩虹谷的巨岩；司徒华特井营地东主的

宠物狗——他养了11年、听到钢琴声即跳上琴键去噪唱的澳洲野犬丁琪；有如大蛋糕被遗弃在平原上的平顶科纳山；花了3天才看尽的乌鲁鲁 - 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内的艾尔斯岩和36个圆顶巨岩组成的卡塔丘塔随阳光角度变化而呈现的不同色泽面貌；花了一整天窥探的无比妩媚迷人的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司徒华特大道旁丛林似的成百上千个白蚁丘，以及成堆或单独散落平原上的巨大圆球形、被称为“魔鬼弹珠”的花岗岩。

我们在大道客栈前下车，是为了前往距离大道3公里的戴利水域酒吧“朝圣”。那地方在腾龙溪（Tennant Creek）以北407



听到钢琴声即跳上琴键去嚎唱的澳洲野犬丁琪

随阳光角度变化而呈现不同色泽面貌的艾尔斯岩

公里，距离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则916公里，而位于澳洲大陆正北岸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Darwin）反而更近，只不够590公里。该酒吧于1930年开始营业，据说乃北领地历史最悠久者，其售酒执照上的日期竟然早至1893年呢！然而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并非其历史，而是酒吧内随处可见的匪夷所思的点缀品。

苏格兰探险家约翰·麦克道尔·司徒华特于1861至62年间第三次尝试从南到北跨越澳洲大陆时，来到这地区，见到一系列泉源，因而把该地命名为戴利水域（Daly Waters），以纪念当年新上任的南澳总督多米尼克·戴利爵士。

大道客栈的女接待员心地善良，替我们摇电话联络酒吧，酒吧没多久便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过去。接应我们的司机50来岁，乘旅游旺季从昆士兰州到来酒吧工作3个月，赚取足够他整年生活费的收入。他盛意拳拳，特

地岔离大路，带我们去看旧机场和废弃了的“飞狐”。如今已变身为展示老照片和配件的小型博物馆的机场，居然曾经在澳洲的早期航空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1920及30年代，这机场非但是众多国内航班的转驳站，同时也是从悉尼飞往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班机添油站。1919年，澳洲政府悬赏一万澳镑的奖金，给第一组成功驾驶大英帝国制造的飞机，在连续30天内从大不列颠飞到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澳洲公民，途中必须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和新加坡报到，并在1920年结束之前完成壮举。1926年，该项长途飞行竞赛改为从伦敦到悉尼，戴利水域机场成为其中一个停歇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机场被改为空军基地。1969年，机场被关闭，走入了历史。

至于“飞狐”，乃以钢条焊接成的篮子悬挂在横跨戴利溪的钢缆上，供人或货物从此岸滑溜去彼岸的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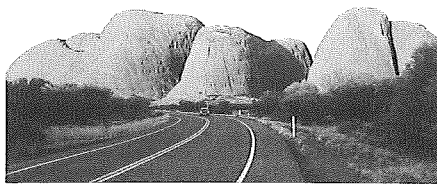
置，与我6年前在中国云南西部偏远山区的福贡亲身体验，滑过怒江的溜索相似。

我们从未到过像戴利水域这么小的地方，长住居民数来竟然连两只手的指头也用不完，只有9人，而建筑物方面，除了戴利水域酒吧，就只有3间住家，其中两间没人居住，也不知是荒废了还是外地人拥有的度假屋，屋主偶然来住。广袤的澳洲内陆似乎散布着不少这类极度渺小的聚落，称之为“迷你”村庄似乎还不足以显示其渺小的程度，要“纳米”两字才够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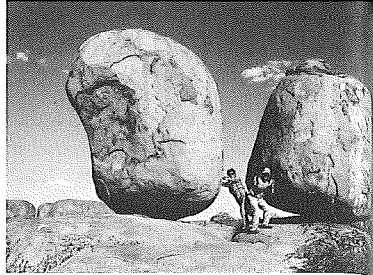
酒吧兼做客棧生意，有不同等级的客房出租，还有个挺大的野营车园，园内停了不少野营车。我们办妥了住宿，即开始窥探这弹丸之地及周遭环境，在树荫处处凉风习习的花园里寻找澳洲特有的屠夫鸟（钟鹊）和使徒鸟（灰驼鸚），然后走去附近的灌木丛，在许多高大的白蚁丘之间溜窜。我们早前在腾龙溪以南几十公里

的大道旁，曾经见到更多这种白蚁丘。根据科学家研究所得，这种白蚁并非澳洲原产，而是生活在亚洲或美洲沿海树上的白蚁，随着倒塌枯树飘洋过海到达澳洲。在干旱的内陆地区，由于缺乏树木，它们被逼适应新的环境，经历世代演变，从树上下来，成为生活在地面的白蚁，靠唾液和排泄物把亿万颗细幼沙粒筑构成高达8米的白蚁丘，非但展现了动物世界杰出建筑师的精湛技艺，同时扮演着大自然生息再循环的重要角色。白蚁建造沙丘的用心和艰辛，绝对不比人类建造高耸入云的大教堂来得逊色，因此这种白蚁有个雅称，即“教堂白蚁”。

我也走了一段“约翰·麦克道尔·司徒华特遗产兼自然小道”。那是为了纪念该苏格兰人成功于1862年从阿德莱德走到澳洲北岸的150周年，而于2012年辟建的。那2730公里长的司徒华特大道即大体上依据他行走的路线逐步建设发展起来的。我在小径上走得很开心，看到了拓荒者坟场和几只行踪十分矫捷的沙袋鼠。晚餐后散步，远离光害仰望夜空，万里无云，



36个圆顶巨岩组成的卡塔丘塔



散落平原上的巨大圆球形“魔鬼弹珠”

满天星斗密密麻麻，银河历历在目，好震慑人心。

酒吧生意兴旺，顾客包括自驾野营车或汽车到来的行者，也有参加旅行团而来的游客，不一定都在这儿过夜，很多只是慕名来看看，消耗一两个钟头即离开的。机场尚在操作的年代，酒吧先是接待机场工作人员及商业航班带来的乘客，后来则接待空军基地的大兵。美英和我都不嗜杯中物，在酒吧间溜荡，就只为了一窥其吸引五湖四海访客的奥秘，只见卖酒柜台的外壁黏着密密麻麻的标签贴纸，酒瓶架旁边的墙上贴了各国纸币，天花板一边垂挂着大小不一的各色乳罩，另一边则是三角裤；台球室的天花板挂着一排排的T恤，木柱上爬满各国硬币，还有牛仔帽及众多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据说都是多年来顾客遗留下来的物品。

到了今时今日，慕名和不经意到来的顾客在客房“遗漏”某些物品，或许已经成了这酒吧的“传统”，然

而这传统是如何开始的，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酒吧员工都不能解答我这个问题。也许是某个粗心大意的房客留下了一件T恤，清理房间的员工把它交给经理，经理把它挂在墙上，希望该房客重访时发现领回去。就这样挂在墙上的遗物逐渐增加，后来的房客觉得好玩，遂把本就打算淘汰的物品“捐献”出来，壮大墙上的展览吧！

老实说，花太多心思去猜测酒吧的标新立异点缀的源起，确是有点无聊。消耗在那纳米聚落的大半天期间，我也严肃地思考了该地居民的民生问题。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应该都可通过大道客栈和路过公路列车获得满足，但有两个环节相当棘手：其一是——生病了怎么办，尤其是急症？其二则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20世纪初的澳洲，很多城市人都因有人在内地淘金致富的传言而以浪漫情怀望向内陆地区，不少人以游客身份进入内陆后就呆下来



被称为“公路列车”的巨无霸卡车

不走了，造就了众多散落各角落的纳米聚落。那时最基本的电话和电报联系都只存在于较大城镇之间，无线电通讯闻所未闻，而最近的邻居可能在好几百公里以外。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期间，阿尔夫·特雷戈发明的脚踏发电收音机，为内陆纳米聚落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从此可以通过这种无需外来电流供应的器材与遥远的邻居交流，甚至闲话家常，从而大大减低了因孤独而罹患抑郁症的几率；而在各音讯转播站操作的，都是妇女。

正是这些在通常以男人为主的领域扮演先驱角色创出一片新天地来的妇女，再次缔造历史。1939年，南澳妇女为了纪念该州妇女拓荒一百周年（1836 - 1936），在爱丽斯泉建立了飞行医生基地，解决了内陆地区纳米聚落居民看病诊疗的切

身问题。

早在基地建立之前11年的1928年，澳洲昆士兰州的第一次正式飞行医生服务经已升空，由阿瑟·阿夫列克驾驶飞机。那时距离莱特兄弟首次成功离地飞行只不过25年，小型飞机设备非常简陋，既无导航仪也无无线电收发机，只有指南针和不很详细的地图，飞机师得靠篱笆、河流、电话线等地标来辨认方向，而且驾驶舱没遮盖，常遭受恶劣天气干扰。此外，机师还得自带后备燃油及寻找适合平地降落。飞行外诊通常都在白天进行，碰到非常紧急状况，医生和机师得冒险在夜间出动。

仅仅头一年，这样的紧急医疗飞行服务便进行了50次，总飞行距离达3万2千公里。这试验性服务的成功获得澳洲各地的热烈响应，从1934年开始，以“澳洲空

中医药服务分站”为名的类似服务站纷纷成立。1942年，这服务更名为“飞行医生服务”。1955年，甫在3年前登基为英伦及14个共和联邦国家女王的伊丽莎白二世颁授“皇家”称号予该组织。

从1960年代开始，皇家飞行医生服务逐步以自购飞机和自雇飞机师来取代承包商提供的飞行服务。为了减少无谓的出差飞行，皇家飞行医生服务站的护士，协助每个生活在纳米聚落的家庭，购置一个内备各种常用药品及急救配备的药箱，另加一幅人体解剖图，药品和配备全照指示标以号码。任何人有病痛，可通过电话联络服务站，护士或医生了解病情后指示病人服药自理，只有真正需要时医生才出动，飞往病人家诊治。人体解剖图帮助病人准确地告诉医生其出问题的部位，协助医生更好地诊断其病况，而药品号码大大降低病人因误解药方而吃错药的几率。

1951年6月8日，我静悄悄在中国广东大埔乡下度过4岁生日那天，在澳洲内陆正中的爱丽斯泉，有个由北领地行政长官主持的开幕典礼，世界上第一所空中教

学的学校启用了，就叫“爱丽斯泉空中学校”。它拥有世界最大的教室，涵盖整个澳洲内陆地区。开幕典礼过后，分处12个转播站的儿童通过收音机参与了接着展开的文娱节目。那时还是科技相对非常落后的年代，第一架电脑出现在1946年，个人电脑1973年才诞生，因此真难想象分布在广袤内陆各角落的儿童是如何上课的。空中学校成立之前，孩子们通过函授来学习呢！1944年，学监兼飞行医生服务评议员缪凯儿访问偏远牧场时，观察到函授学习之不易，以及缺乏社交对孩子身心发展的不良影响。她稍后听说一个飞行医生服务的护士通过收音机为内陆各地的妇女主持了一场卫生讲座，灵机一动，认为老师也可用同样方法为孩子们讲课，同时老师的声音又可以消除他们长期与外界隔绝造成的孤独。世界第一所空中学校于是诞生。

从开始时的“一言堂”，很快便进展到孩子们能够通过发问与老师沟通。1955年，30个散居各地、年龄从5岁到15岁的学生在爱丽斯泉聚首，首次互相认识及拜见老师。紧接着



戴利水域酒吧内的怪异装饰

学校图书馆开始提供邮寄课外书给学生的服务。1960年，老师分时段家访，深受欢迎。空中学校的行政、授课、家访等各方面都随着新科技的出现而逐步改善。

1974年是爱丽斯泉空中学校的转折点：脱离南澳函授学校成为自主个体；学校有了自己的收音机频道，每个学生的家庭都获供应一架无线电收发机；配合学生人数的增加，每个班级都有各自老师；每年一次，教师下乡家访每个学生。从1976年开始，老师利用小型飞机进行偏远地区的家访以节省时间。翌年，学校迁入自己的建筑物，并有了自己的广播室。到了1978年，学校已从早年的一个教师扩展到拥有13个教师和3个行政职员。1983年，英国查尔斯太子和戴安娜太子妃访问空中学校，并通过收音机向学生发言。从1985年开始，每班学生都被安排

来学校体验实体校园生活一个星期。

1992年是学校朝向新科技大步跨进的起点，卫星电视、笔记本电脑、手机、传真机等相继登场，到了新千禧年前夕，互联网和电邮开始普及化。2006年，创校55周年的空中学校全面采用卫星及宽频工艺执行互动远程学习课程。到了我们参观空中学校的2012年，学生人数已达120人，最近的距离爱丽斯泉80公里，最远者在1400公里外！

有些人为了改善生活而选择去躲在山旮旯的纳米聚落落户打拼，抱着拓荒精神承受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只因心中的希望不灭，坚信明天会更好。正是有了这种不向环境低头的拓荒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辟新天地，人类的生活才得以逐步变得更完美。地球上的大城小镇，不都是在岁月淘洗下从纳米聚落茁长而成的吗？

/一介

柏治纪念碑、墓园之行

柏治 (J. w. w. Birch) 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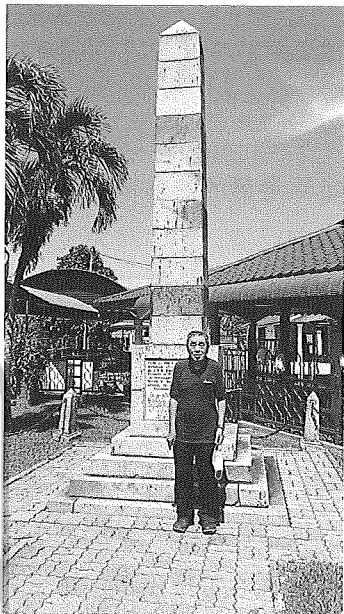
老年读者可能不知道，但年轻与中年读者肯定有印象！他是1874年英国与霹雳苏丹签订《邦咯条约》后，派驻霹雳州的第一任参政司，1875年即在巴丝沙叻 (Pasir Salak) 遇刺身亡！历史课本把此事视为马来民族主义兴起的象征，所以较年轻的一两代人对他不会陌生！

谈到柏治，不能畅所欲言，必须记住民族、国家大

义与世界潮流——他是英国殖民主义代表人物，所以我采取“就物论物” No comment 的立场。

由于机缘巧合，我曾三次游巴丝沙叻，两次寻访柏治墓园，都写有诗文，留下一点鸿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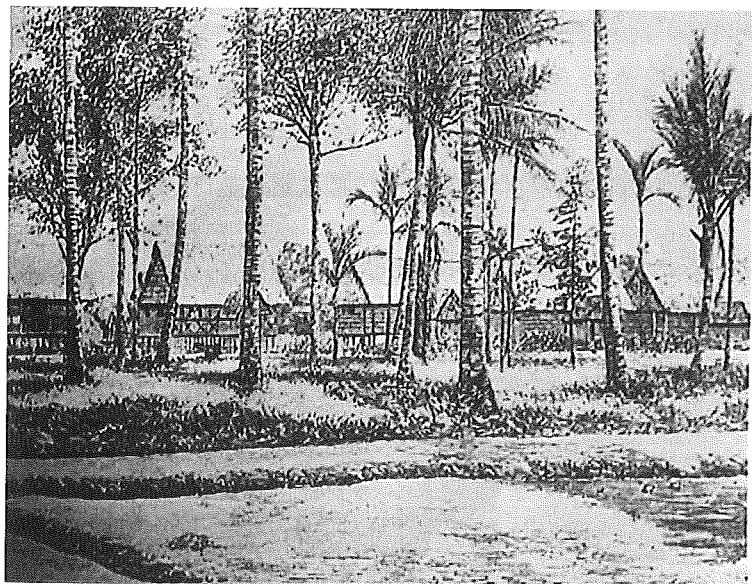
前两次去此二处，是从中霹雳县的波达 (Bota) 起程，沿着霹雳河西南行。第一次路况极糟，车底会频频“触雷”，令人心惊胆跳！第二次去路面好得多了——除了去柏治墓园一段



本文作者摄于巴丝沙叻柏治纪念碑 (2022-8-13)

路，但两次去墓园都无地名牌可寻，尤其是最后一段，已不是公路，岔口又多，如转错路口，就白费时间精力了！

柏治纪念碑容易找到。约四十年前，巴丝沙叻创设“英雄城”或“历史城”之类，建立大规模旅游、渡假村，从怡保到红土坎 (Lumut) 的公路旁，张挂大量宣传横画幅，盛极一时！三几年后，一切消声匿迹，成了程“白象工程”！





国家旅游局所立Seputum坟墓说明碑



巴丝沙叻英雄纪念碑

今年8月13日，我乘胡友平老师的汽车，先朝安顺方向行驶，途中转为北行，顺利抵达。这旅游渡假村规模宏大，濒临霹雳河，沿着长廊，观赏河上风光，景色极佳，是天然的“画廊”啊！旅舍、礼堂、花圃与一应俱全，加上迁移国民小学与清真寺，按照当年市值，至少需几千万令吉！

保安人员犹在，闲暇无事，只是守护建筑物不被毁损、不遭爆窃！

柏治纪念碑肯定在建筑群中，倒要费些脚力来寻找。想当年，它与国民小学、清真寺在一块儿，此外别无他物——从一座纪念碑发展成渡假村，猗欤盛哉！

我们前后左右寻找，终于找到了。纪念碑似乎比当年显得矮些，那当然只是我的错觉，在其他主体建筑的包围中，才会有此感觉。碑身陈旧了些，沾染了岁月沧

桑。碑身上以英文和爪夷文镌刻：

“Here at the fort of the Dato Maharaja Lela, the Honourable Mr. J. W. W. Birch, First British Resident of Perak, was killed in the perform of his duty on the Seond of November 1875. This memorial has been erec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Perak.”

在纪念碑附近，已建造一座Tugu Pahlawan，基座上竖立一把特大型大刀——

不是匕首，刀柄金黄色，我想起清朝末年：“义和团”事变时“大刀王五”的大刀。

河边长廊，有一处志明是当年早晨柏治在此冲凉遇刺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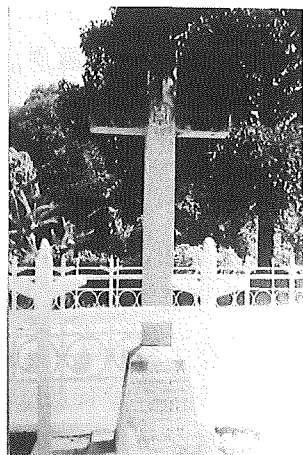
踏出渡假村围墙，看路牌是Jalan Endut^(注1)。不远有座坟场，是行刺的Seputum^(注2)（有些史书作Si Putum，或说是Batak族）葬身之地。首次到来时，它形同荒冢，无列出名字，现今已重建并立名，国家旅游局还竖立了一块大石碑，附有中文说明，料因太厚太重，它曾倾倒破裂。

续程去柏治墓园。史书上记载，他葬于Bandar Baharu，那是他的官署所在地。此地若存若亡，地图上有，是在近打河流入霹雳河之处，上次无见到其地名牌，却见到了Pulau Besar。这次从南部北上，也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柏治墓园（1986）



国家档案局所存早期柏治墓园像

无Bandar Baharu牌子，或许它已消失在历史洪流中。

友平的GPS导路系统，在关键时刻却不管用了，讯息全无！问过路边经营摊档马来妇女，她对墓园稍懂又非全懂，幸亏所指的大方向正确。……转入更小的路径，遇一中年马来男性以摩多载着女儿，他倒热心指路，讲了一阵或认为我们难于了解，叫拿来纸笔，绘图示意：直走——转右——转左——一直走——经过桔子林，望见河流，就到目的地了。我们左转右转，路径越来越窄，果然见到桔子林，心中高兴！继续向前，却望见前头车辆奔驰——来到了小径衔接安顺的公路！

几经折腾，本想打道回府，最后决定再尝试一次。从另一个路口进入，不远有

一间浮脚屋，有个中年男人在屋外，便趋前请教。谈了一会儿，他说带我们去。原以为他会上车指路，但他却乘上摩多，在前面当向导，这段路不算短，来回或有十公里。

有人带路，却仍有困难！原本就没有什么路，只是在油棕芭中，走的人多了，便形成了路！雨后有积水，地上又有窟窿，汽车须在油棕树间，转左转右避之！遇到大窟窿，友平下车找枝叶铺上，以免汽车“行不得也，哥哥”，进退两难！在这无人迹的地方，别说找不到修车匠，连要讲明出事地点都很难！

墓园到了！出乎预料：从前来过，铁制围篱相当高，有拦阻作用，颇具气派！如今矮了半截，失去拦

阻的功能。当年有七个十字架，有两个是木制的，一字儿排列，基座有小字列出墓主，根据旧资料，依次排列是：

- （一）菲伊班长（Corporal Fay）第十团。1875年11月7日在Kuala Biah被杀。
- （二）英尼斯上尉（Capt. Wm. Innes）皇家工程师。1875年11月7日在Kuala Biah被杀。
- （三）柏治（James Wheeler Woodford Birch）殖民地秘书。霹雳英国参政司。1875年11月2日在Pasir Salak被暗杀。49岁。
- （四）炮手哈地（Guner R. Hardy）皇家炮

兵。1875年12月12日死于霹雳。32岁。

(五) 兵士史密斯 (Private W. Smith) 步兵第三团, 1876年2月死于霹雳。

第六及第七座坟, 十字架是木制的, 没有基座, 也无列出姓名。

五个石制十字架, 今仍存在, 两个木制十字架, 经已失踪, 该是年久毁坏了。

角落处原有博物院管理局 (Jabatan Muzium) 的一块大铁牌, 叙述此史事经过, 已被移掉。地上原本平放着一块英尼斯上尉纪念碑, 字迹有些模糊, 料想原本是从别处移来, 亦已不见。

从柏治墓地深入约一公里, 有霹雳第十六任苏丹马末的陵墓, 统治期间是1770至1778年。

当年有一间浮脚屋, 跟柏治等人为邻, 可称为“伴

坟庐” 现已无存。

我特地问向导, Bandar Baharu还存在吗, 他说这儿就是, 因为会淹水, 居民全迁移到“前面”的Kampung Tersusun (重组村)。

右边不远就是宽阔的霹雳河, 从前在此见它波涛汹涌, 今天却风平浪静。

跟随向导回到他的住处, 道谢之后 (他不收分文), 这一趟行程, 画下休止符。

十八、十九世纪, “日不没国” (英国) 于世界各地“开疆辟土”, 在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 这类“殖民主义功臣”, 为数不少! 荷兰人在印尼也是如此, 邦咯岛有荷兰人堡垒, 已成古迹。由于战斗、疾病、意外等原因, “客死异乡”在所难免! 站在宗主国的立场, 他们有益于帝国, 获得“厚葬”, 逢到什么节日, 或许还有献花圈的“

盛事”。有时因客观条件所限, 草草埋葬也是有的。童年在邦咯岛, 听人讲大丸区淡米尔文小学后面, 有白人葬身之处, 是耶、非耶? 已无从查考。

时移境迁, “日不没国”早已“日薄西山”, 柏治墓园的寥落, 还算是幸运的, 在非洲、亚洲各地, 这类墓地被“平土填坟”, 可联想而知!

刺杀柏治的Seputum, 他埋骨的荒冢换了新颜, 引人浮想联翩!

清朝孔尚任的一部传奇《桃花扇》, 享有盛名, 末端的《余韵》更寓意深远——好的诗文都有概括性, 不只是针对一时一事, 特录下小部分作本文压卷: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 俺曾睡风流觉, 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2022-10-1)

注1: 此路名有二可能性: (一) 照字义解, 这字源自印尼语, 是罕用字, 有活动、心脏跳动等意思。(二) 作人名解: 在Birch事件中, Pandak Endut与Datok Maharaja Lela等, 后来在太平附近的Matang被处绞刑。

注2: Buyong Adil的“Sejarah Alam Melayu” Penggal V作“Si Putum”, 是Batak族。Ibrahim Saad的“Strategi Menjawab Sejarah 2”及其他书说是Datok Maharaja Lela的奴隶。

/刘桂南 (加拿大)

怀念童年

北国金秋来得早，裹扎着让人哆嗦的寒意，悄悄地把遍山阔叶树林染得灿烂耀眼。流光在不经意间流逝，岁月总在无意之中侵蚀我们的容貌，扭曲了我们的身影。一转身，看着秋后蔫巴巴的芦苇，彷彿同辈们日渐苍老的脸，禁不住感叹人生短暂如朝露。

回首往事，田园生活是我童年所有。繁林绿野宁静的乡间是我苗长的地方，自从呱呱落地，我即游离于幽邃的胶林田野里，拥抱着大自然的灵魂。

人生路上，得失与共，年少时，总是盼望着尽快长大，想多得些生活空间，长大以后，却总是盼望着流光能够倒流，重享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

或许是耄耋的心态，令我时不时怀念起童年，还有那些簇拥着我童年周遭的田园胶林、草草木木、鱼蛙鸟兽、清纯环境。它们铸造了我热爱自然的性情，温柔的底气，与万物共存的心性。我感怀哪里的水土阳光空气，它们养育我的躯干与灵魂。

我怀念司晨雄鸡啾啾打鸣报晓，枝头莺啼鸟啭，猴猕唧唧咋咋，橡实噼里啪啦，与虫豸鸣吟等，这些乡野音色赐予我无限的放松，忘却世间凡尘琐事，风轻云淡地作息。

对于童年的记忆，尤存在于稻田里，每每与哥哥驱往哪儿寻乐，打捞善于打斗的彩色缤纷的金鱼，与他共享斗鱼的激情，乐趣无穷。扑擒田鸡，煞是刺激，捉得四、五只给母亲熬粥，哥哥吃得肚皮溜圆，父亲也乐心得合不拢嘴，而屡屡捋着我头壳赞许我捕蛙伶俐。此外，稻田里的大田螺，溪流里的小石螺唾手可得，不时呈现于餐桌上，丰富了家裡的盘中餐，这皆是我汗水之劳啊。

生活在城里的孩子，绝无法分明地了解云烟氤氲的热带僻野的性情和恩德，就像和我同龄的城里人，总以为花生如黄豆一般长在茎梗上，看见一望无际的稻苗，就扯高嗓门儿惊叹道：多么广阔美丽的韭菜啊！

物转星移，新村制度出现，我童年光景即如烟飘逝于铁蒺藜园囿里，犹若穿越时空，所有曾经浑然隐藏在回忆长河深处。

少量多餐



银杏秋叶飘零(刘桂南提供)

时令已届深秋，斑斓的落叶纷飞，遍地彩影斑驳。邻居杰奎琳老太太撑着颇长的身躯在屋前枫树下捡拾洒落的秋叶。银发丰茂，鹤发童颜，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活力洋溢，成为加冕她的词句。

自从丈夫往生后，杰奎琳独居拾几个春秋了，年届耄年的她，不愿与儿女共处一檐，或置身于老龄人公寓里，宁愿枯守空楼，不愿丧失自由活动的空间。她家离我住所不过100米之遥，每当我外出或转悠时都见到她微驼的身影，一手攥扒子一手握簸箕利落地掇拾落叶往纸袋里送。出于恻隐之心，我向她示意愿助她一臂之力，但她欣然婉拒了，而满脸微笑地说，每天多多少少总得做些活动舒展筋骨，让她舒适快畅，充实生活。

我深切领悟到杰奎琳

不凡的人生观，近乎俗语所言少量多餐保健康的真谛。这观点的确包含着深刻意义，尤以长者而言，颇值得我们深思。

过往，一向性急的我往往一股气去完成一大堆事，弄得精疲力竭，而过后却陷落于无所事事的空寂深渊。我庭院那几棵高耸的枫树银杏橡树与花树等，枝繁叶茂，秋叶落尽时都是一层又一层的残叶堆积如丘，我挥动耙子梳理，一气呵成，疲倦得躺了几天。岁月无情，正如诗人叶赛宁的叹息：“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不再是青春少年”，如今，耄耋翁的我，体力已不如前时，我依随“少量多餐”的饮食概念，重新策划分次拾掇残叶，不致于精疲力竭的折腾。

每当狂风爆雪来袭后，我整装出门除雪，悠然地弓

背舞动铲子，一瓢一瓢地分段清理停车道，适时休歇啜杯热腾腾的巧克力，恢复体力，随时复工或停摆，心里毫无一缕牵挂，任凭时钟的滴答如云随风飘逝。

枫叶国冬季冰雪遍地，车祸事故频繁。魁北克省法律规定冬季必须使用冬天轮胎，因而每年冬季前后都得将冬胎与全天候轮胎轮回更换，修车厂收费昂贵，我荷包不堪承受。更换16吋轮径的车轮虽是桩挺吃劲的操作，但过去我都不假手于人。年岁增长，感觉到这项工作实在太累人，路不转人转，我索性不再更换，四季里都使用冬胎，反正不违规，又何必自寻吃苦？省钱省事，何乐而不为。年长者饮食作息应适宜地调整，慢饮细嚼，少量多餐，多动少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

/鲁肃伯

出污泥而不染

哈芝诺甫在大选中，以秋凤扫落叶之势，击败来势汹汹的对手，当选议员。

连日来，哈芝的家门迎来众多的访客登门者包括三大民族，其中除了党同志，支持者，选区内的选民，他们络绎不绝，接踵而至，让哈芝应接不暇，吃不消！

大家上门，当然不祇道贺，这么简单？各人背后，都带有各自的议程与目的。

友来就是其中的一人，这天，他从农场里买了十多只老母鸡，十托鸡旦，送到哈芝家，恭恭敬敬，向哈芝道贺，还要哈芝收下厚礼。

哈芝邹了眉头，还是脸带微笑回应：欢迎你到来，但礼物请带回去。

来之前，友来信心满

满，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个当官不贪，只要对方收礼，打开关系，将来就有好处。

他一路走来就靠着不请自来，送礼拉拢，建立友谊，屡试不爽，有求必应，得心应手。

却没料到，衙门有人好办事的计谋会绊倒在虔诚回教徒哈芝诺手里，令他无功而返。

时下，贪官，无处不有，哈芝诺不贪，不受贿赂的高风亮节，应受赞赏。

有句话：一个手掌打不响，对那些别有居心，另有目的，坏主意，心怀不轨者，当官的也应拒之门外，不让其鬼计得逞，国家才有希望。



阿婶保佑

可能因为迷信，从小称呼爸爸为“阿叔”，妈妈为“阿婶”

其实，妈妈给我的印象，只有从神台上那张发黄的照片里面，看到她那庄的脸庞，脸带笑容和后梳的头。那就是我的妈妈。

清明节到坟地扫墓，被告知里面躺着就是我的妈妈。再没有其它的机会，能够感觉到妈妈的存在了。

1941年，阴历十月二十四，正当日本侵略军即将入侵马来半岛的时候，妈妈病重，与世长辞。那时，我只是个十个月大，在襁褓中的婴孩。

听爸爸说，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妈妈的葬礼，找不到人来抬棺，后来是靠爸爸的好友，大多数是种菜的伯伯叔叔的帮忙，才把妈妈安葬到十英里外的坟山（从小我对那批菜农，都怀着深深的敬意。）

没有妈妈的童年，内心是一片荒凉，尤其是受了委屈和被欺负，多么羡慕别的孩子能够投进妈妈的怀抱，而我，只能在被窝里，哭湿了枕头。

曾经读过一首童诗：小区里有位小朋友刚出世不久妈妈就去世了。一直都是奶奶带着。有一次，小朋友对奶奶说：“我偷偷叫你一声‘妈妈’可以吗？”，读后让我感同身受，热泪盈眶。

记得六年级时，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的母亲》，记得当时我是交了白卷。

我时常在想，妈妈病重离世时，肯定万般的不舍，除了年轻的丈夫，还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而最小的我，还是个吃奶的婴儿。在那段逃难的日子里，在那粮食，药品匮乏的三年八个月，日本统治的日子里，许多大人都难以存活，而我却奇迹般的生存下来，长大成

人。除了深深感激爸爸，舅父母，兄姐的悉心照顾，在我的心灵深处，相信妈妈时刻在保佑着我。

小时候，每逢佳节祭拜妈妈时，我都会在心中默念：“阿婶保佑”。

七八十年来，走过多少人生坎坷路，遇到多少风险危机，我都会祈祷：

“阿婶保佑”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听妈妈生前的好友及邻里说，妈妈心地很好，乐于助人。在家里又是位贤妻良母，除了照顾好一群孩子和整个家庭，还得面对臭脾气的丈夫，默默忍受无理的对待。

长大后，爸爸也时常在孩子面前谈起妈妈的善良和好脾气，已及对他的坏脾气百般的容忍，并表现出无限的忏悔。每逢佳节，家里必定剁鸡剁鸭，隆重的祭拜妈妈。妈妈的忌日，必定大摆

筵席请客。

妈妈去世时，爸爸正值壮年。可是，他却没有继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放不下贤惠的妻子。

每次读到母爱的故事，都会忆起童年缺乏母爱的悲凉和对母爱的渴望。

近日观看电视连续剧《妈妈，加油》。述说五位年轻妈妈为了她们的孩子，调整自己，作出种种牺牲。母爱是无条件的付出。母爱也是无可取代的。对于那些妈妈还健在的身边朋友，我真的很羡慕你们，几十岁了，还可以每天喊妈妈。叫声妈妈，多幸福呀。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不论你年龄多大，有妈的孩子务必要照顾好妈妈，享受母爱的温馨。



/陈安

(新加坡)

调整心态 应对衰老

已经年过八十了，每当和一些新认识的朋友见面时，毫无隐瞒地把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对方。对方听了总会假意露出惊讶的眼光对我说：“你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八十岁呀！身体也很硬朗，双腿还很结实，行动自如。”我听了明知对方在说谎，但心里委实很受用，暗自称赞对方是个会说客套话讨好人的智者。智商和情商均可得满分，交际手段一流，很讨人欢喜。

一个人的年龄都显露在脸上，无法隐瞒，只不过有些人得天独厚，身体老化的进程比别人慢，就像马国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一样，眼看快要冲破百岁大关了，外表还是那么年轻，未露一点老态，还能坚持在政坛上往前冲刺，与对手过招，从不认输。

其实，人的衰老是自

然现象，无法阻挡，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加上服用保健品护理，最多只能延缓衰老的进程，随着岁月的增长，身体机能，脸上衰老的痕迹，必会无所遁形。

既然衰老无法避免，那就调整心态，处之泰然，以愉悦的心情接受衰老的事实，快活地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路。

当别人说你的外表样貌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年时，即使你不相信这是真话，也该客气地向对方道谢，让对方感受到你乐意接受这一番善意的谎言。如此双方的交往才会更加愉快，接下来才会有更多话题。我认为老者应当以平静的心情观赏夕阳的美景，黄昏迟早会降临，何必放在心上？

甜酸苦乐护理忙

因疫情关系，虽然只是距离50公里的小镇，我和表哥表嫂已多年没见面了。听说表嫂近况欠佳，动作缓慢，反应迟钝，常常丢三掉四，明明东西握在手里，放在身边，转眼却不见，找遍各角落都没有，但不久又会出现在眼前。最近所做之事多不记得，刚吃了饭，却不知道吃了什么，又好像没有吃过。反而30多年前做的事，却记得一清二楚，时刻抱怨当年旧事，很在意“往事只能回味”。专科医生说，这是初期的失智症或老人痴呆症。

表哥7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表嫂坐六望七，4个孩子都在国外打拼，家里两老相依为命。表嫂10年前因关节疼痛做过换膝盖的手术，起初行动不便，但半年后却可以自己走动，且快步如平常人，甚至可以慢走5、6公里也没问题。只是去年初开始显露病态，需要

扶持，这期间多数依靠着表哥的肩膀，执子之手，相濡以沫。但自半年前开始，上楼下楼、上车下车、在凹凸不平的马路、在满是洞洞穴的五脚基，在超市闲逛和公园散步因害怕跌倒，她都是双手紧紧地执着表哥之双手了。

专科医生吩咐，为防止病情恶化，要多带表嫂去户外走动走动：到超市去看看逛逛，也要多去公园散步，接近大自然，看花看草看大树，调节心情多呼吸新鲜空气，不要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划手机。

表哥吃了早餐午饭，会带表嫂去附近超市逛逛。这个超市的好处是空间大，人潮虽多但不拥挤，到处都有椅子空置，走累了，脚麻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休息，舒一口气，也随心所欲的看看来往的各种各样的人：行色匆匆的、悠哉闲哉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

连超市里商店的职员都认识他们，笑说他们是“日日来！天天到！”

在这期间，因看到表嫂举步维艰、步伐蹒跚、摇摇晃晃的因担心跌倒而紧握着表哥的双手，路人都会投来善意的眼光，频频关心的敦促“小心！小心！”保安和各族人等也会殷勤的上前追问需要轮椅吗？需要帮忙吗？或者在上下梯级、跨越沟渠时都想伸出援手，但碍于疫情没有这么做。弄到表哥不好意思，频频向热心人士解释老人家，膝盖动过了手术。

以前是表嫂掌厨，表哥吃饭，风水轮流转，现在是轮到表哥做家务了。洗衣，晒衣，洗洗刷刷，一天三餐等，这些“重任”都挑在肩上。“现在我的名字已改叫亚来了！”表哥苦笑着对我说：“你表嫂叫我做东做西，不像以前那样亲密（其实也从来没有亲密过）的叫他的

小名:亚成!亚成!而是叫他来!来!来!"他调侃说他已改名为亚来了。

表哥也要时刻提防她跌倒,有一二次不小心在小房倒地起不来,表嫂越来越发福的身体,表哥无法单独帮她撑起站起,(双手在她腋下用力时,她就呼喊很痛很痛)想用力撑椅子,椅子会移动,想扶着桌子旁站起来又不夠高,最后只好想办法让她慢慢挪动到楼梯边,好不容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梯级才撑起站起来。

表嫂越来越大的肚腩让表哥费劲的拉袜、拉尿袜才能给她穿好穿整齐。吃饭时常常会将饭粒菜尾掉到满地满桌都是,这在以前有洁癖的她是不会这样狼狈的。

表嫂也会一直重复的问同一件事,虽然已经问过很多次,也多次得到同样的答案,比如问旁人有多少个小孩?今年几岁?父母多大?今天见面问过了,多几天又会再问同样的问题,乐此不疲,显然她已忘了曾经问过了。

生活中让表哥比较有欢乐的感觉是讲一些小笑话、

幽默的故事和最近发生有趣的奇闻异事以及正能量的新闻,可以逗她开心并轻拧她的脸"蛋"用客家话喊话:"惜你!惜你!(爱你!疼你!)她就会像小孩一样发出"嘿!嘿!嘿!"的笑声(和以前的不一样频率)。有时又会为了剩下的一小包饼干,肚饿的两人争着抢,最后还是表嫂发出同样是"嘿!嘿!嘿!"的胜利笑声。

对表嫂常常埋怨和唠叨,表哥表示还可以忍受,因为如果连这些也没有,如果她只会说:我是谁?你是谁?他又是谁?岂不更糟更坏!

表嫂还认得我,只是眼睛无神,一片茫然,没有以前的灵活明亮。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词句和回忆以前的一些事,讲话的腔调慢了,语音也变了许多,一句一句的好像要思索又思索才能说出口,明显的慢了很多拍。

希望农曆新年孩子孙子回来,她会认得他们,欢聚一堂,同庆新春,共享天伦之乐!表哥的肩膀因有时出力过度会隐隐作痛,不知道是不是五十肩发作,还是尿

酸偏高?像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他也有血压、胆固醇偏高的问题,如果两个人都倒下了,怎么办?

还好儿女们看表哥不堪压力疲惫频现,体贴的请来钟点护理:每个星期二、四、六每次三个小时照顾和打理大小事,减轻了表哥的疲累和负担,让他可以喘一口气。

表哥说有时候也要和她纯真无邪的许下承诺和约定,勾勾手指,让她天真的微笑,好像回到幼年的童真时代。

表嫂在上下楼梯吃力的跨越梯级时会紧握着表哥的手臂,也会恶作剧地把指甲深陷入表哥的肉里并发出"嘿!嘿!嘿!"的笑声,让表哥哭笑不得,还要时常替她检查和修剪指甲。

爱情是甜蜜的,像老酒越久越香醇,但也在漫长的岁月里,考验你的耐性。

衰老已经偷偷来袭,表哥幽幽地对我说。

马来西亚， 祝你生日快乐！

从我办公室座位后面的大窗往下看就是吉隆坡独立广场。昨天随手从窗户往下拍摄独立广场的面貌。

在疫情笼罩下，今年国庆节，独立广场格外宁静，没有任何往日喧闹的庆祝活动。然而，一眼望去，惊喜的发现，窗外远处的独立广场草坪中有一个心型爱心国旗布置装饰设计，静静的、安详的在独立广场上屹立着。

今天是马来西亚独立64年之国庆节日。过去，Merdeka 口号曾经于1957年在这独立广场由国父，当时的首相Tunku Abdul Rahman带领下，响彻云霄！从此马来西亚不再由英国人统治，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

我从窗外往下看，独立广场内的大马国旗依旧飘扬飞翔，微风徐徐，可见广场上几只小鸟自由自在的飞翔，环绕着草坪中那心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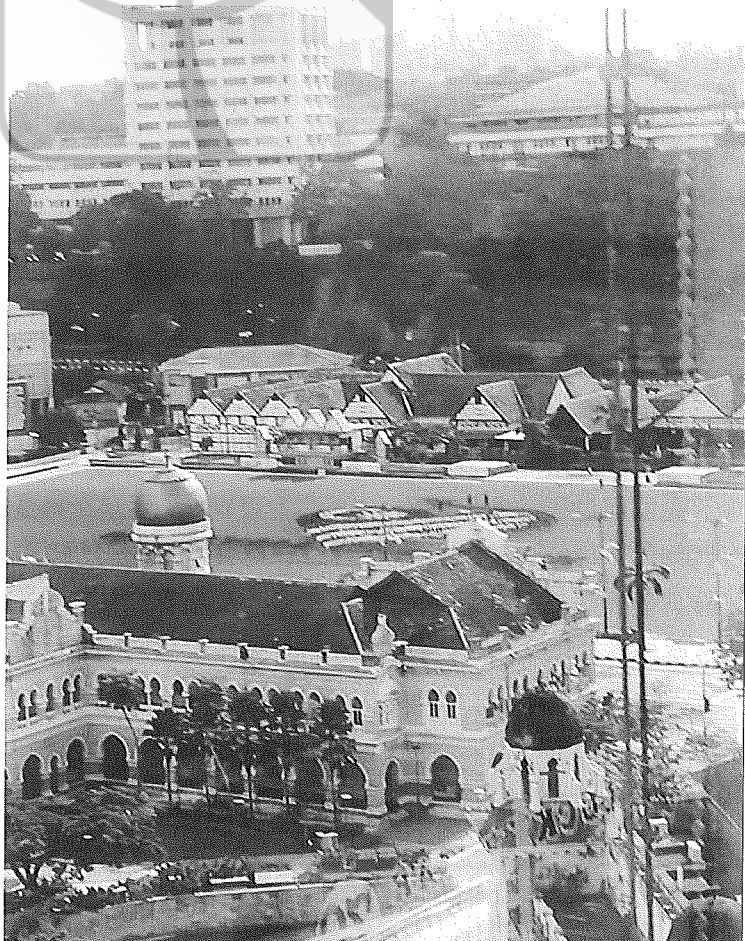
心国旗装饰设计。我心里不禁轻叹着：啊！好美的一幅画啊！

今年的国庆就是这么安详恬静的度过。独立广场上这爱心布置设计有如一颗大大的爱心，轻轻的、柔和的，轻抚着每一个人的心，温暖了每一个在严峻疫情下生活的大马子民的心，而它，也默默地陪伴着那些在

疫情下不幸染疫而逝世的许多同胞们，但愿这大大的爱心也轻抚着他们的心灵，让逝者安息。

我相信，独立广场上的这爱心国旗，将会默默地守护着所有大马子民，陪伴着逆流而上的我们度过一切风风雨雨。

写于2021.8.31.国庆日



/心洁

雨夜中孤立的大厦

回顾去年三月期间全国第一次封城的情景及生活点滴，不禁惊叹作为子民的我们都很乖，很有耐性及守纪律，打从第一天行动限制令开始，大家都合作的乖乖呆在家。

由于工作性质是属于政府规定的关键性领域，需要每天上班的我也每天战战兢兢地出门上班去。各族人民出门前必定戴好口罩，没有一丝怨言，没有如欧美国家的示威抗议，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适应自如的默默地如常继续生活；连之前我们公司大厦四月期间临时遭到封锁也难不倒我们，隔天我与同事们当机立断彻夜搬迁到别处分行继续执行我们的工作以确保银行运作流程与操作程序顺畅无阻，大家由始至终坚守岗位、全力以赴。为此，公司高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我们全体职员那永无退缩、大无畏的服务精神纷纷给予表扬、赞美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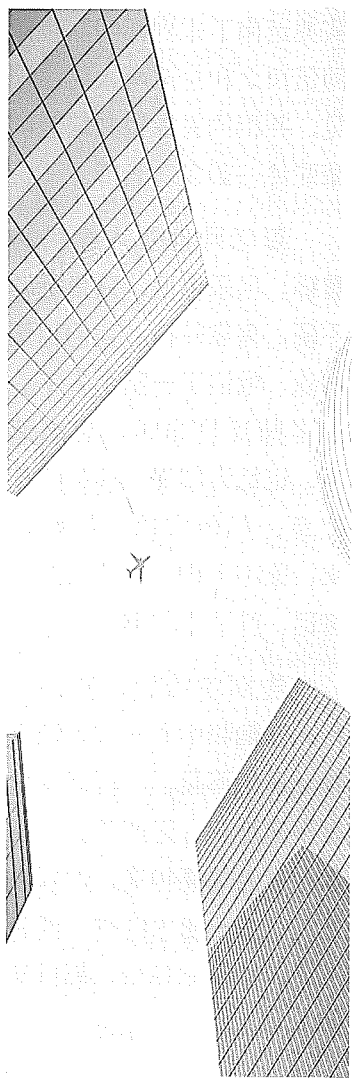
肯定。

记得有一天夜里，在细雨纷飞的路上，我如常的下班，因工作关系第一次重返城里金融街市中心，当时大约是晚上八时许，路过那临时被封锁的我们公司总行大厦时，不禁停足下来多望它一眼，四月十五日前我们还在里头如常办公，忙得天昏地暗，连吃饭时间也没有，如今却“人去楼空”，不禁唏嘘。

今晚细雨霏霏，路上冷冷清清，只见街道上仅有两辆车停泊在路边。雨夜带来的湿意与寒意，更突显了此孤立的大厦之无助感；昔日来来往往的人潮及蓬勃现象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它宛如被遗弃的一栋百年古老建筑物，孤独的屹立在街边一角深深地叹息着……。

雨继续的下着，雨点纷乱的落在我身上，两旁街灯悄然无声地照射赶路的夜归人；细雨纷飞，偶然的一瞬

间抬头仰望黑漆漆的天空，月亮冷冷的挂在天边，它也知道地球上的人们正在身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一场浩劫。



我走过的路

——我认识的驼铃

感恩知遇四十载 悠悠年华话驼铃

今天难得一介与胡友平两位好友从300公里外的实兆远南下来到都门。我偕同伍良之和金苗两人前往接见，并相约去探望文坛老前辈驼铃——彭龙飞老师。

彭老师他老人家精神矍铄，风采依旧，只是行动不便，需靠轮椅。我们相聚甚欢，畅谈了一整个下午。彭老师耳目聪明，思维清晰，记忆力超强，谈起陈年往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毫不含糊，深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告别驼铃后，我们一行人在购物中心一家餐馆进餐。多年不见，一群老友自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正是白发老翁喜相逢，惯看春花秋月。一盅大红袍，两腋生风。往事知多少，都付笑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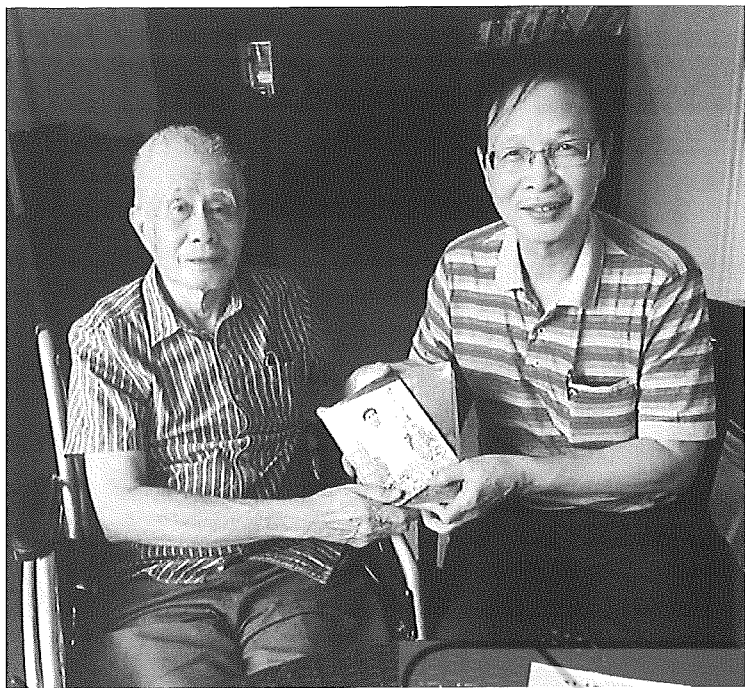


后排左起：胡友平，金苗，伍良之，一介，良木。

谈起驼铃，亦师亦友，浮想联翩，一幕幕往事不期然在脑海显现。与驼铃的相遇是一个偶然、一个奇迹，但细想起来又何尝不是冥冥之中早已有安排呢！际遇曲折离奇，有点长，且待从头慢慢道来。

1980年，我从霹州很北很北的一个小山村——阿育加拉华小调回到家乡实兆远的哲仁华小任教。想当年，芳华正茂，报到那天还

带着娇妻和几个月大的女儿到新学校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说真的，在过去的几年里，还挺喜欢阿育加拉那偏远的小山村，葱葱郁郁的山林和蜿蜒逶迤的霹雳河就默默地在旁边守护着。同事是志同道合、青春活泼的年轻人；村民更是和蔼可亲的老乡——广西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里我竟然还有许多表妹表哥，更想不到的是有一位老阿嬷当着众人面前大声说道：“哎呀，你这样



08.06.2015

大了啊！还记得吗？小时候你光着屁股，我还抱过你啦！”害得为人师表的我尴尬不已。这是我父辈的亲人吧！

我在那儿呆了几年，甜酸苦辣，喜忧掺杂，但似乎苦与忧居多。那种子弹横飞，在宿舍里抱头趴地的日子（肯定没有多少人经历过），日间没电，出入管控（村口军警严查，车辆被搜了个底朝天，后来知道我们是教师才获得些优待），午夜至凌晨六时戒严，半夜里还得跟随手持M16冲锋枪的军人在村里作睦邻巡逻，日常用品得赶往九曲十三弯

的玲珑小镇购买，一次新年期间甚至因炮火连天（惊天动地的大口径炮火，就在大路旁，大河边）而有家归不得，坐困愁城，这当然苦了！

喜的当然也有，村民时常带我们去河边钓‘林哥鱼’（Ikan hantu），西刀鱼，还去打山猪；一班年龄相仿的男女同事，同住一排木板宿舍，欢聚吃喝，打球，都是毕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回到家乡，顿觉海阔天空，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也踏实了，于是开始静下心来作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是

天性使然吧，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涂鸦。孩提时候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窝居在一间木屋里，四周被高大的老胶树和野草所包围着，只有屋前有一块白沙地坪，真是天赐的恩物。我们兄弟姐妹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每天在地坪上玩耍、涂鸦、画公仔。

小学时，最爱看《儿童乐园》，稍长更是迷上公仔书（连环图）和武侠小说如《一剑荡江湖》、《碧血金钗》、《仙鹤神针》^①，五六年级时又爱上了章回小说了，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父亲虽然只在私塾读过一两年的《三字经》、《弟子规》、《幼学故事琼林》，但却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在胶园割胶时，时常教我背唐诗（广西话），给我奠定了很浓厚的语文兴趣。

到了初中，莫名其妙的学人写诗写小说了，当然都是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幼稚文字，还常交给老师审批（我的老师是著名诗人许建吾，太平湖八景就是他命名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师恩永难忘），害得老师啼笑皆非。

他从来不曾给我什么文情并茂、淡雅高远、严谨细腻之类的评语，每次只在我稿纸上写了‘继续努力’，‘力求上进’这几个字，如今想来，真是受益匪浅啊！记得当年社团、报章时有举办学生作文比赛之类的活动，老师常派我代表参赛，我深感责任重大，尽力以赴，彻夜对举办单位的期盼和目标加以研究和分析，充分准备可能出现的赛题。很多次很幸运的，赛题‘虽不中，亦不远矣’，于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因此偶有佳作而获奖。如今想来，我并不是写得比人好，而是投机取巧，胜之不武！不禁哑然失笑！当年学校的图书馆、墙上的壁报栏、报章架上的各种报纸，是我最常留连的地方，可惜没有我最心爱的《学生周报》！是的，痴迷一时的学生刊物，想起那片学生园地，想起那个不知是男是女，是美是丑的向晚馨，他/她会不会是当今马华文坛名宿之一？有谁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扯得太远了！回到家乡，生活安稳了许多，恢复了阅读的习惯，同时醉心中文电脑输入法。囿于当时电



15.01.2017

脑内存的限制，汉语拼音没有词语和联想法，打起来又慢又吃力，就用台湾的仓颉输入法，但后来觉得它较适合繁体字，拆字又不合乎汉字逻辑，于是改学大陆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发觉它非常科学化，把所有汉字归纳成五种笔画，横竖撇捺折，分别安排在键盘上的五个区，简单方便，重码少，速度非常快，是当时（时至今日）^①最受欢迎的输入法。

80年代中，我国报章论坛上发生了一个不小的风波（茶杯里的风波吧），那就是‘汉字罗马化’、‘拼音化’，理由很简单，上帝最后的礼物——电脑只适用

于西文，不能中文化，我们的方块字被判了死刑！报章上许多引经据典弃方块字的言论几乎无日无之。我‘食古不化’，加上血气方刚，常独排众议，力斥拼音化的谬论。我常以《施氏食狮史》^②力陈拼音的不可行，同时也作出分析，证实汉字输入速度已大大超过西文。这茶杯风波后来如何结束，已忘了！

为了推广中文电脑输入法，我曾在多家学校开办培训班，参与过的人数不少，但多少人能坚持使用下去，我不知道，只知道有一两个好友及著名作家做到了。

回到实兆远执教的第一天，在我毫无心理准备之

下，竟然遇上了心中仰慕已久的偶像伟人，彭龙飞老师！马华著名作家驼铃啊！在办公室里，他就坐在我身后！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激动感觉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驼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但在慈颜中却带有不怒而威的神情，教人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彭老师是贷书主任，我一到来就继承了他的任务。我对此工作一无所知，所以就时常询问请教，话匣子也从此打开了。彭老师比我年长，淳淳教诲，使我茅塞大开。

后来，彭老师调职到他校，但我们不但没有因此疏远，反而联系更加密切。彭教师知道我偶有在报章上投稿，不时的给予我鼓励，有时也叫我拿些稿件给他，说是要集稿帮助提拔新秀。彭老师真的给了我很大支持和帮助，我的一些作品（习作）都有在《新明周刊作协文艺》、《南洋商报霹雳文艺》及其他一些文艺栏上发表。

一次闲谈中，彭老师突然提起檳城琼联青将主办一项全国小说创作比赛，鼓励我报名参加。我迟疑了老半天，觉得自己这点能耐肯定

要当炮灰。但在彭老师坚定的眼神下，我决定全力尝试一下。后来成绩公布时，我竟然获得第二名。虽然这只是小小的一次成就，但足够我兴奋了一整夜。彭老师没什么，只是微笑地点头，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又一次闲谈中，彭老师告诉我南华校友会要举办全国小说比赛，叫我参加。我决定再试一次。成绩公布时，又获得第二名。还是老二！后来我得知这次彭老师就是主要评审之一，会不会在暗中助我一把呢？天晓得，呵呵！

又一次，彭老师驾车到我家来，提起中国华人世界文化咨询传播网正举办一项全世界海外华人写作比赛，可通过电脑直接参加。全世界？我只有抱着为参加而参加了。过后，成绩公布了，作品发表在华人世界网站，得了二等奖。千年老二啊！

后来，我跟随彭老师加入了霹雳文艺研究会成为理事，为《清流月刊》的推广及文化事业略尽绵力。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与彭老师、一介、紫梦玲、王涛等一班实兆远著名写作人时常出席一些会议、评审、文学

駝鈴文集 丁有勇 2010年10月
駝鈴風沙跨万里

营等活动。

女儿三年级那年，我带她到怡保去参加全霹中文电脑输入比赛。她的五笔字型输入法是我亲自教导的，小小的她敲起键盘来有板有眼，表现不错。可惜的是她年纪太小，识字不多，再加上经验不足^④，成绩一般。我则连续两年以接近100字的成绩名列三甲，因此被选为霹州代表参加吉隆坡的

全国中文比赛总决赛。自知无法与众多职业快手一较高下，但从中学习到宝贵的经验，并认识了许多中文电脑发烧友，互相交换学习心得与体会，也是一大收获。

由于中文电脑功能逐渐臻于成熟（手写、词语、语音输入也有了可喜的进展）。我无论是阅读，书写，教学几乎都是利用电脑进行的。为了方便自己闲时喜爱涂涂写写的习惯，我开始在蕃薯藤（天空）部落格写日誌。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写什么，自娱自乐，不受任何限制。由于时日一久，写多了，文档臃肿重叠，难以查阅，于是就把它分类成：小说、微型小说、散文、杂文、日誌、游记、（不谈）政治、电脑、评论、体育等栏目。这一来画面就简明确晰起来，每天总要打开电脑浏览一下，写写当日所见所闻或生活的感悟。若干年后逐渐疏于管理，某日心血来潮，打开一看，不得了，全删了，晴天霹雳啊！你道怎地？原来这个开创多年的Yam天空部落服务平台已宣告停止服务了，或者是进行所谓的重整吧，总之就是全被删了。我一时不察，没有

备份，多年收藏，一夕尽付东流，虽不是什么值钱的東西，但也心疼了好一回！

关于电脑打字，驼铃对我蛮有信心，他的几本长篇小说都叫我帮他排版打字的。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关于书本的一些细节问题，如错别字、标点符号、漏字、赘字等等，合作愉快！另外，一介兄的多本著作也曾叫我帮打字，合作得也很愉快融洽。非常怀念那段相处的美好时光。想当初第一次替某著名作家打字时，因为没经验，去印务公司讨教，说是不用分段，不用页面设计，他们会全部帮我搞掂，不料被误导了。我一面求快，速打盲打，结果搞得面目全非，校对改正花了大量功夫，蛮尴尬和惭愧的。经此一役，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此后学乖了，稍减速度，不能像输入比赛那样狂敲狂打，要集中精神，冷静触键，错误就自然大大减低了。每次打完四五页后，快速从头翻查一遍，如此既可借机人松弛一下肌肉，保护眼睛，又可检查错误，一举多得。

如今驼铃老师与儿女居住吉隆坡，深居简出，

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曾多次前往探访他老人家。这次难得与一介、胡友平、伍良之和金苗几位好友联袂前往与驼铃老师相聚，共进午餐，深感幸福与欣慰。“驼行风沙跨千里，铃动文坛铸春秋”谨此祝愿驼铃老师松柏常青，福乐安康。

01/11/2022写于吉隆坡

- ① 儿时看的武侠小说《一剑荡江湖》、《仙鹤神针》、《碧血金钗》其实是山寨本。原著是：《惊鸿一剑震江湖》、《飞燕惊龙》、《玉钗盟》。见拙作《山寨三》。
- ② 目前中国大陆已研发出一种超越五笔，号称一分钟就学会的“新方码”。见拙作《汉字需要改革吗》。
- ③ 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适市视狮。视狮，恃矢势，使是狮死。使狮尸适石室，石室湿，试食狮，始识是石狮。
- ④ 三年级女儿初次参加中文输入比赛，经验不足，开赛枪光一闪，响声未闻，百余台电脑已争先抢闸，万马奔腾，雷动的响声几乎把整个礼堂都震塌了。她被吓傻了，等她回过神来，人家都打了十来个字了。见拙作《我爱电脑》

/高秀

在评与判之间和之外的思悟

我当过评审，也当过评判，当然都同样是决定赛事的胜负和优劣的工作；稍有不同的是，前者多了一些文字和内容的相互比较和查核，甚至需要通过会商才能定出结果，而且公布成绩时还需扼要评述。这样的任务并不轻松，有些过来人还因此给它贴上“吃力不讨好”的标签；其实个中苦处大半来自本身面对两难时的抉择，还有就是个人意见受到质疑。

我也曾参与一些团体主办的学艺赛事，因此体验过其中的困难；除了张罗经费，征求评审或评判就很伤脑筋。当然具有专业水平而又资深者大有人在，但他们都名气逼人，不容易请得动，何况小场合也不配，只好求助于当地的文化界人士或所谓的有识之士——最好是对赛事项目有所涉猎的，例如语文老师 and 音乐指导等等。

因为曾经在写作和词曲创作上活跃过，不怎么亮眼的小小成就却让朋友们高估了，认为我兼有“指指点点，评头品足”的能耐，于是把我归类到导师的级别——我其实哪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充其量只是一个对文艺项目感兴趣、爱好艺文活动及喜欢欣赏他人的作品和表演，仅此而已。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共同推动文化传承和发掘优秀人才”的大前提下接受任务的，也就是协助主办单位圆成活动；既如此，冲着责任感，我总是很认真的工作，一副“牢记重托，不负使命”的严肃样。如若出现意见相左或分数过于悬殊的情况，我不会闷不吭声，但在表达观点过后，就一定服从多数人的决定；这样的一种过程不常有，不论是相互交锋还是相互交流，却都能让我从中获得不少启示和领悟。

通常一般比赛都有一套既定而大家又熟知的评分标准，例如关乎写作的作品内容和表现手法、关乎歌唱的音准和台风以及关乎演讲之类的声调掌控和流畅度等等，但评审或评判的主观思维，或者说由于个人对某些细节的喜好和排斥，都可能引起争议。总之是“各花入各眼”，判决若游走在公正与偏颇之间，最后的结果难免会惹来刺耳的闲言闲语。

我就仅仅碍于年事问题，避免应酬式的为难自己，近几年都不接受这种曾经自嘲为“好为人师”的工作了；但回忆是有的，而且还不时提出来跟写作圈友辈及教育界同侪相互参照经历，回味和检讨兼而有之。聊到酬劳问题，都说领到的大多是纪念式替代品，包括盾牌、锦旗或感谢状，外加餐饮招待；这显然是一种惯例，表明工作是义务性质的，大家也就“乐此不

疲”了。

但一些比较有规模的组织倒很重视评审团成员的付出，评审费和交通津贴都不缺。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某个乡团的州级总会主办全州中学生散文创作赛，该会主席曾亲自约会各个评审，赛后还登门将五百令吉评审费送上，可说诚意满满，敬意十足。相反的，另一次某州政府属下的一个策划小组主办的全国经济论文赛就变了样：优胜者奖金虽照发，说好的评审礼物却迟迟没有下文，时日一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经历那么多回从评阅、审视到打分的过程，总有些事或观感深留脑海里。印象中，最常引发热烈讨论的是寻求题材突破、手法独特的写作比赛，因为要从流派不同、风格各异的参赛作品中挑出优胜者很考理性评析，如果评审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或者说不以兼容并蓄的意识去看待前卫创作，彼此对立的局面就不能免了。

某一次评新一代散文赛，发现其中一篇笔调高雅、词藻华丽，显见作者

的文字功力；但评审的意见不一，有者认为那只是一篇美文，有“舞文弄墨”的野心在，不予好感；接着再次深入考量它的内容，虽满纸离情别绪，终究是乡愁感怀，不是一般梦呓，于是让它入围，最终还得奖。因了这件事，过后我陷入沉思之中。

我沉思什么呢？就“文学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这句话，觉得它很有意思。我想，有文学味的书写固然耐读，但若在文字上过分雕琢，内容上充斥繁芜而又不知所云的自悯式内心剖白，结果往往会沦为“孤芳自赏”。忝为评审，我从此保有个人底线的评审标准：参赛作品须着重描绘人生、反映生活及刻画人性，并要求不尚奢华的行文、结构完整及内涵丰富。

我一直认为国中生的华文水平比不上独中生，直到某次评审州级中学生散文创作赛才改观。之所以有这种观念上的错误，全因国中有条例限制：少过十五名学生要求就不开母语班，即使人数够了，母语班也非正课；似此情

况，学习上肯定遇阻，除非自己态度积极。居然有国中生在华文写作上与独中生并驾齐驱，甚至在三甲中抡元，这说明掌握语文在于个人的努力，不关乎概率什么的。

每每根据赛章规定的作品内容如需着重培养爱国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及表现道德情操等等作评选时，发现一些作品并不具备所需条件——不知是作者忽略了还是有意不予理会，结果被割爱了。就如多年以前，某报主办中学生国内旅游写作赛，目的和文章类别都已阐明，可有些作品却是记录生产过程的《XX厂参观记》及纯描述风景的《我喜欢看山》等，真的和旅游扯远了。怎么会有这种“失误”呢？怎么想都不能理解。

最怕遇到“稿海战术”，以致初审时疲于奔命。指的是童诗、儿童寓言及童话创作赛，以学校为单位，当中有指导老师习惯性地把所有稿件——少则数十篇，多则上百篇，一股脑儿往收稿处送，因此总数量达千篇以上也不足为奇。是因为要提高获奖的机率吗？还是

老师不愿意分担“过滤”的工作？都是心态问题。面对“良莠混杂”的一大堆来稿，身为评审的，也只能埋怨主办当局没有事先设限了。

在这讯息传播无远弗届的网络时代，听说过连博士学位都有人剽窃的，但不曾想过小学生也抱着侥幸的心理而抄袭。评审时，发现某篇佳作中有不常见的地方性用语和一些让人起疑的情节等，试着通过主办方的人员上网查察，还真能追踪到原作而揭发抄袭事件。更吊诡的是：有关的指导老师懵然不知，还以为学生进步神速呢！

转个话题说当歌唱比赛评判时的所见所闻，当然也包括感触。记得六七十年代的歌唱赛也很热闹，现场吉他乐队伴奏，大奖通常是电视机或其他电器。有一回，比赛正待开始，乐队的主音吉他手突然来到我身旁，很老友似的笑着脸，并轻声地说某个编号选手是他的女友，希望我多多“照顾”；当时的我可说“入世未深”，没料到会碰到这种突兀的事，总是感到压力，又有一丝莫名的不自

在。

说到评分，有时真的很难拿捏。我一直记得的，莫过于七十年代初在柔北举行的一场“龙虎斗”，当中有十多位歌手不约而同的选唱周蓝萍作曲的《一朵小花》；由于个个都是有名气的好手，不仅唱功了得，台风也都稳健，但我感觉不到所谓的各有千秋，反倒觉得是“同出一辙”，难分轩轻，一时间内心挣扎得好难受。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时兴噱头十足的《冠军争霸》或其他类似的赛场，评判从三个增至五个，以示隆重；看似评分压力分散，但面对高手如云的拼搏，水准差别又仅在毫厘之间，纠结于是产生——不知其他评判感觉如何，我自己可几乎拿不定主意了。

曾听说有主办单位搞黑箱作业，我不相信传闻，直到某一次发现一点小状况，这才起了疑心。那次是应邀到某小镇当评判，前来角逐的歌手多来自县内；比赛完毕，工作人员收回评分表，过后也没表示需要核对成绩或是什么。回程时，我心里一直有话憋着，因为冠军得

主真的不够出色，而且不在我的三甲名单内；终于忍不住问同车的另两位评判，他们也同声表示得分最高者另有其人，至此三人才恍然醒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让评判参与核算分数和终结商议是重要的。

其实，很多参加卡拉OK赛的大婶大叔们只是藉机会登台唱歌，不是想要和人较量；从极度重视衣着和依赖光碟上的字幕就可知他们仅仅乐于享受舞台，志不在奖项。真正很在乎的，应是那些不满意抽到排在前头的登台顺序而借故迟到、怀疑甚至怪罪音响人员靠害以及每回都以同一首老本歌曲应付决赛的歌手——由于把得失看得太重，前者经常引起事端，后者缺乏挑战新歌的勇气和信心，都不可取。

在童星吃香的那些年，儿童歌唱赛顺势而起；相较之下，我觉得

给孩子们演唱评分有另一种难度，因为他们所选唱的不全是儿童歌曲，有些还是时下流行的调调，不合儿童的心智发展。另一方面，小小年纪

就被当成“摇钱树”，也就是被刻意打造成唱跳型表演者，服装甚至暴露，唱腔一味模仿，又装成熟，可说全然漠视了音乐的本分要求。

有一回，在颁奖仪式结束后步离赛场时，某家长一脸不高兴地上前质问我，和另一位评判：“我的女儿哪里唱得不好？”难怪有人会说“没有输不起的儿童，却有输不起的父母”了。

在教育界服务期间，也曾不时受邀到各校当诗歌朗诵赛评判。诵诗和唱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声音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感情；歌声依循旋律的走向，诵诗以声音的强弱和速度穿透意境，都是听觉艺术。我一直没忘记某位大专男生朗诵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时的沉稳表现：在台上，他先默然地站立一会，深邃的双眼只望着一个方向，接着以厚实的嗓音朗出诗句，慢慢的，偶尔有间歇，吐字明晰，让人听得懂、听得清；他没有用什么肢体语言——没有，就只呈着一脸坚毅的神情，但我被感动了。

可能是受到影视作

品的影响，后来有人喜欢用背景音乐来烘托诗歌朗诵，例如搭配理查克里门的钢琴小品和喜多郎的悠婉曲调等等；本来有助于氛围的酝酿，可惜往往因音乐声量调度不好，结果“喧宾夺主”，影响可大了。还记得有位参赛者想出奇制胜，朗诵《窗前闻笛》时安排同学站在台上一隅吹笛子，岂料他那不经意的“装模做样”反而惹笑观众，真是得不偿失。又有一位朗诵《醒狮》的，还安排同学舞着两具狮头上台，可说噱头十足，但这种丰富视觉的加插只是另类的哗众表演，反而破坏了属于听觉艺术的朗诵了。

一般学艺比赛都有专任司仪报幕，若参赛者仍在诵诗之前介绍说“我是XXX，来自XX华小，我要朗诵的诗歌是XXX”，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真没有必要。也许是指导老师太过拘泥于陈规吧，就连演讲比赛也有类似的“开场白”，显然多此一举。

对学生演讲赛不能有太高的指望，因为讲稿十九由老师代笔或剪裁自报刊上的文章，不论内容、

用词及观点表达上或都超乎学生的认知，怎么听都觉得有欠自然，何况还要背稿。背稿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撇开内容不说，参赛者要达到陈词流畅自然、声调抑扬分明及台风从容自信的水平确实不容易。曾听一位老师说，由于气氛严肃，上台者的表现又都大同小异，以致整个赛场了无生气；而他的学生的上场顺序排在最后，越等越觉得气馁，一股未战先败的心绪袭来，于是笑着鼓励他：“你要是能把评判都唤醒就成功了！”这虽然是个笑话，往深一层想确是蛮有意思的。

坦白说，我对另两种评判工作心虚的很。一是书法比赛，有过那么几回，跟在前辈行家的背后，没敢多提意见。天晓得我不会吊笔写字，只是行书小楷让人“惊艳”了几次，这就被看上了，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我对书艺素有研究。虽然如此，我喜欢也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因此选挑写得好看的字还是能力可及的。另一是辩论会，蒙主办方“青睐”，心想不妨见识一下年轻人的唇枪舌剑，也

/刘树佳

PhD, MMLS, B.A (UM)

无常示现

就欣然应邀，岂料到了会场才知道辩题是有关劳资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非常有限，因此感到力不从心，只好着眼于辩论员的机智、风度和语言表现上了。

但不论称职与否，我都在过程中分享了好些少有外露的乐趣和喜悦。就如文学创作赛中，每每读到感情真挚、行文洒落而又兼具文采的作品时，总是禁不住读之再三，心里好羡慕作者的文笔，甚至在第一时间锁定它得奖，还喜孜孜的，像做了一件好事。歌唱比赛让我相信了“高手在民间”。这句话，原来某些素人唱将的歌艺好到出奇；优质的音色加上别具一格的演绎，让我深深陶醉。还有就时孩子们的造型和才艺表演最能让我嘻哈哈，例如出现在化装比赛中的济公和孙悟空等等，配搭影视主题音乐的播放，个个都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直把我逗乐了，一时“眼花缭乱”，不知如何取舍。

(2022年11月)

我念中学的时候，在短短的三年内失去祖母和大姑。这两场死别，让当年还是中学生且未成熟的我，比很多人更早尝到爱别离苦的滋味……

我是家中的长孙，祖母最疼我。小时候，晚饭后，祖母总会牵着我的小手到二楼，然后让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念经。只见她小心翼翼地从小木盒中取出一串檀木念珠，然后盘起腿，开始用潮州话念佛经和佛号。我当时年纪小，祖母念的经文我一句都听不懂，长大后，我才知道她当时念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还有，我特别喜欢听她念的潮州音大悲咒，不缓不急，不温不火，听起来很舒服，我经常在经咒中沉沉睡去。听得多了，我竟然也会背诵此神咒，当时我才七岁。

祖母是在我念初中那一年过世的。记得她离开的那天早晨，她如常下楼盥洗和吃早点。大约十点钟，她就坐在她平日坐的红色塑料

椅上往生了，跟坐着入睡没两样。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大姑放声大哭，不断猛摇祖母，硬要把她摇醒。我顿时觉得无常就在我面前，令我措手不及。伤心的泪滴在祖母戴着玉镯的手上，而她再也不会安慰我了。

八小时后入殓，祖母的遗体还是柔软如生，替她穿上寿衣和海青的师姐们无不啧啧称奇。前来助念的圆妙法师赞叹祖母是个很有福报的人，我想这是她一心念佛礼佛行善修来的。世寿86岁的她躺在棺中，遗容平静安详。她在里头；我在外头，一片板把我俩相隔成两个不同世界的祖孙。我和弟妹坐在祖母的灵柩旁，把一遍又一遍的佛号送给她。当时我在想：人死后到底魂归何处？还会不会回来看家人呢？

举殡当日，晴朗的天空下起了一阵绵绵细雨，仿佛是在观自在菩萨为祖母的丧礼洒下甘露水。载着祖母灵柩的灵车来到甘马挽华人义

山。当时，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漫山高低不齐的坟墓，突然对死亡惧怕起来。或许我当时还未了解死亡。简单的诵经仪式后，祖母的灵柩缓缓降入已挖好的墓穴，旁边是一堆黄土。我把手中的菊花投入她的墓穴，那一刻我亲眼看到一个生命回归尘土。

过后，我们在家中为祖母设灵，49日内昼夜播放阿弥陀经和弥陀圣号，不曾间断。听了《佛说阿弥陀经》，我才知道原来宇宙间有极乐世界，那是个“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净土。刚接触死亡的我在想：要是祖母能够往生彼国土，那该多好。经文告诉我，这是释尊在没有弟子提问的情况下主动宣说的经典，不容小觑啊！就这样天天听经，七七日后，我竟然能背诵出《阿弥陀经》。我相信自己前世曾跟佛结缘，否则我不会对佛经有种无法言喻的熟悉感。而祖母当年用过的那串念珠一直挂在我卧室的墙上，仿佛她天天都陪在我身边，偶尔我会用它来念佛。

祖母之逝给孝顺的大姑带来很大的打击。当年大

姑为了照顾祖母而放弃了一段婚姻，而今老母亲走了，换来她天天夜里以泪思亲，我经常在夜里被她的哭声惊醒。可能是忆母成疾，祖母过世三年后，大姑被医生诊断出患上末期肺癌。在她接受治疗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在放学后前往甘马挽中央医院陪她说话。她曾对我说：“我要是早一点看开放下，就不会这么快得病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地握住她那只瘦骨嶙嶙的手，就一直紧紧地握着，不想放手。

这段日子，母亲和我也陪大姑到处看中医，甚至去问神，可是她的病情一直没有起色。我教她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慈悲的大士加持。当她被病魔折磨到痛不欲生时，她便大声呼唤菩萨的名字，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中，恨不得替她分担一部分痛苦。最后，大姑还是敌不过可怕的病魔，在她进进出出的中央医院逝世了，当时我还是中四生。

大姑被送到殡仪馆后，我看到她的遗体肿胀得相当厉害，想必是体内的癌毒正散发出来，而这具皮囊现在

变成什么样子已不重要了。我们以佛教仪式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前来吊唁的亲友都说大姑还不到60岁，未到古稀之年就已离世实在可惜，可是我心里明白，无常不会只带走老年人，有不少年轻人尚未尝到老的滋味就被逼脱离人身了。

我们遵从大姑的遗愿为她火化。在雅姆火葬场，我再次感受到无常离我很近，近得令我不寒而栗。在弥陀圣号声中，大姑的灵柩缓缓走进四四方方的焚化炉。那一刻，我知道痛哭根本唤不回她那已远去的魂。于是，我双手合十，努力地用佛号来抚平心中的悲痛，也希望她在佛力超荐下尽快离苦得乐。过后，大姑的骨灰安放在文德甲慈恩寺的地藏殿，方便我和家人前往拜祭。

大姑辞世数年后，我屡屡在梦中见到她痛苦的面容。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相同的画面不断闯入我的梦境，我开始害怕起来。莫非大姑还没有离苦，特来向我报梦求助？猛然想起，她生前经常在过年过节时买活生生的鸡鸭回家宰杀，然后用它们

/李佩娴

我们的距离

距离，就是我说张小娴而你说泰戈尔。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可以以这般距离相互沟通，成就彼此。即便我喜欢原汁原味的中文文字而你喜欢历经转译成格式化的故事情节。感谢我们一如既往的默契。

都怪距离，我们没办法触碰彼此，就连最简单的牵手和拥抱都做不到。可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文字作为媒介，让距离将它们打散并串起来，一个词、一行诗、一段文字、一本小说……然后以此作为连结，然后接吻。仿佛越遥远，成就越精彩的文字内容。

尔后，我们变得更美也更温柔了。有人说距离就是美。是嫦娥那般只看见身影的美？还是西施被藏在远方的美？我想，都没有。这般距离的美，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一切都不会只停留在表象，因为表象会随着我们的思维而改变。晴天的时候可以有阳光的形状，阴天的时候会有对彼此体温的眷恋，雨天的时候还会有传出对方关心话语的虚构的电话亭。

即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念你，希冀和你靠在一起，任由棉花糖般细小而甜蜜的线条将我们围绕，将距离浓缩浓缩再缩小。然后我们不再为这样的距离流浪，因为有了彼此，我们四海为家。

来拜神祭祖。糟了，难道是杀业把她拖进黑暗的恶道？

我连忙把此梦告诉东甲洄娑精舍住持真耀法师，他建议我们一家人为大姑启建报恩法会，至诚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法会当天，我怀着诚挚之心，代已失去人身的姑姑顶礼诸佛菩萨洪名，每一拜都在代她求忏悔。法会圆满结束后，我跪在三界导师佛陀面前，把礼忏功德悉数回向予她，希望三昧水能够像洗除悟达国师膝上的人面疮那样，把她累世的罪障都清洗干净。

当晚，“怪事”发生了。没参加法会的母亲告诉我，她在梦中“看到”衣着光鲜洁净的大姑身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亭台楼阁宏伟壮观，池中莲花比车轮还大，不似在人间。母亲还告诉我，大姑不断催促她快离开那个不是凡人住的地方。然后，母亲便醒了过来。她没把这个梦告诉外人，因为她觉得即使说出去也没有人会相信。不过，我却对此深信不疑。我深信佛法无边，也相信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梦到大姑了。在这件事上，我多年来所学的知识根本给不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而今算来，她们已离开我二十余年了。我经常在独自一人时想起祖母和大姑，当年跟她们一起生活的画面依然清晰如昨，是的，她们从未跌出我的记忆王国，一直都在。而今生能够与她俩成为亲属，我相信这是累世多生种下的缘所牵引。如今，我与她们的尘世亲缘虽已幻灭，可是，我相信我和她俩有朝一日会在没有苦难的世界重逢，再续前缘。到时我们还会认得彼此吗？我想会的，应该会的！

/方成英译

英译《古籍中的武侠》选篇②

麻衣张盖人

UMBRELLA MAN IN HEMP

During the era of Hui Chang (reign name of Emperor Tang Wu Zong in 841 - 846 AD) there was a champion from the Left Army Group named Guan Wan Di (literally Mr Guan, a match for ten thousand) who boasted great physical strength and was capable of lifting gigantic cauldrons and carriages, for which he had gained wide acclaim.

One day he was with his companions at a tavern the east side of town when unannounced came one in humble hemp clothing , holding an opened umbrella. This man came straight to their table, grabbed a wine goblet and began to drink like nobody's business.

Wan Di fumed , wrung his wrist and stared at him but the man did not seem unduly perturbed . Some from among the pugnacious ones at the table then gathered and joined force to shove and drag him. But they could not budge the man even an inch.

As the crowd who had come to watch swelled, the man spoke, " I am here to challenge the might of Mr. Guan to see who is the stronger. Mr.Guan is invited to throw three punches at me first , then allow me to return the favour." Having said that he rolled up his sleeves and stood hugging the house pillar.

Greatly incensed by his irreverence, Wan Di set his heart upon taking the man's life . Thus he delivered three blows with all his might, but they were all like landing on wood and stone. All that the spectators could see was the pillar and the building shaking in a tremor but the man stood where he was , solid as rock.

The man laughed and said, " Now it is my turn !" So he raised his arms. His palms appeared as large as winnow baskets and held exceeding a zhang* (one zhang was about 3.30 metres) high , slowly pressed down like two lofty mountains. The tough ones who were beside Guan without exception shivered in fear. All knew this was no common man, so pulling Wan Di along, they knelt and offered apology profusely. Before they realized it the man was gone.

Wan Di was sick and bed-ridden for more than a month and from then on, his strength diminished somewhat.

From

麻衣张盖人 /唐 康骈《剧谈录》

TRANSLATOR'S FOOTNOTE

A true champion always reminds himself against ostentatiousness and arrogance , being appreciative of the truth of the age-old sayings ' there is a sky wider and higher beyond this sky 天外有天 ' and ' if a mountain is high, there is always one higher 一山还有一山高 ' . Humility is a much needed virtue, especially in the treacherous world of martial art.

麻衣张盖人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挾辘，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旁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击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己，欲令陨于手下，尽力拳之，如叩木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稍减。

唐·康骈《剧谈录》

/方成英译

英译《古籍中的武侠》选篇③

京西店老人

OLD MAN OF THE WESTSIDE INN

Wei Xinggui himself told of a time when he was touring west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as a young man. One day, rested well at an inn he prepared to resume his journey at dusk. An old man in the inn said to him, “Do not travel after dark for this is bandit country.” Wei said, “Not to worry, I’m well-versed in the way of the bow .”

Thus he travelled several tens of li (Chinese mile). As darkness fell someone began to stalk him from among the scrubs. Wei bellowed at him but there was no response. He fired several arrows all of which found their mark , still the stalker persisted. Having finished his arrows , Wei panicked and bolted.

A while later, it began to thunder and a tempest began to brew. Wei dismounted from his horse and stood with his back against a big tree. At once flashes of lightning appeared in the sky chasing one another like polo mallets. Gradually these approached nearer his tree. Soon the flashes of lightning were hovering above his tree. Wei felt objects falling in profusion before him. He took a closer look. They were chips of wood.

In no time the chips of wood had collected deep enough to bury him up to his knees. Terror-stricken Wei threw away his bow. He faced skyward and begged for his life, making deep bows profusely as he did.

The lightning gradually moved higher till they totally disappeared from sight. Likewise the wind and thunder subsided.

Now Wei found the big tree bare and all its branches gone, so were his horse and saddle. He made his way back the inn. The old man was there hooping a wooden barrel. Wei surmised that this was one with superhuman prowess. So he came down on his knees and apologized for his folly.

The old man burst into a hearty laughter and said, “Don’t you boast of bow and arrow, you ought to know swordplay.”

He took Wei to the backyard and pointing at the horse and saddle there said, “I used those just to test you.” Then he produced a barrel plank, on which were all the arrows of the previous night. Wei beseeched the old man to take him as his servant, to carry water and provide labour, but the old man declined. Nevertheless he shared with him certain finer points of swordplay. Thus Wei also learned a thing or two.

From

京西店老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Here is another Chinese saying: If you fail to take heed of an old man's word, a set back awaits round the corner *bu ting laoren yan, cikui zai yan qian*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especially when this was no ordinary old man.

This is one of most-read classical stories of Wuxia in China. The old man appeared to be a Jian Xian 剑仙 or immortal swordsman who had retired to run a little inn. The protagonist Wei Xinggui was not a fictional figure. He liv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hailed from an affluent family in Loyang city. Flamboyant and not one to bury himself in books, he had taken up martial art in particular archery and as a young man had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as a chivalrous knight in Loyang.

This tale was retold by a middle-aged Wei himself as he reminisced about his younger days. If many parts of the story were figments of his rich imagination, the message he wanted to impart was unmistakable. Apparently he evolved into a much accomplished swordsman, still chivalrous, but self-deprecating and very humble.

京西店老人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稍，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扎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

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馱，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也得一二焉。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京西老人六
風雷電板一片





陈胜尧医学博士

四语班顿特辑

1. Bom Nuklear

Ada manusia memang suka berperang,
Bom nuclear sungguh musnah Hiroshima;
Ada negara sekarang juga berperang,
Bom nuklear sungguh tegah diperguna.

核子弹

有的人喜欢战争，
广岛被核弹摧残；
现有国家续战争，
千万不能用核弹。

بوم نوکلیار

،اد ماءنسي ميمغ سوک برقرغ
بوم نوکلیار سو غکوه موسنه هيروشيما؛
،اد نکارا سکارغ جوک برقرغ
بوم نوکلیار سو غکوه تگه دفرکون.

Nuclear Bombs

Some love wars as a hobby,
Hiroshima was destroyed by atomic weapon;
There are wars in some countries,
Never use nuclear weapons.

2. Muzik

Muzik budaya semua bangsa,
Semberono bukan cara pemain;
Muzik Asia juga Rusia,
Cello dengan tuba berlain.

音乐

音乐种族文化晶，
玩音乐不能轻率；
亚洲与俄国都精，
大提琴大号都帅。

موزیک

،موزیک بوداي سموا بغسا
سمبرونو بوکن چارا ثماءين؛
،موزیک اسيا جوک روسيا
چيلو دغن توبا برلاءين.

Music

Music is the culture of all races,
Carelessness is not part of music;
Good music is found in all places,
Cello and tuba give different music.

3. Risiko Siber

Pelajar belajar era ilham,
Biasa dalam kemahiran siber;
Pelajar sedar ada penggodam,
Sentiasa faham kelemahan kom-
puter .

网络风险

学生学现代知识，
很熟悉网络技术；
学生知黑客行事，
能了解电脑坏处。

رېسېکو سېبر

،فلاجر بلاجر ايرا الهام
بياسا دالم كماهيرن سېبر؛
،فلاجر سدر اد فغكودم
سنتئياس زهم كلمهم كومفوتر.

Cyber Risks

Students learn modern knowledge to be better,
Getting good at skills in cyber,
Students learn about hacker,
Understanding the terrible risks of computer.

4. Teladan

Ketika pandemik Covid-19

Semua jangan sengaja bergabung,
 Kerana kuman senang merebak;
 Ketua dengan sengaja berhubung,
 Tiada teladan senang dijiplak.

模范

新冠疫情期间

大众是禁止聚会，
 因新冠容易扩散；
 但领袖擅自集会，
 以身作则是免谈。

Example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All people are banned from gathering,
 Because Covid-19 spreads rapidly;
 The leader carries on partying,
 Providing no example to anybody.

تلادن

کتیک فیندیمیک کووید-19

سموا جاغن سغاج برکابوغ،
 کران کومن سنغ مریق؛
 کتوا دغن سغاج برهوبوغ،
 تیاد تلادن سنغ دجیقلق.

5. Halang Covid-19

Virus menimpa orang sebak,
 Sehingga tebus gempa negeri;
 Terus berusaha tentang wabak,
 Sehingga virus tiada kembali.

对抗新冠

病毒侵袭人不宁，
 传染全国无安日；
 续努力对抗疫情，
 直到新冠都消失。

هالغ کووید-19

ؤيروس منيمفا اورغ سبق،
 سهيغك تبوس كمفا نكري؛
 تروس بروسها تنتغ وابق،
 سهيغك ويروس تياد كمبالي.

Stop Covid-19

Virus makes people very sick,
 Spreads all over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fight the pandemic,
 Until the virus is no longer active.

6. Pendapat Berbeza

Covid-19 adalah virus baru.

Terdapat pendapat berbeza mengenainya.

Layang gagak juga dara,
 Sekalian tidak halang angkasa;
 Pandang jarak tanpa sewarna,
 Asalkan tidak kekang dunia.

不同意见

新冠是新病毒。人们对它有很多意见。

燕子乌鸦及鸽子，
 万物未阻碍天空；
 不同意见正常事，
 只要不妨碍大众。

Different Opinions

Covid-19 is a new virus.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

Swallows crows and pigeons,
 All things don't block the sky;
 It's usual to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But don't harm the community.

فنداقت بر بيزا

كووید-19 اداله ويروس بع بارو. تر داقت فنداقت بر بيزا مغنايئ.

لايغ كاكق جوك دارا،
 سكاليان تيدق هالغ اغكاس؛
 فندغ جارق تيدق سورنا،
 اسلكن تيدق ككغ دنيا.

7. Bencana Mulut

Pada April, 2020, Presiden Amerika Donald Trump suruh orang makan disinfektan dan suntik sinar ultralembayung untuk jangkitan Covid-19.

Bila jaga akan infeksiyen,
Usaha ligat atasi bengkak;
Kata cuba makan disinfektan,
Bencana lompat dari tekak.

祸从口出

2020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新冠病人可以吃消毒剂，注射紫外线。

当照顾感染病例，
尽可能克服病情；
说可服食消毒剂，
祸从口出真不幸。

The Head's Cost

In April, 2020, US President advised Covid-19 patients to take disinfectant and to inject ultraviolet light.

When treating infection that's serious,
Try hard to overcome the cause;
Saying: take disinfectant for the sickness,
The tongue talks at the head's cost.

بنچن مولوت

في افريل، 2020، فرسينن اميريك ترمپك دوتلد ترامف سوروه اوررع مانن ديسينفيكتن دان سونتيك سينر اولتراليمبايونغ اونفونج جفكتن كوفيد-19.

بيلا جالك اكن اينفيكتسين
اوسها نيكت اتاسي بنگكق؛
كيت جوبا مانن ديسينفيكتن
بنچن لومفت نري تكق

8. Manusia dan Pandemi

Hubungan baik mamalia Asia,
Itu dapat cegah sebak;
Hubungan baik manusia,
Baru dapat cegah wabak.

人类与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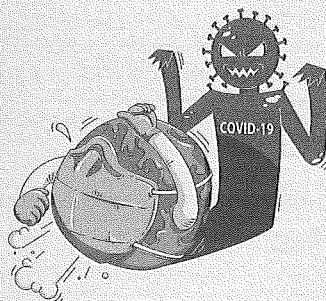
亚洲哺乳动物多，
洪水涨或可回避；
世界人类关系妥，
才可防控大疫疠。

Humans and Pandemic

Asia has many mammal species,
Perhaps flooding can be prevented;
In the world, there're good human relationships,
Then, pandemic can be eradicated.

ماءنسي دان فينديميك

هو بوغن بايق مماليا اسيا،
ايت داقت چكه سبق؛
هو بوغن بايق ماءنسي دنيا،
بارو داقت چكه وابق.



9. Badan Sihat

Jiran dekat timur padang,
Nak senang nak hijau;
Badan sihat umur panjang,
Tak bimbang tak risau.

身体健康

邻居在草场东边，
需要舒服草绿绿；
身体健万寿无疆，
必须要无忧无虑。

Healthy Body

A neighbour's at the field, on the east side,
Looks for comfort and greenery;
A healthy body and long life,
Needs to be without anxiety and worry.

بادن صيحت

جيران دكت تيمور فادغ،
نق سنغ نق هيجاو؛
بادن صيحت عمور فنجغ،
نق بيمبغ نق ريساو.

10. Jaga Masyarakat

(Kerana pandemik Covid-19)

Tuntut ada tempat aman,
Belatuk bina sarang sesuai;
Lanjut cara tepat berkesan,
Untuk jaga orang ramai.

保护社会

(对付新冠疫情)

寻找安全的地域，
啄木鸟筑巢树洞；
继续适当地防疫，
保护所有的大众。

جاكا مشاركت
(كران فينديميك كوفيد-19)

تونتوت اد تمفت امن،
بلاتوق بينا سارغ سسواي؛
لنجوت چارا نقت برکسن،
اونتوق جاكا اورغ راماي.

Protect Society

(From Covid-19 pandemic)

Find a place that's secure,
Woodpecker nests in a tree hole;
Continue with suitabl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people.

11. Alam Imbang

Lang tegar langit panjang,
Cukup pandang alam kita;
Lang sambar pipit padang,
Wujud imbang alam semesta.

自然平衡

老鹰翱翔是天青，
鸟瞰地上动物静；
奋力活啄鸟有惊，
平衡着自然环境。

Balance In Nature

Eagle flies high in the sky during the day,
Looking at things on the ground, to be sure;
Strikes at little birds as preys,
Keeping the balance in nature.

عالم ايمبغ

لاغ تکر لاغيث فنجغ،
چوکوف فندغ عالم کيت؛
لاغ سمبر فيقيت فادغ،
وجود ايمبغ عالم سمستا.

11. Alam Imbang

Lang tegar langit panjang,
Cukup pandang alam kita;
Lang sambar pipit padang,
Wujud imbang alam semesta.

自然平衡

老鹰翱翔是天青，
鸟瞰地上动物静，
奋力活啄鸟有惊，
平衡着自然环境。

Balance In Nature

Eagle flies high in the sky during the day,
Looking at things on the ground, to be sure;
Strikes at little birds as preys,
Keeping the balance in nature.

عالم ايمبغ

لاغ تکر لاغيت فنجغ،
چوکوف قندغ عالم کیت؛
لاغ سمبر فيقیت قادغ،
وجود ايمبغ عالم سمستا.

12. Purnama Terhebat

13.7.2022

Bulan berdekat dengan bumi,
Berjaya tawan lebih orang;
Bulan terhebat akan tinggi,
Cahaya bulan lebih terang.

超级圆月

13.7.2022

月亮靠近地球啦，
吸引更多人欣赏；
超级圆月更加大，
皎皎明月人意满。

Super Full Moon

13.7.2022

Nearer the earth, the moon looks bigger,
Attracting more people to gather;
Full moon let people feel better,
Making the moonlight brighter.

فورنام ترهيبت

13.7.2022.

بولن تردكت دغن بومي،
برجاي تاهون لبيه اورغ؛
بولن ترهيبت اكن تيغكي،
چهاي بولن لبيه ترغ.

13. Parlimen Tergantung

*Pada pilihanraya Malaysia ke-15,
PH dapat 82 kerusi Parlimen (222
kerusi), PN73, Barisan Nasional 30,
MPS 22, GBS 6, lain 6.*

Parti suara hangat pilihan raya,
Parlimen tergantung kurangan
majoriti;
Parti usaha dapat tadbiran negara,
Parlimen bergantung matangan
ahli.

浮悬议会

政党大选畅欲言，
国会浮悬缺多数；
执政需足够议员，
依靠议员都成熟。

Hung Parliament

Parties talk loudly during elections,
Hung parliament as no party has majority;
Try hard to have an administration,
Depending on mature members among the parti

فرلیمین ترگنتوغ

فرتي سوارا هاغت فيلپهن راي،
فرلیمین ترگنتوغ کورغن ماجوريتي؛
فرتي اوسها داقت تدبيرن نکرا،
فرلیمین برگنتوغ ماتغن اهلي.

by Emily Dickson (美) 艾米莉 狄更生 中译: 宋铭

如果你能在秋天到来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假如你能在秋天到来
我会把夏炎拂掉
一半微笑，一半轻蔑
像管家妇把苍蝇驱赶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I'd brush the Summer by
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
As Housewives do, a Fly.

假如我在一年后见到你
我会把月份卷成球团
放进不同的抽屉
等到其时间的降临

If I could see you in a year,
I'd wind the months in balls---
And put them each in separate Drawers,
For fear the numbers fuse---

假如只是耽搁几个世纪
我会用手指来计算
一直减到我所有的手指垂下
跌落到死亡者的国度里

If only Centuries, delayed,
I'd count them on my Hand,
Subtracting, til my fingers dropped
Into Van Dieman's Land,

假使确定今生已经完了
无论是你还是我
我会把自己像一块果皮远远丢弃
让自己去体会永恒

If certain, when this life was out---
That yours and mine, should be
I'd toss it yonder, like a Rind,
And take Eternity---

现在还是无法知晓需要多久时间
我们才可以相聚一起
就像被毒蜂刺到一样
而它却无需显示它的毒针

But, now, uncertain of the length
Of this, that is between,
It goads me, like the Goblin Bee---
That will not state--- its sting.

医疗情缘

(一) 痴呆·不痴呆

(五年前, 我因3条血管阻塞, 到医院疏通, 一个月通一条! 接着, 定期去复诊, 每天都吃几种药丸。半年前, 心脏科医生告知我不必去复诊了, 但安排我去老人部门检验看有没有痴呆?)

我遵命来到指定处
咨询专科医生
看有没有痴呆
思维正常吗

医生首先向我发问
数学减法题
我以心算说出答案
准确无误

第二道难题
告知五种动物名称
让我重复说出
我一一顺序陈述

接着医生在纸上画图
要我仿照
我画得似模似样
逼真如复印

医生问我
日常有什么活动
我说是一个作者
爱好阅读和写诗

医生忽然有所悟
哦 你是诗人
那天你还送我一本刊物
里面有人书写4种语言班顿

医生瞬间想起了
我也如梦初醒
我们相见不相识
都是口罩的造化
检验已经完毕
真相也水落石出
医生说我不痴呆
半年后再去复诊……
(1.10.2022写于八打灵再也)

(二) 这样的一个人

(第一次看医生, 验证没有痴呆, 过关! 但是医生却要我半年后再去检验, 他说: 病从浅中医, 防患未然, 如果验出有毛病, 早点就医是上策! 于是半年后, 我再来同一个指定处, 咨询医生, 这次是另一位专科医生!)

医生一见我
问我近况如何
有没有出门后
不知道回家的路

我说还会驾车出门去
不曾迷失路
我时常阅读书报
也爱好写文章

医生问我写什么体裁
我说写诗
啊 写诗
她好像有点惊讶

医生赞赏
多用脑真好
问我的诗刊登在哪里
有没有结集出版

我从背包里
拿出新出版的《燻火》
她兴趣盎然看了看
用手机拍下封面

我翻开《燻火》
翻到46页
让我的诗《赞赏》
展现在她的眼前

她说从小受英文教育
不会看华文
问我这首诗的内容
我说赞美老朋友活到老学到老

我又拿出双语诗集《蓓蕾集》
她说会看马来文
她又用手机拍下几首诗
说要拿回家给丈夫欣赏

最后我问医生
要怎样检验
她说不必了
我们的交流中已有答案

告辞前我对医生说
今天很高兴看你
她回答说
我也很高兴见你
你是我从未遇见过的
这样的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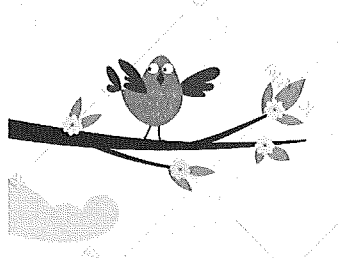
(1.10.2022写于八打灵再也)

/宋铭

迷失的鸟儿

我心爱的鸟儿飞走了
不知所踪
鸟笼里留下一根羽毛

好心人啊
看看在你的庭院
看看你屋边的树上
有没有一只鸟



冰谷

乌黑明亮的眼睛
青色溜溜的羽毛
鸟喙如鹰嘴
那可是我迷失的爱鸟啊

牠或许栖息在
绿草如茵，鲜花蔓开的田野
草丛
悄悄地缩起羽毛 稍作憩息
或在那林荫处
沉湎于花香鸟语里

寻找牠，别专注牠的模样
别让牠的歌声迷惑
请直接把牠抓住
带回来给我领赏
不然就让牠继续在空中飞翔
也许有朝一日
牠厌倦了自由
飞回我的鸟笼

05/11/22

网络故障
——中风顿悟

闪电后
一记轻轻的闷雷
突而暴起的一阵
风雨
在夜半
当所有体内器官都在
梦呓的时刻
山头上的通讯站

受到干扰
网络引起的故障
使半数讯息中断
周身的运作系统
引起一片紊乱
一切正常操作
也未发出任何警告
便这样无期限歇息了

不理主人的千呼万喊
沉沉哀恸
以及
亲人的关切嚎啕
半身因困顿而昏睡了
苏醒无期
而清醒的正在
研究
另一半重新归位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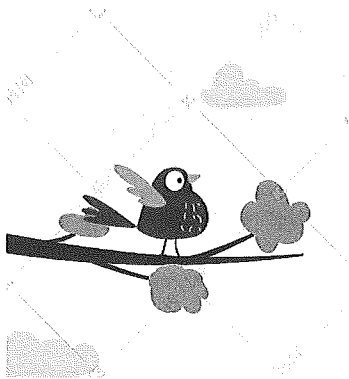
十月诗束

1.十月雨

飘飘着来
轻轻絮语低低哼吟
牵起天的系念
地的心动

柔柔倩姿
早也成晚也行
行到瘴气乌烟处
委身抚慰
苍生未除的迷茫

软软落下
到哪里都自成势态
召唤大地心灵
迷航浪迹
挺起丝丝回响
流连沧海绿岭
(6.10.22)



2.鸟儿快乐

我没有看过鸟的微笑
但我知道
鸟儿快乐
莺雀在枝头弹跳
在空中飞翔

鸟儿张翅
一个行程轻启
鸟儿弹跳
一个行动展开
不曾为了引人探看
不曾设计求赏

鸟儿快乐
在叽叽喳喳中
在追逐旋转间
歌咏田庄的明媚
赞颂大地的丰饶
它自信自主
可与虫豸唱和
也可与草木同欢

鸟儿快乐
通过轻巧的动感
还有唧唧的热情
以及羽翼的伸张

在自然间回旋
在回旋间涂绘生命的风采
(7.10.22)

3.冷凉

风雨后
醒来时发现
浸泡身体的冷凉
如洋
一个挥动手脚
一个拉伸肌体
都如 跌落在北国
霜天雪地上

翠绿的静静凝缩
在没有遮蔽的广垠间
我周身的毛孔细胞
抖落了几许控制不住的冷颤
在引向生活疆场的路上
异乎寻常地清醒

总有进退疑惑的纠缠
贴近不曾过滤的耳际
像一片冷清的海贴住大地
跨步的勇气
在静默的天地间
踏成斑斑的履迹

(8.10.22)

4.大人游戏

有一种游戏
每四五年玩一次
小孩不能涉及
那是大人的专利

一个宣布
可以让全国的神经
拉紧得日夜颠倒
工作的运程失序

那些人突然冒出来
带着糖果带着信誓
关心起你的日常福祉来了
口口声声的承诺
只求你一票的回报

大人玩起来
可以很热闹很疯狂
讲座在人潮汇聚的地方
声嘶力歇地的叫卖
各自调配的汤汤药药

玩上个把月
玩得人人心思火火
累积到人民做主的那一天
你我他手中的那一笔勾勒
终结一场游戏
开始一段长长四五年的煎熬

(10.10.22)

5.大选

一种说辞
无数把戏

一种框架
无限花招

一种模式
把玩民意

一种回旋
汤药互换

一种宿命
所谓民主

(11.10.22)

6.晚霞

披彤戴紫的束装
轻盈飘逸柔静自在
天庭如寄
舒坦地展示本真
姿色的形貌
胸襟的坦荡

灿烂一时的演绎
摄入镜头的美
唤人驻足招人赞赏

不是它出头的本怀

它只是一名默默的行者

过境世局人生
无争的洒脱
无言的颖慧

(13.10.22)

7.醒来

鸡鸣叫晨已经古远了
床边一个闹钟
设定好机械的叫晨

于是有人醒来
天还灰蒙蒙地裹着大地
有人把闹钟锁在静音里
在自我得意的梦中缠绵
回不过来的得意

于是有人从床上爬起来
拖着迷糊的视觉
迎向茫茫不见边际的现实
近视的眼瞳老是张不大
梦里江山依依有意

真假清浊如云翳迭起
朝阳不会因人而留下
不会在意人醒不醒
升起的高姿也冷峻

(14.10.22)

8.争什么

出口的话如穿在身上的花衣
可以炫得人 眼也花
心也乱

话语闪烁烁
在某些人跟前亮起来
有时灼伤
有时照艳

话出如吼
也可以喊出一种气势
可以嚣张得
天地肃静下来

还有扭曲的
也有编造的
虚虚实实
张口舞爪

只为了争 争争
争争争
一口气
一个面子

(15.10.22)

9.开拓

野旷原莽
逐步走来
一身凜然风霜
要在苍茫中抖落

钳锄齐挥
风雨阳光
翻开落后挖取先进
有多宽多广
就有多大的成长眼界

风沙水流过
不歇不退
留住沧桑的结晶
那是进取的果
也是进步的实

(16.10.22)

10. 送别

还来不及把声声叮咛

装进行李箱
铁鸟万钧的冲力

把你和你的梦想
带上云霄

迎向风霜
哪怕火轮未相照?
就算苍茫的山河
渐渐淡去
越过云翳后

更是另一番天地
属于敢飞翔肯展翅的
青春想望

(17.10.22)

11. 成长

我们走出去
会是同一片天地
却不一定是
同一个胸襟

眼界敞开

接受触目而来的挑战
疏通思想的闭塞
让心脉流畅起来
让一步一痕迹都成为无碍

当我们走出
走出无悔
偶尔畅饮后回首
还可能
笑向当年的无知无勇

(18.10.22)

12. 改变

当生活有了一定的轨迹
当道路相熟
来来去去不必使劲驱动

当日子走成习惯
当习惯成为个人的行色
当心儿舒坦
日日夜夜不必伤神费精

有人向你提起改变
啊，改变创作美好
美好却得离开温暖的窝宅

啊，改变
你也想拥有改变的那些美好
而改变啊改变
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挣扎!

(20.10.22)

/陈蝶

对话乐龄的自己

来到世上
我可不是横空出世
要是这样
我娘就难产了
我是从娘胎那里
头部打直
闯了出来

幼儿时期
干了什么
我迷迷糊糊真不知道
少年的叛逆
青年的成长
中年的危机
仿佛坐到了旋转木马
搭上了摩天轮
又跳进了过山车

在人生游乐园里面
将所有急急闪过的风景
都拼成了生命的存档

突然
我老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真的没发现
大家说你好好享受吧
欢迎来到乐龄之家
人人说我好运亨通
才会看见美丽夕阳红

然而为何我却像个小孩
脚下总有惊骇
行走江湖超过一个甲子
不小心还会踩到地雷
我哎哟一声惨叫
仍然踢到铁板
夹到尾巴
你报应到了
为你自己闯下的祸事买单
为自己鲁莽的行为承受

如今你内心孤独 焦心
忧虑 绝望
你还没看到天堂
先预想了死亡

吓了一声
我畏惧吗
衰亡的气息
透露着绝艳的迷离
一生积累的智慧
此时拿出来应对
修炼几十年
成不了一个妖仙
也会是一只小雀吧

不老法术
谁怕展示出来
我徐徐吐出一口气
从今往后
看我的吧

29/9/2022

斥联合国发表的 涉疆人权报告

(一)

狼狈为奸是害虫
造谣诬蔑计无穷
神州坦荡心无愧
日到中霄天下红

(二)

计算维民增一倍
访疆使节众人夸
心中有鬼求医救
莫把世人当傻瓜

(三)

加拿大，请回答
原住民寄宿学校出了啥？
为什么众多孩童变成白骨埋地下？
美利坚，请回答

为什么印第安人保留区只有25万人？
你们登陆时他们有500万人，剩下的去了哪儿？
联合国，请回答
你们人权高管为啥不去调查？不向世界通报？不处置？
你们是世界人民的公仆，还是美英西方霸权的爪牙？

后记：不出所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离任前发布新疆人权报告，指中国以反恐和反极端主义为由，对新疆少数民族犯下“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这是美英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策划的闹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同一天公布长达122页的回应报告，逐一驳斥人权高专的指控。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说：人权高专办未经人权理事会授权，发表所谓涉疆评估，抹黑污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他还指出，报告内容与巴切莱特在访华结束时发表的声明大相径庭，暴露出高专办有些人对中国的深刻偏见和无知。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势不可挡，一切魑魅魍魉不管如何兴风作浪，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陈頌的诗

小河、玩伴，黑色的泥浆

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自己会飞
 飞在梦幻童年的十字港
 我看见三两个赤身的华巫小玩伴
 嘻哈翻滚，浑身沾满黑色的泥浆
 他们协力捕捉滑溜溜的小泥鳅
 在小河里一起消磨童年的时光

我爱晨光里牵着小牛儿到郊野放青
 远眺着田畴里一波波绿色的稻浪
 那里是我全家大小农忙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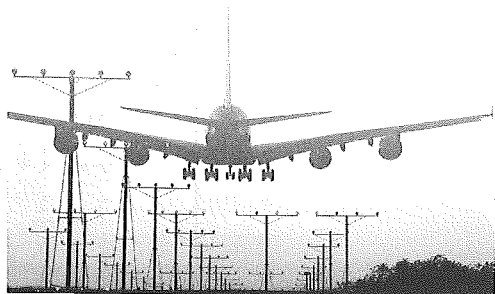
我人生投入战斗的第一个疆场
 我守护着秧苗不受任何鸟兽的侵害
 手里握着的长竹竿就是我的枪

偶尔兴起也会切下稻梗做成笛子
 沙哑的笛声随风飘到邻近的农庄
 它诉说着一则辛酸躲难避饥荒的故事
 细数着东洋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罪状
 小兄弟疏于照顾溺死在椰树下池塘里
 那些惨剧造成毕生不能擦去的悲伤

三年零八个月的等待光明终于到来
 鬼子的魔影也随着消失在远方
 忘记了何处乌鸦传来一阵困扰的骚乱
 勇敢的双亲带着我们归返南方的家乡
 我曾经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又回到十字港
 梦见小河、儿时玩伴，还有黑色的泥浆。

25.10.22

写于墨丹小楼



A 380 飞机上

仿佛是一座两层的楼房
 从底层走到上层
 漫步于这架飞行庞然大物
 棕、白、黑、褐、橙、黄
 五花八门的衣饰发饰，风情万般
 犹如画家的杰作，人种的展览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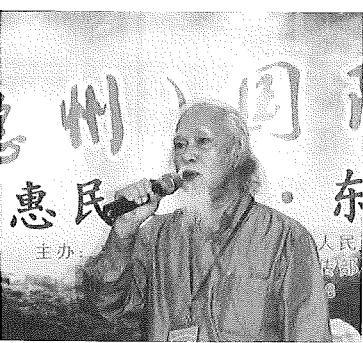
都是相熟的地球村兄弟姐妹
 相聚于A380广阔的机舱
 21世纪科技就挂在座位前面
 那些吸引眼球的电子资讯网
 架起了通往四海的文化桥梁
 跨越人类不同语言的围墙

我爱看他们脸上自然的笑容
 那流露出亲切互相关怀的眼光
 我们有共同的旅程，共同的命运
 共同飞向星光灿烂的前方
 我好像在梦游中环视周遭
 惊叹着这地球的美，造物者的构想。

30. 7. 2015

(A380 飞机上)

词/吴岸 (马来西亚)
曲/陈年芳 (香港)



备注:
2010年10月吴岸到香港开会,送我一本《美哉古晋》,《乡间小路》就在此书中,2022年得知吴岸仙游,陈年芳为《乡间小路》谱了曲,愿在天上的吴岸诗人听得到,梦回故居合记园。

备注:
2010年10月吴岸到香港开会,送我一本《美哉古晋》,《乡间小路》就在此书中,2022年得知吴岸仙游,陈年芳为《乡间小路》谱了曲,愿在天上的吴岸诗人听得到,梦回故居合记园。

1=A
4/4

乡间小路

——梦回故居合记园

(深情)

(5 1 3 2 1 | 1 3 2 5 5 | 4 3 2 1 2 3 4 4 3 2 4 | 2 1 2 3 3 1 3 1 0)
5.3 | 1 - 0 3 4 | 6 5 . 5 - | 3 4 4 6 5 1 7 6 1 7 7 . 5 5 4 2 5 5 |
我知道 你会回来, 踏着我身上枚软的落叶 回来寻找,寻找

2 1 2 3 . 0 5 5 | 4 2 . 0 5 5 2 1 | 2 3 3 2 1 1 - | (间奏)
你的足迹, 回来寻找,寻找你的足迹.

7 3 . 2 1 . 3 | 6 . 6 6 7 1 6 7 7 | 2 2 6 3 2 2 6 | 6 7 1 6 3 3 1
多年以前,你曾沾一身晨露,披一身月光,或伴着一棵树根

0 3 6 7 1 6 2 2 1 2 - 1 . 0 | 1 7 6 7 1 2 3 - | 2 2 3 4 4 3 2 - |
或避开一只青蛙 但我已经不复存在, 到处是高楼大厦

1 1 2 1 . 2 3 . 6 6 | 1 7 6 7 7 . 0 3 | 6 6 7 7 - | 3 3 3 6 6 7 1 7 6 |
汽车飞驰而过,吐着窒人的油烟,而你已在远方,也许是在炎热如焚的

3 2 . 3 3 3 6 6 7 | 1 7 6 2 3 4 . | 3 6 0 6 7 1 1 2 2 2 1 | 2 3 4 4 - |
都城,也许是在冰天雪地的北国,或是,你已泼太平洋的波浪,

3 6 7 1 1 2 3 3 3 | 6 6 . 6 - | 3 2 1 2 1 7 6 7 7 - 0 3 |
此刻正飞作三尺高空, 向另一处黄金海岸, 但

1 7 6 - 0 3 4 | 6 5 . 5 3 4 5 5 5 | 1 1 1 7 - 0 6 6 | 5 . 4 5 4 3 3 - |
我知道 你会回来, 当你在一切狂欢之后 忽然有了倦意.

0 3 6 1 7 6 1 7 0 6 3 | 1 7 6 1 7 6 7 7 . | 6 . 5 4 5 - | 4 . 3 2 3 - |
一种莫名的孤寂,叫你感觉步履茫然 步履茫然

3 - - 0 | (间奏)

(十分激情)

5 | 3 . 3 1 - 1 1 3 2 5 5 | 4 . 3 2 - 1 2 5 4 . 3 | 2 - - 5 |
你会回来 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知道,你

5 - - 4 | 3 - - 5 | 4 . 3 2 - 1 2 0 3 6 7 | 1 6 7 7 7 |
今回来 我知道 在一个夜里回来

3 6 7 1 7 1 7 . 3 6 7 1 7 1 7 7 7 . 1 2 3 - 1 2 3 - |
踩过梦的青苔,踩着我身上枚软的落叶 回来回来

0 2 3 4 2 1 2 3 7 7 7 3 3 1 - 2 1 2 | 1 7 - 0 2 3 | 2 4 0 3 2 3 2
寻找珍藏在我怀里 你的足 迹, 寻找珍藏 在怀里

0 1 2 | 3 2 3 . 3 3 3 1 - 7 . 3 3 | 2 - - 1 1 1 1 - - - 1 6 - - - 0 1
你的足迹, 在我怀里你的足 迹.

/金苗

现在动手还未晚

——聆听杰伦兄讲述阅读《静静的顿河》后，共鸣之

现在动手
还未晚
又怎么会晚呢
正合时宜
到达乐龄的驿站
阅历资深
经验丰富
看事透彻
领悟入木

静静的顿河
天涯又咫尺
曾经流过
我们青春的岁月
曾经流过
我们向往的梦境

巨著不朽
至今还是光芒耀眼
年轻时阅读
年老时阅读
都不过时
一样激动人心

我们曾经听过
这样的一首歌

有一个哈萨克青年
饮马在河边
他正在思量
怎样杀死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苦苦地哀求
求他动手晚一点
不要惊醒睡梦中的孩子……

这是战争的残酷
这是爱情的凄美
战争毁灭了幸福
战争扭曲了人性

千百年来
顿河还在
还在静静地流
流向前方从不停息

现在动手
翻开阅读
还未晚
又怎么会晚呢

只要确定美酒
越久越香醇
眼睛如果雪亮
一定看见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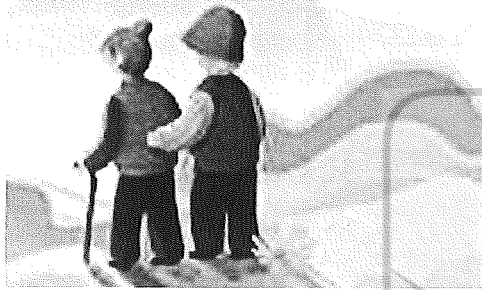
2022年4月15日写于八打灵再也
(转载自《新加坡诗刊》第8期)

注：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巨着，期间有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战争场面，也有顿河哈萨克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变奏。《静静的顿河》主题深沉重大，人物生动复杂，是不可多得的文学精品，值得反复阅读！作者是苏联肖洛霍夫。

/杨百合

老的现象

脚步，
越来越慢了
我的：
脚步，
越来越快了，
时光的。
这是老现象？



/王涛

食指游戏

趁大水前夕
设计暴风雨
选举季节

选民
扭曲的食指
一截一截变形
伸出来，再次
将被插入黑水里

笃
他说谎的嘴巴
笃
他们生疮的屁股
笃
自己雪亮的眼睛

10.10. 2022

/鍾杏瑜

问星

人们总是仰望星空
寻找着千年的故事
寻找着恒定的座标
寻找着未来的方向



每一个迷茫的灵魂
都在询问
星辰为了什么而闪烁
是诗歌 是童话
是梦想 是生命

我们总是仰望星空
为了见证世界的恢宏
为了发现生命的璀璨
为了回忆童年的梦想

一颗跳跃的心脏

追寻着无际星河 追寻
一双清澈的眼睛
一滴琉璃的泪水
一首温柔的歌谣

我们询问夜空的星辰
在转瞬即逝的岁月里
在忙碌扰攘的人群中
该如何攥紧
属于自己浪迹的青春

我们带着希望走向远方
盼望着某天能在星空相遇
我们终将与梦重逢
找到答案
找到星辰的归宿

鍾夏田偶拾

1、2、3

守梦

有一个梦
爷爷交给父亲
父亲交给我
现在我老了
我把它交给孩子

这个梦
很公平很合理
是爷爷时代开始的
写在必须信守的盟约上

这个梦
定要守住
世世代代

2022·10·24

背影

五年之约
你赴也不赴?

他依稀记得
五年前
在灯火阑珊处
那团模糊的背影

已离得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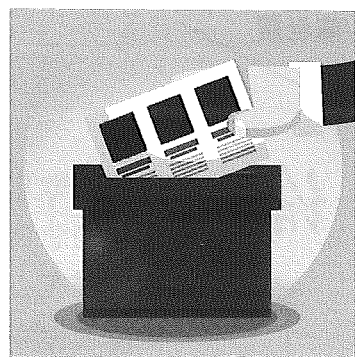
2022·10·16

祭鳄文

大马的民主河
群鳄麇集
为首的老鳄
血盘大口常开
等待軟弱的羔羊
跳入无底洞

生民苦鳄久矣
何时韩文公
來读祭鳄文?

2022.10.14



/李楠兴

秋病了

秋没病，寒暑误读
红叶，因了解而分离
却又因意外而受孕
若问前因后果
是缘来得太轻易
是孽的沉淀

怪胎，是谁的遗腹子
有屈原的基因
都说可以撑起半边天
一样的风
一样的雨
忧郁的蔚然，枝桠
把糊涂当有趣
难得风雅，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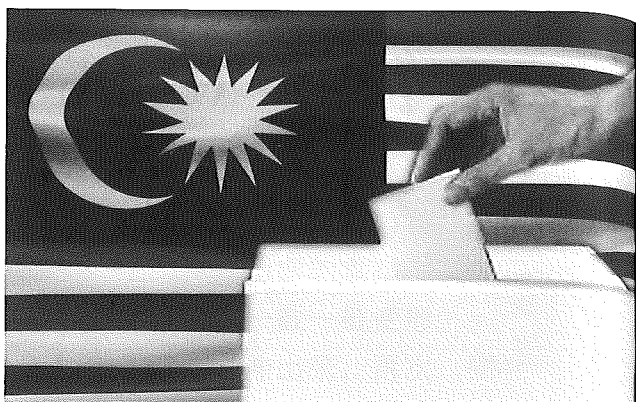
弯道不超车
疫路崎岖
依依靠靠
哼起，我们的歌
管他爱听不听
月光光，照地塘……

2022.09.24

给
年
轻
朋
友
的
歌

把青春的歌儿唱起来
把眼前的悲哀推开
一切掩埋在心中的忧郁
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
不要真的让压力把你压垮
不要让生活证明你是弱者
只有毫无顾忌奋勇向前
放胆跑在生命狂傲的前头
你就可以在命运面前高歌

岁月的逆流要埋葬你的理想
黑压压的天空鸟儿不敢飞翔
五月的鲜花不准开放在原野
谁说生活的道路是坦坦平平
生活的魔鬼就在你前后左右
出发吧！初出道的年轻朋友
盛开的野百合照亮你的前方
没有免费的馅饼从天上掉下
沙尘滚滚的荒漠迎接你上路
不要显出你猥琐怯弱的性格
历经摸爬打滚才能造就真豪杰
迎向沸腾的时代，唱胜利的凯歌



季载

大
选
寓
言

连续两个星期
天呈异象
突然掉下许多馅饼
乌鸦吃都吃腻了

回家途中
乌鸦一直喊着夕阳
不要再沉下去
喊到
声音都已嘶哑
还喊不出
夕阳的名字

夕阳翻一翻眼
天就黑了

11月19日
乌鸦没有去投票
路过的燕子
忍不住呢喃
天下乌鸦
果然一般黑

19.11.2022

秋山的诗

Orang Asli……

你们是土地的儿女
 山是你的养父
 湖是你的养母
 养育着
 提供不绝的食粮
 早晨你取了吹筒入林寻
 找猎物
 饿了乘坐竹筏湖上钓鱼
 偶尔看看大象冲凉
 听听犀鸟飞过
 你们是森林的儿女
 亚答屋里有你的姐妹
 背袋里哭泣的小孩
 妈妈眼里的泪珠
 还有阿爷翻山越岭
 摘野果割蜂蜜捕走兽
 汗水流成一条河
 你们是大地的儿女
 热爱国家的儿女
 守护大自然
 苍翠美丽
 你们走过风风雨雨
 走过悬崖峭壁
 沼泽泥泞
 留下的足迹
 最早最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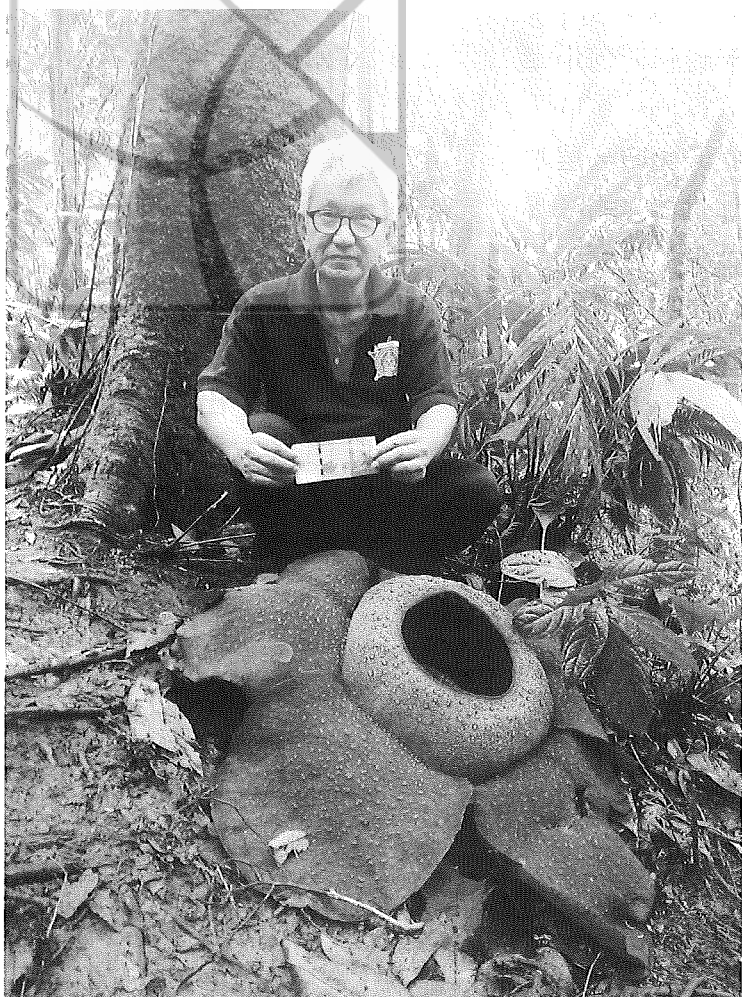
(注：Orang Asli是马来半岛的“原住民”。)

大王花

花中之王
 不骄不傲
 不炫不耀
 迎我们以一路风雨
 笑天地之唯我独尊
 我们慕名而来……

寄居山麓
 茂密丛林
 超凡脱俗
 山涧流水
 叶隙阳光
 点亮异彩
 震撼山林

(大王花，也称莱佛士花 Rafflesia,是世界上最大朵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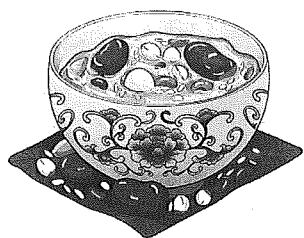
佩莲的诗

送你一碗腊八粥

感恩的心来了吗
故乡一棵棵树向前迎接
腊八粥一阵阵飘香
红枣花生薏仁莲子
幸福的事存留于心
你的、我的、我们的

感恩赋予生命的力量
爱此时间同在
无论何时何地

拨开幽暗云层吧
让世界自由呼吸
让爱的生命延续



一个远方的人

雪藏入子夜时分
活过了另一天
空气间有海在呼吸
附近月光无声进驻
情感深厚而复杂
尽管岁月如梭

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故乡
有位盟友被遗忘
思念像巨大的旋转木马
存在于爱的信仰
我请求自己是第一位赋予
听见你说幸福



后花园的小宇宙

一个小故事
落叶飘下来
太阳的心慢慢变红
包裹小屋后院

我爱的那首诗
你的声音，你的脸
这爱
强大的气息围绕着

梦开始说话
一只石兽跳跃青草地
黑暗粉碎在树脚下
猫头鹰轻声唤着
隔着玻璃窗
一切似真如幻



散文诗

1. 江水东流

“题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

看江水悠悠，看大江东去不回头，岁月匆匆似流水，滔滔流淌，淘尽多少风云人物。人世间的江水追逐的方向都以东为目标；诗词里的江水也总是向东流，看那东逝水悠悠忽忽地流淌，急速的动向，流动的方向，也都追赶着向东远游。

东是流水向往的地方吗？东边那片海域呀！有多大的魅力吸引流水的方位导向？东边有太阳升起，西边只有落日低回。倘若你想起那片即将千涸停歇的秋水，它是否也向往向东边流去？去汇合滔滔江流，它应是依然有兴致向大海诉说东流的情意。

秋水年华迟暮，但也曾有过灿烂的春日，丰盛茂绿的夏天，当秋高气爽枫红落尽，萧瑟景象呈现时，你是否依然停歇在秋天的浅水边？回首来时路，不知心中是否隐

隐着痛的是人生曾经几回的错过？还是为那曾经走过人间岁月的有缘人，为那匆匆流逝的人生而叹息！

2. 庄周蝴蝶梦

春秋战国是怎么样一个战乱年代？狼烟四起，可是那蝴蝶却依然翩翩入梦，时代转变，另一种渺远思维的时空，又一次潜入梦境，蝶影翩翩，高高低低。

两千年一梦，逍遥自在为根基，庄周梦境的蝴蝶，舞动一再舞动，幻化成鹏，展翅飞行，扶摇直上九万里长空。忽又幻化成鲲，深海潜游一日千里之速

可大可小，蝴蝶燕雀之小，鹏鲲之大，睡眼朦胧，只为逍遥而做了美梦。漫长遥远，时光转移数千年一瞬间，时至今日却也真实具象化起来，冥冥之中大鹏鸟形如飞行机，庞大邮轮一如大海之鲲。

若虚若实，梦中之蝶，向往自由之可贵，逍遥飞越，只为打破囹圄困守而翩翩飞舞。

联花集

纪念陆庭谕老师联

庭节峥嵘 先锋擎巨旗 铮铮铁骨捍薪火
谕声浩壮 赤血淬椽笔 烈烈诤文彪汗青

2020年7月15日

送别陆老师之日

题赠陈素美挚友、李松辉校友纪念联

素心皓皓山川美
松苑葱葱日月辉

2020年10月1日

潘先煌书

为森华堂撰赠李国辉先生荣休纪念联

平章挥锐笔
敬乐立风标

2020年12月31日

郑桂源书

悼陆景华先生联

书艺魁星陨落
大师风范彪辉

2021年7月3日

* 陆庭谕，我国家喻户晓的“华教斗士”，曾任教总副主席41年。教总领导的母语人权运动，林连玉、沈慕羽、陆庭谕被喻为“三面旗帜”。最后一面旗帜的陆老师，与病魔奋战多年，于2020年7月11日辞世，享年90岁。

* 陈素美，1962槟城菩提中学校友，曾投身反改制学运与社会改革活动。爱侣李亚保于70年代初壮烈牺牲。不久地遭《内安令》恶法扣留。释放后，携遗腹子松辉，辗转至关丹，从事幼儿教育三十年。退休后迁回槟城。松辉，1987年芙中毕业，后负笈澳洲，学有所成，成人成才。

* 李国辉校长，退休后，任森华堂执行秘书逾十五年。这期间，森华堂针对我国华社在政经文教遭遇不公，所发布的文告或声明，皆出自国辉先生手笔。其深刻的评析、犀利的批判、正义的言辞，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森华堂的原则与立场。国辉先生把这项文字工作，当作是维护民族权益的志业与使命，因此在他身上展现了可贵的敬业乐业精神。他也经常在报章专栏发表时评。

* 九一高龄书画家陆景华（陆磊）先生，于2021年7月1日与世长辞。陆先生毕业台湾师大，回国后，执教波德申中华中学数年，掌校十八年。在任期间，推广书法美术教育。离任后，专研书艺，千锤百炼，自成一家，所独创的行隶体，雄浑劲逸，有口皆碑，蜚声海内外。

为森华董联合会撰赠谢联发先生荣休纪念联

杏坛雨绿桃林苑
榆景霞红夕照天

2022年2月13日
庄其祥书

* 服务教育界数十年的谢联发先生，2005年从芦骨中华小学卸任校长后，就担任森华董联合会执行秘书，历时十七年。今年初正式荣休。董联合会特请我为他撰联，以资纪念。

送别陈凯希老友联

凯歌昂唱大同日
希梦奋追千代人

2022年2月26日

为芙蓉培华小学撰创校九十七周年纪念联

培德立人 化作撑天翠竹 千秋不谢持高节
华根固土 宛如扎石苍松 万古长春耀世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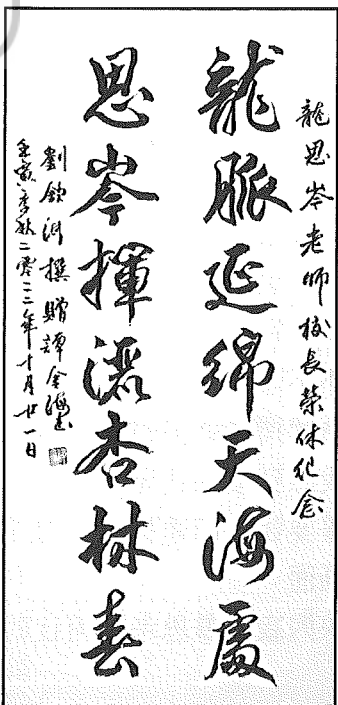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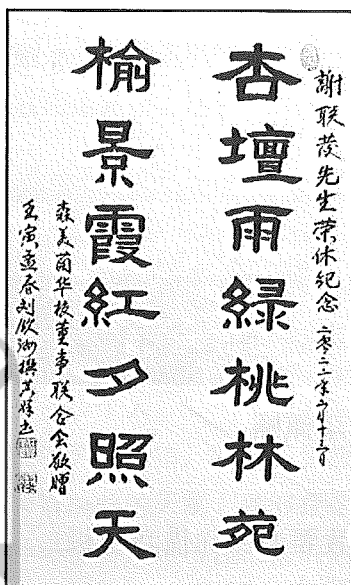
2022年9月26日

题赠龙思岑老师校长荣休纪念联

龙脉延绵天海处
思岑挥洒杏林春

2022年10月21日
谭金海书

* 龙思岑老师，1980年芙中毕业。师训后任教加影育华小学、芦骨中华小学、关丹育贤小学。十年后，调至家乡芙蓉培华小学。她坚守教学岗位廿六年，继而升迁执掌波县丹那美拉A新村小学、武吉不兰律益侨小学。五年后接任培华校长，苦心经营七载。今年10月21日荣休。我与思岑相交已久，有感于她献身育人育才事业，付出卅八春秋年华，于是撰得一联，特请芙中1963同届老同学谭金海，杏坛退休同道，也是书画家，挥写拙联，敬赠予这位学妹校友永念。



联语新声

悠悠文化根脉
莽莽神州延绵
浩浩碧空下
海水泱泱
处处书声朗朗

缅怀那座巍巍高山
景仰至圣铮铮风范
您挥洒一生丹心热血
化成季季杏林花绽
泪看美美果实煌煌

2022年10月10日夜演绎

/李佩娴

相机的故事

我要谢谢你借我相机
我才会知道
爱躲在阳光底下的ISO向我起义
多亏你我才能应对如流
ISO从我的瞳孔 纷繁睫毛中
认出一整个运动场的阳光 太耀眼
我如实告诉ISO一切都是向你租来的
几秒后将物归原主
于是黑暗吸引了变心的ISO

那不怎么爱表现的快闪
陆续捕抓许多瞬间 却无一完整
我感到懊恼却无处申诉
誓要让快闪逮捕 所有的 逃窜的
画面
快闪寂寞着思考如何让时间卷成照片

同时报复我如此愚钝 怎么也不明白
为何停格的 总是那零星的 潦草的 片段
如此多余 那么多余
光圈窃笑着
把光线一一拉紧 拉近相机
或许或许 我还可以Take 2每一张故事
在不被故事里的主人翁发现之前

原谅我还是不会
阻止电池里的“电”四处逃窜
最后的最后 也只能还你
一个没有ISO、快闪、光圈
和
“电” 的相机



穿越进初二的华文课本

把宋定伯安全送到宛市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只剩下不要被鬼抓到的问题了。江宁月咬紧牙关，以她人生中最快的速度跑去宛市，这速度快得让她觉得她可以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了。

.....

江宁月是被冻醒的。她刚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草地上，周围都是枝叶繁茂的树木。

我家什么时候种了这么多树了？

但她没思考这问题多久，因为草地上实在是太冷了。她冷得马上奔了起来，边跳来跳去试图活动自己的关节边唱：“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江宁月环顾四周，她依稀记得自己明明是在房间里临时抱佛脚读华文课本，然后读着读着就感到有些疲惫，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可为什么现在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晚上的天空很暗，江宁月借着月光，只能隐隐约约

地看见几个人在她的附近。

好，至少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鬼地方就行。

江宁月走近那些人，发现那群人都是跟她年龄相仿的少年。

她微笑道：“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是哪里啊？”

那群人听闻江宁月的疑问，脸上却是一脸茫然。

“我……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绑着马尾的女孩不好意思地回答她。

在她一旁的卷头发男生也说：“是啊，我刚刚明明在图书馆读书的……”

不是吧？肯定有人知道这里是哪里的……吧？

“……”一片寂静，每个人面面相觑。

“别慌，全部人先过来

这报数！太黑了，我看不清有多少个人。”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说道。眼镜男显然有当队长的天赋，能够在这种场面有效地压住他们的恐慌。

虽然在场的其他人包括江宁月都抱有疑问，但还是乖乖地报数了。

江宁月最先报数：“一。”

随后就是马尾女：“二。”

卷发男也跟随其后：“三。”

“四，”眼镜男看了看四周围，确定没人了再说：“你们……第一次来？”

全部人望着他，歪头道：“啊？”

卷发男问他：“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是什么鬼地方？”

“是啊，同学。你知道怎么回事吗？”马尾女也附和，“我刚刚明明还在家写着华语作文的啊……”

江宁月没有向眼镜男问问题，因为她满脑子早就在沉思着“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

眼镜男看了看他们的表情，闭上眼睛，叹了一口气。

他扶了扶自己的额头，然后对他们说：“虽然我知道这很匪夷所思，但你们还是得相信。你……不对，在这里的每个人都穿越进了华文课本里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给的任务才能回去原本的地方。”

江宁月抬头看着他，发自内心地说：“看你样子，你应该是个学霸吧。你该不会是读书读到傻了？”

马尾女和卷发男听了江宁月的发言，点点头：“啧啧，可怜的娃。”

“是真的！”眼镜男无奈地说，“就算是我读书读到傻了，那你们怎么又在这里？你们也傻了？”

这一语点破了他们三个人，每个人的表情从震惊，

惊骇，害怕，欲哭，最后到无奈，表情很是丰富。

观看了全程表情演变的眼镜男说：“你们现在就像是在给我表演一场精彩的变脸秀。”

卷发男哀嚎道：“哎哟，平时这华语课本就没少欺负我。里面的文言文我真是一个都看不懂，现在它居然还害我来到了这鬼地方！”

马尾女拍了拍他的肩膀，问眼镜男：“你好像不是第一次穿进来了？你这是第几次了？”

“也没有很多，才两次而已。”

“我们会穿进来两次？”江宁月瞪大眼睛问。

“这得看情况吧，我听几个前辈说你会一直穿进课本里的单元，直到你任务成功为止，”眼镜男唉声叹气，“像我之前原本第一次就成功了的，但是遇到了猪队友，导致任务失败我才会来第二次。”

卷发男一脸志气地说：“嗷，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拖后腿的。一定会把大家送回去的！”

眼镜男看着卷发男，一脸感动，对他作揖说：“我们待会儿一起拜个把子

吧！”

江宁月和马尾女：“……”

这个世界的挑战者只有四个人，除了眼镜男，其他都是懵懂无知的新人。

马尾女笑嘻嘻地问大家：“对啦，你们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箬箬。”

眼镜男说：“我叫明昊。”

箬箬：“浩荡的浩？”

“是上日下天的昊。”

“怎么这么麻烦啊？我就干脆叫你日天就行了。”

明昊没忍住朝箬箬翻了个白眼。

卷发男也开始报自己的名字：“俊杰。”

“我叫江宁月。”

忽然，一个御姐音传来：“任务内容：将宋定伯安全送到宛市。本次任务不限时间，也请玩家别被鬼抓到了。没能成功完成该世界任务的玩家将会无法离开。挑战现在开始。”

江宁月听闻挑了挑右眉。

她已经理解日天……哦不，明昊跟他们讲解的东西了。基本上只要完成任务给的任务，他们就能逃出去。她也听得出这是课本里的《宋定伯卖鬼》了，但她还有

很多个疑问。

这任务需要做到什么吗？

宋定伯不是靠自己的机智才能逃过一劫吗？

请玩家别被鬼抓到又是什么？

箐箐显然跟江宁月一样不明白要干嘛，便去问了明昊。

“日天，我们到底要怎样安全把宋定伯送去宛市啊？”

明昊一脸苦闷地回答她：“你问我，我问鬼啊？”

忽然江宁月的眼光看见了远方有一只鬼飘过。

俗话说的没错，还真是白天不能讲人，晚上不能讲鬼。

那只鬼仿佛是看见到了江宁月等人，迅速地冲了过来。

“跑！快跑！”明昊二话不说赶紧拉着这群新人拔腿就跑。

江宁月边跑边回头看刚刚那个鬼出现的方向，结果不回头还好，一回头江宁月差点就要当场去世。追着他们居然不有一只鬼，而是有很多很多只！

全部都长得非常恐怖。唯一不同的是有的没了头，

有的满脸都是血，有的甚至还边跑边发出诡异的笑声。

俊杰看见了有个能藏住人的山洞，立马叫人赶快进去躲着。

躲进了山洞后，那些鬼失去了感应，便都散掉了，开始飘去别的地方寻找他们的踪影。

四人松了一口气，箐箐边喘气边说：“这山洞是不是他们的禁地啊？就好像进来了他们就伤不了我们的感觉。”

江宁月听闻箐箐的想法，觉得这想法可能是正确的。

看来这系统还是有良心的，至少赐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山洞。

她望了望外面的野鬼，顿时明白了“请玩家别被鬼抓到”的意思了。

“我们休息一分钟就出去吧。”明昊也望着外面的野鬼说道。

俊杰瞪大了眼睛：“你还想出去面对那鬼玩意儿？”

“没办法啊，这任务是要我们把宋定伯安全送到宛市。你想一辈子待在这山洞里的话，就永远回不去原本的世界了，”明昊坐了下来，“而且估计那群鬼是会

攻击宋定伯的，我们不能休息太久，要赶快找到宋定伯并保护他。”

江宁月也赞同他的话，点头道：“如果宋定伯到时候死了，估计我们也会死翘翘了吧。”

江宁月的话一说完，众人都沉默了。

江宁月：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吧。

一分钟后，四人确定附近没鬼后，小心翼翼地走出山洞。

明昊像个为孩子操碎了心的妈妈，一直重复提醒他们：“记得，遇到了什么危险，就直接跑进这山洞里，等过了几分钟后再离开。”

三人：“知道啦，妈！”

明昊：“……”

他们躲在了一棵大树的后面，观察四周围的情况。

忽然他们看见一个人正在和一只鬼讲话。

“汝复谁？”那只鬼问。

“我亦鬼。”那个男人淡定地回答道。

箐箐听闻一脸激动地拉着江宁月：“是宋定伯！这人绝对是宋定伯！”

俊杰看着她说：“你又

知道是？你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我感觉我像是听见了外星语一样。”

“我肯定听得懂！”箐箐立马反驳道，“我这篇课文可是被老师罚抄了整整10次呢，如果说错了的话，我就是狗！”

“哎，你真的确定吗？”俊杰一脸怀疑地看着箐箐。

“别问啦，再问我要怀疑我是不是记错了，”箐箐喃喃自语，“考试要到了，我都还没背熟。但又来到这鬼地方，怎么背啊……”

江宁月和明昊看着这两人，默默地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他们顿时很庆幸自己平时有听课，不然这场挑战，他们绝对会团灭。这群人居然不单只是个新手，还竟然都是学渣啊！

除了江宁月以及明昊，其他人好像根本不清楚《宋定伯卖鬼》到底是怎样的故事。

江宁月看着他们两个学渣争吵，默默地想：小丑竟在我身边。

明昊盯着站在鬼前的人许久：“这人真是宋定

伯。”

“哈！我就说了！”箐箐听了，立马开心地边蹦边对俊杰说。

俊杰“切”了一声就转过去看宋定伯了。

江宁月看着这两人简直哭笑不得，也转回头看宋定伯和那只鬼谈到哪里了。

宋定伯已经开始骑在鬼的背上了，一人一鬼就那么慢慢地走着去宛市。

后面还有四个少年少女偷偷跟着他们走。

走了一段路，他们四人都没碰到一只鬼。至于宋定伯也没什么危险，他像在课本里面所说的一样，冷静地回复鬼每次问他的话。

明昊伸了个懒腰：“其实我感觉这任务好简单呐，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

“你小心等下就有鬼跑出来了哈哈哈。”俊杰开玩笑道。

全部人没忍住低声笑了一会儿。

忽然他们四人看见了在他们的右边的远方有三只鬼站在那儿。

“……”

还是那句话，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

恰好那几只鬼也看见了他们。

四人三鬼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地呆住了两秒，随后就是传来了箐箐大声骂俊杰“乌鸦嘴”的声音了。

江宁月等人迅速地往山洞的方向跑去，虽然知道对心脏可能不太好，但江宁月还是转头了。不过这次她没看见恐怖的画面，后面空空如也，没有鬼追着他们。

“呼……幸好他们都没追上来。”箐箐喘气道。

江宁月也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突然她想到了一个东西，马上往刚刚的方向跑回去。

“你干嘛回去那地方？你想不开啊？”明昊喊道。

“要安全把宋定伯送回宛市！”江宁月喊道，“快！都回去，宋定伯有危险了。”

几个人也顿时明白了为什么没有鬼追上来了，哀声怨道地跑回去。

江宁月以前就觉得课本有点奇怪，说宋定伯在森林里遇见了一只鬼。可这种地方不是有很多鬼会出现的吗？怎么可能才有一只？

但她也没想太多，毕竟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到底真不真实都没人知道。

而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原来其他鬼都是因为忙着追穿进课本里的挑战者才没注意到宋定伯!

他们挑战者要做的任务就是把宋定伯安全送到宛市,绝不能让他被鬼吃了,江宁月加快速度寻找宋定伯在哪儿。

她跑到了一条河流的旁边,看见了宋定伯正在过河,而对面那边那只鬼在等他过来。

明昊他们也追了上来,然后他们看见了,在宋定伯的身后有只鬼正朝他的方向扑来。

这只鬼和在等宋定伯的鬼虽然都是同一个物种,明明都是鬼,但气场的差别可大了。等宋定伯的鬼给人一种可爱、懵懂无知的感觉,但这扑过来的鬼却有着满满的杀气,脸上一副“你欠我10000块还没还”的样子。

江宁月吓得哆嗦了一下,赶紧摇着明昊尖叫:“快想办法!这里就你最靠谱了!”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宁月那宛如鸡叫声的尖叫太惊人了,鬼原本像藤原拓海一样超流利的“飘”技,

居然被吓得跌进河里了。

转眼间,“藤原拓海”变成了“藤原填海”,这喜庆的一幕四人却愣是没笑出来,反而一脸茫然。

而宋定伯自然是没听到身后鬼跌进河里的声音,毕竟因为鬼连过河时都没声音了,更何况跌进河里。

随后明昊打破了寂静:“你叫江宁月。”

江宁月呆呆地回答:“是啊。”

“不像。”
“……”人身攻击真的好吗?

好吧,他也不是第一个说她和她的名字不符合的人了。江宁月觉得无所谓,她继续观看跌进河里的鬼怎样了。

那只鬼正在颤抖着地爬起来,试图让自己站起。

“过了这条河,就快到宛市了。”明昊叉着腰说道。

俊杰看着河里的鬼,啧了一声:“但是那玩意儿真的太恐怖了,谁敢过去啊?”

江宁月、明昊和箐箐点头表示赞同。

“啊!”
在江宁月身后的箐箐

忽然喊了一声,江宁月回头看的时候,简直差点心脏骤停。

因为之前的群鬼大概是开始感应到他们了,全部都往他们这个方向飘过来了。

四人仿佛忘了自己刚刚打死也不过河的心情,立马狂奔过河跑去对岸。

狂跑的途中,江宁月甚至还看见俊杰那小子竟然是踏着鬼的身体过河的。

江宁月:“……”
而在他们过河时,追在他们身后的鬼群也追着他们一起过河。

江宁月已经能联想到了在河里的那只鬼最后也许会变成嘛嘛档里的印度煎饼,她的内心顿时对那只鬼抱有一丝同情……还有饥饿。呜呜呜——她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吃人间美食啊?

越过了那条河,他们看见远处的宋定伯正在抓住一只羊进了宛市。

把宋定伯安全送到宛市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只剩下不要被鬼抓到的问题了。江宁月咬紧牙关,以她人生中最快的速度跑去宛市,这速度快得让她觉得她可以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了。

到了宛市,江宁月跌坐

在地上喘气，另外三人也越过了宛市的分界线。肺活量最好的俊杰喊了一声“耶”才慢慢平衡呼吸，箐箐和明昊则双手扶着膝盖喘气。

他们四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全部都开始傻笑了。

“可以回家了！”明昊一脸欣慰地说。

箐箐一脸严肃对他们说：“以后我们江湖再见吧。”

江宁月哭笑不得，站了起来：“嗯，江湖……”

话还没说完，忽然一束白光闪过。

就在一眨眼的功夫，江宁月的四周没有了箐箐等人了，眼前只有她熟悉的房间和华文课本。她抬头看时钟，已经凌晨三点了。

是梦吗？

江宁月没想太多，迷迷糊糊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江宁月来到了学校。

“同学们，你们在考卷上写名字后，就开始作答。”

老师边派考卷边说。

江宁月看着白板上大大个的“华文考试”，叹了一口气。

文言文我惨定了，完全不熟啊，而且还做了个奇怪的梦根本没时间读呜呜……

江宁月翻开了考卷，看见文言文居然是出《宋定伯卖鬼》，心想：真是见了鬼了。

江宁月仔细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居然会做，明明也没有读得特别深刻，但她却全懂怎么做。江宁月愣了一下，就继续作答了。

……

考试时间结束，老师收了考卷后，同学们鱼贯地到食堂，然后边吃边讨论华文考卷的答案。江宁月在食堂排队，脑海却想了很多东西。

昨晚都是梦吧？也对，毕竟穿越进课本这种事情太匪夷所思了，怎么可能是真的？

“哈喽。”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江宁月的身后响起。

江宁月回过头，脸上充满震惊。

一个绑着马尾的女孩、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孩和一个卷发的男孩在向她招手微笑。

/王筱淇

高一理2

外公的稻田

礼上

素车朴马 声泪俱下

我格格不入

受不了那里

偷偷跑来欣赏这片稻田

那是外公的稻田 金黄色一片

他说过那是最美的景象

微风徐徐

稻米裙摆摇晃

优雅的舞者随风起舞

也许是外公化成风

也许眼泪成诗

外公的稻穗何时变得渺小

微风渐起

熟悉身影不在

微风停下

鼻子一酸 双颊湿润

是时候和外公道别



/余俊宏 高一商1

今年我一岁

我翻开了那页递给了他。我眼神往上瞄了一眼。噢，算苹果和橙子的那题，把水果总数与苹果数量相减，后再与苹果数量相加……等，就这么简单，何必同我要答案？

“一、二、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六过后是什么？十四、十五、十六……”然后是什么？香肠？小尼？

旁边穿着短袖的男子以为我是跟了什么人做友的眼神，看着站在一旁的掰指头的朋友。本想以傲视众生的语气打断他的思考，但见他一脸认真掰指头便不忍怒语。

“十七！掰手指掰半天了。”

“不是十七，没有这么简单。”

“不是是什么？”

“不知道……”掰指头的男子继续在原地焦灼着。他继续掰：“一、二、三……”手指已弯至极限，他却似忘却痛楚，更用力地压它。

天色渐变，深褐枯叶徐徐在石地上前进，发出咔嚓声响。短袖男子不耐烦地“啧”了一声，挺大声。声音被大风卷走了，掰指头的男子听不见。

“再不走就下雨了！”短袖男子眉毛微皱，不快地叱责他，把他拖走，强行阻断他的白痴行为。他不能淋雨，待会儿感冒还得？

“七、八、九……”男子的后领被抓住。他悬空躺下，任由短袖男子继续吃力地前行，自己继续自个活，各做各的。

(一)

今年我一岁。

今天是我的生辰。他们齐聚在路边的小餐馆。不远，在历史悠久的关帝庙旁，在一排双层排屋中矗立

写着“XX海鲜餐馆”的牌子，插在凸起的草地上。往后来是家居式的小餐馆，桌椅难得摆放整齐——没人光顾只能顾好餐馆外观。平时小餐馆客似云来，高朋满座的场面见惯不惯，且每日准时晚上7时上演。今天不知怎么，晚上8时食客却寥寥无几，在柜台拍苍蝇的老板娘纳闷了。

不过看我们一家口子到来顿时愁云消散，见咱们人数甚多便匆匆吩咐服务员、厨师、助手齐来搬大木桌，另在桌上铺了张血红色的桌布。

“妈，你觉得要叫什么菜比较好？”一位妇女问道。她穿得额外美艳，黄色花领至膝大长裙配黑色平跟鞋，手挂青色大包。

“不要让我叫菜啦！”

今天阿仔生日啊，由他。”黄裙妇女旁的老妇欣然摆手拒绝。“阿仔，你想吃什么？有蛮多菜可以选。有咖喱螃蟹、姜丝鱼……你要哪个？”

等着他们决定的老板娘附和道：“对我们家招牌菜还有咖喱鱼头、咖喱面包鸡……”似乎是听见咖喱螃蟹，感觉自己会赚个大的，急忙推荐几个性价低的菜，全都是咖喱——这不辣死个人后让他们在这里买开水喝，自己岂不又赚几分？

她呈出自己的自信无敌笑容，以此遮掩她心里的兴奋之意。

“妈，别笑我了，你也知道我不吃辣，叫螃蟹还不是给姐夫吃？”说完便望向两位坐在对面正谈话的姐夫。

一位顶着刚发育不久的小肚腩，一位有着微壮的手臂肌肉的两位姐夫各自坐在他们一旁的两位妻子透露“今天他生日你别好死不死叫他点咖喱”的凶狠眼神，不禁摆正坐姿。

“兄弟，叫你喜欢吃的啦，甭考虑我们。”

“是咯，弟弟叫罢了啦，妈别笑他了。”坐在自家弟弟隔壁顶着大肚子的女人笑道。她已经怀孕近十个

月，本应在家等羊水破，但看在弟弟份上便冒着随时能生的风险来吃个饭。

“好啦，那老板娘给我来个……”弟弟也不见外，便刷刷把自己喜欢的菜叫了个遍，老板娘一旁刷刷在纸上写到底，后换个新页继续写。

“家姐，你肚子都很大了哦，要生了欸。有没有想过叫什么名字？”点完菜的弟弟问。他对侄子的到来很是兴奋，毕竟是他们家第一个孩子，得上心。

“没有，我和唐都有讨论过，但是想不出个好名字。”唐便是弟弟称的微壮姐夫。

隔壁的唐嘲笑：“别取个女生名，我们这个男崽！”随后一声豪爽的笑声。

“开什么玩笑啊唐，男生女生开什么玩笑呢……唐。”

“嗯？”

“我的裙湿了。”

“欸？”

之后一阵寂静，后某人急匆匆从裤袋掏出车钥匙，铺好棉布，急着叫那后知后觉仍在擦拭椅子，生怕弄脏了别人的东西而需要赔钱的某孕妇上车。

“上车啊！你要在这里

生吗？”

“我不急，你急什么？”

一阵留下了灰烟和逐渐消失的黑点那桌仍不明状况的人们，和痛失两碗饭的钱的老板娘呆在原地。

“不是泻肚子了吧？”弟弟不禁质疑道。

之后吃了晚餐，付了近百二百令吉的账，在老板娘大笑的欢送下，正在返家途中的众人接到了电话，说生了个男孩。

最后众人在对方“喂，家属在吗？”逐渐不耐烦的语气下成功返家。

黄裙妇女忍不住问道：“家姐她……是不是生了欸？”面面相觑的众人微微点头。

后屋内不知为何传出扰民的欢呼和尖叫声，当然最后也被邻居愤怒地投诉并寻求精神损失补偿费一百令吉。

(二)

今年我七岁。

我在听着妈妈说以前生下我时的趣事。

“妈，你们，你们有没有去医院看我？”我七岁了，知道医院是什么。那是妈妈生下我的地方！

“什么有没有去看你，

妈妈就在医院生下你的啊！讲什么呢？”妈妈掩嘴发笑。真是可爱，不愧是我生的。

“尼尼昨天生日开心吗？”

“开心！”

“阿姨姨丈有没有送礼物？”

“有！妈妈送我熊、爸爸送我煮饭的东西、婆婆给我100块！阿姨和姨丈送我一个电脑！很大个，很大个。”

“是啊？很多礼物噢！我们拍照好不好？”妈妈从身后的桌子取手机，摆正方位。

“好！”我奔向客厅右侧，那是我的“家”，好多好多的玩具。桌上放着都是我最喜欢的玩具。我把桌上的熊、电脑、和一个锅铲一手揽着，另一手挥在空中。妈妈，看看我！你可以拍照了！”

“来，三二一，看这里！”

昨天生日我玩得很尽兴。

我们在那又红又黄的地方庆祝生日。我认得他的招牌，上边写了大大个红色的“M”，和其他我能读出来的字母。不过我全忘了，只有“M”让我一直记得，

因为“M”隔壁有个红头发的男生，跟婆婆的头发一样，卷的。他还有一个红色的圆鼻子，和很像香肠的嘴巴。他很好笑，抱着“M”字母在笑，也不懂笑什么。是笑我是个靓仔吧？出门时候妈妈一直说我是个可爱的小靓仔。我没有听过“小靓仔”，但是我觉得她是称赞我的，因为婆婆也这么说了。

婆婆说她不会说骗话，所以我相信她。

那个又红又黄的地方有很多人。我很矮，只到我妈妈的臀部。妈妈说屁股不好听，纠正说是臀部。我看到了很多又高又矮的臀部，有时候还撞到了我。疼，也有些臭！他们好不注重卫生！

我记得我被妈妈带去一个宽大的房间，里边有很多桌椅，比我“家”的还大，也比我高，我坐不上。

“妈妈，我要坐上去。”我想要看高些！太多人挡着我了。明明我才是主角，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阻挡我的道路？妈妈说我是王子，应该会有人让道给我过的。为什么没有呢？好伤心。

“欸，是尼尼。都七岁了，真乖！”不知哪儿蹦出来的阿姨说道。

“都七年了，我们也老了呀，”妈妈不禁感慨道。

“阿升也去世七年喽，真是的。”那位阿姨把项链摆正。不过妈妈似乎不太开心，因为她抓紧了我的手。每次妈妈伤心时候都会抓住我的手。有些痛，不过我怕我不给妈妈握住我的手她会哭出来，所以我给她抓着。

阿升是妈妈的弟弟，就像我有个比我小几年的妹妹一样。与我不同的是，妈妈有两位弟弟。妈妈告诉我她两位弟弟小时候都很调皮，每次跑来跑去，所以也每次被爷爷打到哭。妈妈说她小时候乖，因此爷爷很疼她，什么糖果都会第一想到买给妈妈。

不过阿升之后出去时被一只黄牛撞倒，还流了很多血，去了上边。妈妈的另一个弟弟也因发烧，最后去到太阳那边当小菩萨。

妈妈似乎没有在意那位阿姨说的话。“今天尼尼生日，霎这么伤心。”

“也是。尼尼，表姨给你买了个礼物！”原来是表姨。正当我想问是什么礼物时，妈妈却插口阻断我的发问，说礼物得保密，不然就没有惊喜了。

我纳闷了——为什么不给我看礼物！明明我是东道

主，一切以我为先！

因此，我就撇着脸过了整天的生日，是不能拆礼物的愁苦，和“妈妈不开心，做儿子的不能不开心”的悲催。

说我很开心？不，是骗妈妈的套路才对！

(三)

今年我十二岁。

我加入离家不远的补习中心。其实这是两年前的事情。本来我是拒绝这类需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的活动，但大考将即，我必须做些牺牲。

坐在我身后的同班同学康佑用笔搓了搓我的榴莲头，之后拿起旁边的尺挠了挠我的后背。

这是在干什么？作法驱妖，还是想要把我身上的脂肪刮掉？

我也不胖啊，就68斤。

后边传来一把慵懒的声音：“尼，借我今天数学第三题。”

我翻了翻身边褐色的数学簿子。第一题、第二题……不是！我身后可是数学学霸，竟需来问我？我是晋升数学学霸行列了吗？看来加上我的强项科学，我可要称霸数理科目了！

自认已是无法被超越的

学霸的我正为这个好消息雀跃，但见康佑有些的不悦，便装作镇定缓道：“猴子，给你第三题。”他天生有些像猴子。带着小麦健康肤色的他有着像猴子的圆头、像猴子的小眼、像猴子的挺鼻，和像猴子的咧嘴！不过他倒也不介意这个称呼，便持续用了三年，直至今今天。

我翻开了那页递给了他。我眼神往上瞄了一眼。噢，算苹果和橙子的那题，把水果总数与苹果数量相减，后再与苹果数量相加……等，就这么简单，何必同我要答案？

猛然转身，映入眼帘的是趴在桌上，左手拿笔乱挥，右手接书的猴子，桌下的脚交叉摆放。看着正常，却不知怎从这个角度看他有些……骚气。

“猴子，你真的跟猴子一样。”

“怎样？”

不行，我得忍住，我不能爆笑，我必须矜持。“一样骚。”行，我忍住了。我是无敌王。

之后在猴子脸上出现了灿烂的彩色变化。先是最初的褐色，十分正常；脸突然变成了黑色，不知道为何已不见他的身影；之后转绿，叹了口气暗道总算能看见他

的身影，不过那把长长的粗壮体是何物；最后脸转回原本的褐，终于冷静下来！太棒了！等，那反光的粗体是何物？

粗体扫了过来：“猴子你别打过来，你冷静，别激动！”

粗体近在咫尺：“别打我，对不起，我是猴子我是猴子！”

“别打，你是猴子你是猴子！”在亿万神经元的驱使下，我十分成功和全面地展示何为“多行不义必自毙”。

之后我虚弱地闭上眼，微抬手臂，呻吟不断：“救我……”我的反应吸引了周围的同学，只听见他们慌张地议论着：

“你打到他晕倒了！”

“明明是他作死。”

“明明是你……啊吴老师。”什么？吴老师？

“欸，你在干嘛？”糟，社会性死亡。

最后经历长达数分钟在检讨室的我被灌输“大考将即不能嬉戏，必须努力才能顺利”的观念后，为报血仇，便举科学参考书开始虐待某动物，并甚感荣誉，怒呼：爽快。

不过思来想去，猴子似乎也没做错啥？

(四)

今年我十六岁。

我不喜欢现在的我。

仍记得几个月前，我信誓旦旦起誓会尽我所能把主席一职做到最好。我期待体验以至高眼光仰视众生，万般皆蝼蚁的无上感觉。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当时接过主席一职的原因是什么。是在小升初后看见学长学姐们带领团体取得活动顺利进行的荣誉？又或是喜欢在成绩册里看着加分项写着：某活动主席？

“尼，计划书写完了没？”是负责人的催促。我能感受到他不太喜欢我，但具体是不喜欢我哪儿却也不说。可能是为了不让我发现他的嫌弃和厌恶吧？

虽然我感谢他不会为自己一时的自私欲一拳打破我们如我身躯般脆弱的关系，但假期不是供人玩的吗？好歹考试后我能贪得一丝松懈，却被这些听起来重要的活动充斥自己的脑袋。

我不想点进那个聊天栏，更不敢回复他。对方字字如牢，囚禁着仍穿夏日短裤的我——白费那筹备充分的假期计划。

躺在床上，想着能闭眼歇息一会，不然中途惊醒，

睁眼有持续发出信息提示的手机和吵闹的闹钟。

近日我睡觉时屡次惊醒。即使身旁无干扰之物，也无法改善这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上网谷歌一番，说是压力过大，又或身体缺乏某种维他命，又或长时间面对屏幕。

接过手机，划开以我和猴子的合照为锁屏壁纸的画面，我点开消息。

第一条消息写道：“计划书呢？”是那位负责人，想必是收到了上层的指令前来催促我。有些庆幸的是我根本不曾开始过，也就失去分数，加上被上级斥责几句罢了。

第二条消息写道：“做了美术没？今天交……”是中学结识的朋友们。想必是在闲聊？早知我不睡了，应当加入他们，也不至于现在这么压抑。

第三条消息写道：“尼，上次送的绘本还留着吗？如果留着请送来我家噢！”是我表姨，她最近与月老做交易，和菩萨求了崽。

放下手机，释放自我，让自己投入不太软床垫的怀抱。瞪着枯黄斑驳的木制天花板，似乎看见了什么，努力聚焦视线，却又似乎什么

都没有。

(五)

“猴子，十六过后是一！”男子兴奋地拉着名叫猴子的男子袖口，语气愉悦得仿佛窥见世界真理。

“是吗？为什么？”名叫猴子的男子翘个尾音，兴致勃勃地问。

“因为它就一笔，多轻松！”男子沉思了一会儿，似乎忆起什么事。

猴子像是男子胃里的蛔虫，叹息后搭上男子的肩：“十六岁啦，还在想什么？”之后便收回了手，插进口袋吹着哨持续前进。

沉默的男子原地喃喃自语。一阵，男子似乎做了什么重大决定，抬起头追上猴子的脚步：“死猴子不等我！等下请我吃东西！”“好嘞。”

没有人知道男子自己说了什么，男子似乎也忘了，又或认为这个想法过于疯狂，便抛于脑后。而在付账的猴子开始忆起男子自语时的口型。那显然说：我想回到一岁。

是不会面对挫折的一岁，是不会被其他事物困扰的一岁，更是无忧无虑的一岁。

愿尼会更好。

余晖下的残影

奶奶最令我佩服的一点，就是她到了耄耋之年，还是喜欢唱歌，唱歌这个爱好似乎融入了她的骨子里去。哪怕她认为爱好不比温饱重要，毕竟在曾经战火纷飞的时代，……

帘子随风摇曳，奶奶坐在摇椅上，隔帘听鸟欢歌。帘外是浩瀚无垠的晴空，是驮众云之上的骄阳，是燕子在苍穹的怀抱中飞翔，是风吹绿了满山的草。这时，引擎声熄灭，孩童的欢笑声打断了幽静的时光，也不小心开启了她余音袅袅的八音盒。待车子锁上门的一声“滴”，她缓缓睁开眼睛，神采奕奕地对着我们张开双臂。

奶奶好不容易看到这么多人，兴奋感倏地升起，兴致冲冲地不断跟我们聊天。这两肩依着孙子倾谈的模样，像极了岁月静好。聊完天后，奶奶发起了呆。仿佛时辰一到，她便刹那站了起来，缓缓渡到厨房去，似机器人无端切换了频道了般。看到妈妈在煮晚饭，便

步伐蹒跚地走去，轻拍妈妈的肩膀，不断问妈妈“要吃饭了吗？”，又趁妈妈不注意把妈妈的菜拿走，塞入冷冻柜，急得妈妈差点煎焦了鱼。重复回答了奶奶的问题，奶奶转了一圈后，又会重复刚问的问题。

直到开饭时，大家都高兴地围着大圆桌，纷纷拿起自己的碗筷。怎知，奶奶居然幽幽地说：“我饱了。”所有人一瞬间神情复杂，原以为奶奶会更加地期待开饭，毕竟她可是一直在催促着开饭，却没想如此。这下餐桌上的气氛也随之微妙了起来。但其实，我总会在门后，窥见她每次都等我们吃完后，以拿去洗碗的名义，将盛菜的碟子一盘一盘地拿起来，若是没吃完的，她就会将它们吃干净。看到她的

动作，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她与眼前的她光影重叠。正是曾经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她的节俭养活她的孩子们，更是替她守护着这个家。

晚饭后，电视机自动地闪烁着，奶奶凑到我耳旁，指着家里的另一个角落，问我家里为什么来了陌生人，甚至在我耳边偷偷问我为什么会有一个“黑黑的人”在家里。她不知道的是，她口中“黑黑的人”就是我爸爸，她的儿子。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每当她给我爸爸冠上如同陌生人的名义时，爸爸总会憋住眼里不断打转的泪水，握住她的肩膀一声一声地说：“妈，我是你孩子啊，我是大汉，妈……”哪怕知道她转过头便会忘了自己，爸爸却愿意一遍遍地重述着自己的乳名。她忘了多

少次，他便重复提醒她多少次，只愿她能记得他片刻，就那片刻，也好。

奶奶她老了，但其实她心里还住着一个活泼乱窜的小孩。她喜欢吃甜，喜欢得不得了，可是她不明说。每次拿着甜食，嘴上说太甜了、太甜了，手上的动作却从来没有停过，一遍又一遍地接着吃。她也爱闹别扭，如果有人骂她，她就会像个孩子似地躲着我们，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借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奶奶她除了心里变成小孩了，生理也变小孩了。她开始尿失禁，每次都会忍不住尿出来，妈妈要帮她穿尿布，奶奶总能推脱着说不要。我知道，她心里的尊严，使她僵持下去，不愿屈服。

奶奶最令我佩服的一点，就是她到了耄耋之年，还是喜欢唱歌，唱歌这个爱好似乎融入了她的骨子里去。哪怕她认为爱好不比温饱重要，毕竟在曾经战火纷飞的时代，她只能将这种“儿戏”的爱意深藏。但直到如今，她还是由衷地爱歌唱，拿着麦克风的感觉，让她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小城故事”、“一剪梅”等歌曲的旋律一旦开始，她便

会享受着老歌空灵的余音绕梁，激情地握着身边人的手不断地来回挥舞。她像梦回在歌馆里的时光，那是多么璀璨夺目的韶光啊……

奶奶的想象力是连我弟弟都招架不住的。她总能看到外边有人要闯入她的私宅、或是有人要偷走她的钱。有时候她会无故问弟弟他的哥哥弟弟们去了哪里？可是弟弟明明只有我一个姐姐。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一家的编故事技术。虽然家人都在尽力配合她，但到最后总会在频频叹气下结束了小剧场。可是世上孰黑孰白、孰对孰错，是绝对的吗？我也开始怀疑，会不会在奶奶的世界里，所有人都皆迷离，就唯她清，甚至是不是在她的世界里面，这一切都是真的在发生的，只是我们都看不到。

偶尔，爸爸带奶奶徜徉于乡村的小路，爸爸会指着一些翻新的店面，说这里以前是哪些老店的前身。奶奶点点头，眼里却满是迷茫，仿佛眼前熟悉的一切早已成了陌路。若是经过一片早已盖起大楼的土地，奶奶便会停下脚步。她认得，这是她与爷爷曾经的心血，是她供所有的孩子上大学的底气，

更是承载了那些年的朦胧岁月。落叶卷起了风，奶奶背着手围绕着大楼徒着步。直到斜阳撒在她的头上、肩上和手上，奶奶的影子也被那日落黄拉得很长、很长。我仿佛感受到她看到一切变得沧海桑田的无助，还有那些走过的路却一点点忘却的无奈。故人身于何处？唯有落日伴她行。

每当我们回去时，她总会含着笑，一个个拥抱我们，然后挥手送别。每次汽车扬长而去的时候，猛然回首，她总是会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们离去的方向。我突然感觉她其实很正常，只是思念成疾，与老伴独守庞大的亚答屋，这个家怎么感觉也少了点什么。也难怪，她总会在我们来看她时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那是最热闹的时刻，也是一个真正的家。家是什么？或许就是一家人的心之所向、目之所及的心安处。

奶奶我爱你，还是那一句，愿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愿你笑口常开，无忧也无虑。我们也会常来个说走就走的回乡旅，回过头来，向披着星光的你奔赴而去。你也要记得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哦！

老家的小花园

还有一些蜜蜂在采蜜，蝴蝶在花朵上飞舞，这眼前的一幕让我仿佛置身在幻想世界中，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烦恼。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天空上挂满了许多小钻石，一闪一闪的，好似对我笑眯了眼睛。我躺在小草上，闻着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花香，听着大自然传来的蝉鸣声，整个人陷入了幻想世界中，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烦恼，成天的疲惫感都已被洗去。我这疲惫的身躯随着小花园的景物慢慢地与周公相会了。本来有失眠症的我今夜竟入睡得如此容易，这一切都要从外婆的愿望说起。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外婆满心欢喜地把蜡烛吹灭了，我问外婆今年许了什么愿望。外婆多年来的生日愿望都是想再次见到已过世的外公。今年我本以为还是会收到同样的回复，可是外婆说：“我呀，希望自己能有如世外桃源的花

园，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感受到风从世界另一端带来的思念。”尽管愿望不同了，但我知道外婆还是没放下外公，不过这次的愿望是可以完成的，刚好老家后面就有个空地。我就计划着用假期帮外婆完成心愿，也许有了花园，外婆就不会再天天对着照片私语了。

假期前，我时常一有空就为设计花园的样子。放假第一天，我带着小树苗、铲子、花的种子和一些花园装饰飞奔回老家，准备大干一场。庆幸的是，那片空地的草不多，只要稍微整理就可以了。草的问题解决后就到小树苗上场了，一般来说，女生都是无缚鸡之力的，因此挖个树坑必然是个难题，好在我时常有锻炼身体，这

些粗活做起来才不甚费力。待树苗下土后，就是好生照看的时候，不然苗子要是去见阎王爷，我不就前功尽弃了。

花园怎么能没有花呢？我把在花卉市场买到的蔷薇种子种在空地的周围，等到开花时就会看到被花围着的花园了。我买了深红色和粉红色的蔷薇，深红色蔷薇的花语是只想和你在一起而粉红色蔷薇的花语是我要与你过一辈子。我认为这个花园就是外婆对外公的思念，希望可以通过这些花告诉外公，外婆还是很爱他的，一直在想他。

不知不觉，时间悄无声息地走了。橙黄色的天空，刺眼的阳光直接洒在我身上，橙黄色的背景颜色配上些许乌云，这个景色真的好

/陈泽悦 高三理2



鲸落

美。看到乌云的那一刻，我开心的跳了起来，看来今天不需要浇水了，不过内心还是有些担心，怕雨水太大把树苗给拍打倒了。所以本想休息的我就去拿了纸箱建了个庇护所给小树苗，这样就能减少雨水的拍打了。忙了一天是时候休息了，我欣赏着日落的景色又看了看今天所做的东西，心里满是欢喜。

经过了整个假期的照顾，小树苗已经扎根生长了，花的种子也长出苗子。但是我是时候回到城市上学了。临走前，我嘱咐照看外婆的佣人要照顾好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期待着下一个假期来临时，看到的小花园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情景。

某一天放学，我又看到了橙黄色天空，我想起了老家的小花园，随即打了个电话给外婆，外婆一开口就说：“彤啊！花开了咯，很美很美啊，几时回来看哦？等下花谢你就看不到了咯。”我听到外婆的声音，仿佛看到了外婆笑得像个孩子的模样，可能她看到的就是她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吧。我和外婆聊了近半小时，外婆不断地赞美花园的风景，这让我更想回老家看看了。

终于，假期到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回老家看看外婆和小花园。在回老家的路上，天空是蔚蓝的，白云像一大朵的棉花糖，我打开车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着鸟儿悦耳的鸣唱，心情极度舒畅。一回到老家，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小花园，原本的小树苗长成了小树，蔷薇花也开得非常漂亮，还有一些蜜蜂在采蜜，蝴蝶在花朵上飞舞，这眼前的一幕让我仿佛置身在幻想世界中，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烦恼。外婆说她感受到了外公还在，还在陪着她，从未离开过。我想外婆和外公就是在这样的花园里相见的呢，看到外婆不再像以前那样伤心落寞，我想这个花园真的很有价值呢。老家的小花园就是外婆对外公思念的寄托，也是我送给外婆的生日礼物。

你瞧 海面再也没有了浪花
曾经在海上乐舞的鲸 去了哪里？
是沉疴的缠身 还是现实的绑架
把它蹂躏得遍体鳞伤

你瞧 踮跣的舞姿荡漾着海面的浪花
早已经 消失殆尽
你瞧 睚眦旁的泪迹在大海的叹息中
早已被 淼淼掩饰

你瞧 海底深处闪烁着一颗光芒
是它罄尽所有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奄奄一息的喟叹 缓缓而下的坠落
是生命终结的术语
也是万众生的开始

请松开图圈的桎梏吧
在海底深处 羽化成生命的绿洲
在黎明之前 展开羽翼飞向蓝天
这不是鲸鱼的伤
而是一首鲸落的歌

备注：鲸落（Whale Fall）是指鲸鱼死后沉入海底的现象。当鲸在海洋中死去，它的尸体最终会沉入海底，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以鲸落的名字。一座鲸的尸体可以供养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长达百年。

王靖婷 高二商一

热情

热情虽不是人生中能够一直不断地持续拥有，但却是一个可更新的能源，源源不断地向生活供应。或许，你认为生活中不需要热情。



他们说，热情似熊熊烈火，又像一双张开双臂的大手欢迎你，拥抱你……可是，我认为这种形容太模糊了，像是站在篝火旁却感受不到热一样，非常的无感。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无论站在课堂前，还是坐在电脑的镜头前，热情便不请自来。他就是我的高中班导师，曾庆东老师，我们就称他为东哥好了。我只能说，因为他，我觉得热情于此时此刻有了声音和轮廓。

于我而言，东哥说课的时候莫过于他最热情的的时候。他喜欢在语文课时，一边讲解课文里的种种意义，一边说起典故又或是缅怀自己的大学时光。一开口便是滔滔不绝，这些似乎不是课文，不是古老而沉闷的历史，更似属于他的想象空间与小小的故事天地，而我们

像似游走在古镇中的学子，欣赏声情并茂的说书人，如果你认为这还不够具体，那我只能说，你看见过向日葵盛开的时候吗？是在炎炎盛夏之时，一朵明艳的向日葵向着太阳朝圣之时，热情与灿烂无比。

再者，你是否记得我国，马来西亚八月三十一日在默迪卡体育场，众人奋发昂扬地大喊“默迪卡”的时候吗？他分享书籍，中国历史的时候，便是那般样子，无比的激动又充满了对于分享的欲望与热情，浑身起劲，浑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那便是黑夜也掩埋不住的奔放，是白昼也遮盖不住的炙热，令人不禁有些身临其境，与他共享其中的甜、酸、苦、辣。尤其是在分享书籍的同时，推荐给他人的那股执着与热情，无须刻意

去背，也能牢记于脑海中。

又或是，一位迈入花甲年的老人仍秉持着热爱，热诚与热情，坚持教书育人，以培育热爱学习的新青年，灌溉与传授自身的海量知识，热烈地爱着那群活泼的学子们。据我所知，他执教已二十五年有余，这是一个我无法想象，更无法坚持的数目。由此可见，他的热情有多坚韧，以至于投身于教育的环境中乐此不疲。

一言以蔽之。热情虽不是人生中能够一直不断地持续拥有，但却是一个可更新的能源，源源不断地向生活供应。或许，你认为生活中不需要热情。反之，一旦你拥有热情，你会发现做一件无趣烦闷的是会变得生动且有趣起来，更能产生新动力，最后收获意料之外的新生。

/黄颢柏 初二C

记忆中的味道



翌日，父亲看着食谱，煮出了一个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那碗拌面。叶世涛先生尝了一口，捂着嘴说道：“就是这个味道！”

“妈妈，你还有多久才能完成你的大餐？”那熟悉的场景，那熟悉的声音，那熟悉的味道，让我仿佛回到了那年。梦醒时，那味道好像还残留在口腔内。可惜，这已成为一个不可重现的历史。

早上，到学校的路上，看见那熟悉的餐厅，不禁回想妈妈还在时，那生意兴隆的景象。如今，他成为被人遗弃的店面，每天来光顾的客人寥寥无几。自从母亲离开，父亲就放弃了这间店，只能靠着妈妈以前的员工尽力挽救，而我也会在放学时去帮忙，大家勉强还能养活自己。

那一天放学后，店门口来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我向前询问，只见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曾经在这里吃过饭。可是，怎么迟迟都不见老板娘，请问你知道她

在哪里吗？”看见他如此热情，虽然有些不忍，可是我还是如实告诉了她有关我妈离世的实情。听闻后，那位男人先是震惊地睁大双眼，随后他眼神内充满伤感。

“唉，真是世事难料！上次我在这儿吃冰震咕啫肉拌面时，老板娘还笑着迎接我呢！只是现在，没可能再看见她的笑容，没可能再听见她的声音。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吃下去的第一口，汤汁先是热情地抚摸我的喉咙，紧接着是清凉的冷水，刺激我的味觉。那又细又长的面条，滑溜地冲入我的胃里，那扑鼻而来的香味，我到今日依旧记得。”

看他这个情况，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我带来那位男人来到我那简陋不堪的住处，试图让他与父亲详见。当我们从门口进入屋内时，父亲醉倒在地，无意瞥见那

位男人时，不禁大吃一惊，立刻起身迎接。“您不就是大名鼎鼎的叶世涛先生吗？怎么会来关顾寒舍？请坐，请坐！”听到这句话时，我瞬间醒悟。他是叶世涛先生？我怎么没认出他？也叶世涛是当下非常出名的美食专家。他坐了下来，与父亲商量重振店面的计划。许久后，父亲握着叶世涛先生的手，感激地说道：“好，我一定好好完成您的委托。”

翌日，父亲看着食谱，煮出了一个与我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那碗拌面。叶世涛先生尝了一口，捂着嘴说道：“就是这个味道！你成功了！”看着二人的身影，我热泪盈眶地望向天空。母亲，虽然您不在了，可是您的手艺讲永久的流传下去，将成为千千万万个人的美好回忆。

我所崇拜的一个人

我崇拜的他，是课本上反复书写了一遍又一遍的名字；是白纸一般的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黑暗的生活缝隙中的一束光。

我，有一个非常崇拜的人——王者荣耀职业电竞选手徐必成。在77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之中，他就好似一盏灯，吸引着我、引领着我去认识他、了解他。他的眼睛满是清澈，倒映着他的梦想。

为什么崇拜他？只是因为俊美的脸庞？还是只是因为澄澈的双眼？我明白，都不是！他是落在我生命中的一束光！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无论选择何方，哪一条道路，在鲜花盛开的成功之前，也将会充满一座座难以翻越的高峰。他的这一束光带给了我好多。他的微光警醒着我若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必定要为之付出百分百甚至更多的努力。我崇拜他，因为在我遭受苦难之时，他告诉我，不管人生的选择再苦再难，只要坚定地走，不顾一切地走，一定能走向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地。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一场远距离的崇拜之情，而是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

的关系。可那又如何，对于他的崇拜与喜爱，从来不需要他认识我。我清楚的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赛场，离开那个喧闹，人山人海的场馆，他终归会归于平淡，但我相信，我的喜爱永远长存，因为他是我青春中最好的模样。他从来不骄不躁，在每一个疲惫的深夜，他独自一人，对着一个小小的屏幕反复地观看着那几个比赛中小小的失误。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我崇拜的那一个他，在无数的黑夜里也曾默默流下眼泪。在竞争激烈的赛场上，输，貌似已成为常态，可这不应是常态！所以在痛哭之后，又是一个更坚强的他如同朱雀一般重生，蝴蝶一样破茧，王者终将归来！人生总有败仗，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人是永远的输家，胜负乃兵家常态，若不付出努力，补足缺点，那必将一直落败。可总有人一笔带过他的努力，而他也只

是以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作为反击。

我崇拜的他，是课本上反复书写了一遍又一遍的名字；是白纸一般的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黑暗的生活缝隙中的一束光。他是在这个物欲横流，让我快快长大的世界里，唯一一个告诉我，我可以做小孩的人。他说：“做自己，挺好的，不要为了别人的话而改变，自己开心就好。”人生总会有许多的过客，有好有坏，不要被一些人的只言片语所误导。也是他在我最迷茫的时候告诉我，友情也有真情实感，世界也很美好。这样的人，怎么能让我不去崇拜。

它拥有着理想中少年该有的模样，不惧艰难，不畏困难。就像那一句“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他就是我所崇拜的人，他叫徐必成，我坚信进跟着他的脚步，我也能成为理想中的我自己，我崇拜的他也会得到他想要的。

成长的烦恼

我扯住时间的衣角抖了抖，抖出了星空，摇响了我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多么无忧无虑啊！一放学就到公园玩到天黑，也不用担心有任何作业来不及做。

成长是每个人的必经过程。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坎坷和磨难，当然也有不少烦恼。

漆黑的夜晚，我躺在床上，向月亮倾诉着自己成长的烦恼。人生就像生命列车一次不可复返的旅行。人生的起点站上，我们搭上了列车。一路上，我们会结交许多好友。每一站总有些人离开了列车，又有人搭上了列车，离别与重逢一直不断地发生。小时候我们懵懵懂懂地来到了学校，一句“你好，我们做朋友吧！”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每天一起下课、打闹、恶作剧，把分别看得遥远。小时候我们都急着长大，从来不懂得珍惜，只会抱怨着日子的枯燥与漫长。恨不得快点毕业离开老师的管束，唠叨。可到了毕

业那天却如此地不舍。想起那些在无意间说出的“就算怎样，我们都不会分开”，可是到了毕业那天，当初说的话也不作数了。时光不停破碎，友谊之花在一天一天地褪色，说好永远不分离的朋友们都散落天涯了。后来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更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与往常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却留在了昨天。这成了我成长过程中其一的烦恼——离别。

人在慢慢成长，所学的知识越来越深奥，更是和以往不同了。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以闪电般的速度吃饭、洗澡、写作业。对作业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有时把脑子都想爆了也想不出答案来。到了晚上，我总算把作业这山给攻下了，但是常常

都会有测验、考试，我又得复习了，课业又一次把我的娱乐时间给吞食掉了。我多么想出去打打球，看会电影，但恐怕这些小事都已成为我最大的心愿了吧。

我扯住时间的衣角抖了抖，抖出了星空，摇响了我的童年回忆。小时候，多么无忧无虑啊！一放学就到公园玩到天黑，也不用担心有任何作业来不及做。我抱怨着现在的生活，可这不是我小时候心心念念的成长吗？我又怎么会快乐呢？这应该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成长的烦恼可能在我们硬着头皮跨过去了之后，回头一看，觉得这些也就只是把蚂蚁举起般的简单罢了。世间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风雨过后便是彩虹，一切都会好的，对吗？

点名簿

像棵坚强大树的她，给我遮风挡雨，给我地方休息，如今她将离我而去了。是时候由我成为会员的大树了，像学姐照顾我一样的照顾大家。

最初，点名簿是一本书。

点名簿是学长学姐留下来的，他们为学会付出的痕迹，都深深印在这本大大、外表设计简单的书上。初一刚开始当筹委副书记的我看到这本书时会害怕，看着秘书站在全部会员的面前一个一个叫着名字来点名，我想，以后的点名负责人，会不会是我？我会有那个胆量吗？

手上紧紧握着在家里印出来的成果汇报筹委名单，我念出了名字，开始了筹委会议，点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名，感受到了当一个秘书的感觉。脑海里还收着那个胆量的问题。

没想到，一转眼，初二的我已把问题解决了。当执委副书记的我超越了初一的自己。手上拿着点名簿，我

学会了勇敢。点名簿上，我曾因不明白而可怕的地方和字，我都通过学姐的指导熟悉了。我曾不敢做的事，都慢慢的习惯了。在学姐的帮助下，我随着点名簿的整齐度进步。我在学姐的树荫下成长。

突然，点名簿是一个谷歌表单。

2020年，世界大乱了起来。全球人命受到大威胁——新冠病毒爆发。疫情在世界各地一个接一个大爆发。学校停课了。联课活动受到极大的变化。那本点名簿停顿了五六个月。在网上网课时。我只能看着荧幕里的会员们点名。情绪杂乱，就像一直更换点名方式的谷歌表单。

“别怕，我们所习惯、舒服的环境不一定永远会持续着。学会适应就是学会做

人的方法之一。”我的学姐曾经告诉我。怎么能像她那么冷静呢？我当初不明白。点名时看到会员们时常缺席我都会怕他们出了什么事，害怕会员们一个一个消失。我的例常活动报告也时常迟交，课业也追不上。但会发生的，都会发生，是吧？

我初三时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当上了正秘书。我开始发觉到自己已经成长了，我需教导新的秘书了，我的副秘书，虽和我同年龄，但也需我的协助。就这样。我慢慢地变成了教导人的那方，再也不是被教导的那方了。就这样。我慢慢的适应了。世界也逐渐的稳定了下来，和我一样，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适应了新的世界。虽然大家都知道。我们永远回不去了，但我们必须持续向前去。

李紫瑄 初二C

初三会员大会那一天，学姐说她在高二毕业了，明年再也见不到她了。当时我只是按下开麦键，说了一句“谢谢你”，就把它给关掉了，因为我害怕会哭出声来。像棵坚强大树的她，给我遮风挡雨，给我地方休息，如今她将离我而去了。是时候由我成为会员的大树了，像学姐照顾我一样的照顾大家。

初三会员大会那一天，我满脸泪水地当上了学会的副主席。

现在，点名簿是一张纸。

从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方式，等着我们为学会付出，及把在学会的痕迹印在这张小小、外表设计简单的纸上。高一刚开始当执委副主席的我看到这本书时会开心，看着秘书站在全部会员的前面一个一个叫名字来点名，我想，之后的主席们。会不会是他们？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以前一样，害怕未来和变化的感觉吗？

人生像点名簿一样，随着世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的进步、改善。我们改变不到事实，只好改变自己对人事物的看法。

以后，谁知点名簿会是什么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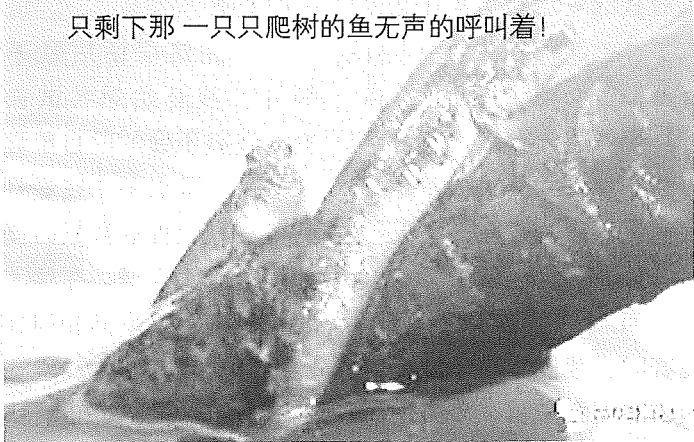
爬树的鱼啊

僵硬的鱼鳍努力波动，
那痛苦不堪的表情，
连带笨拙的动作。

滑稽的舞姿，
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个画面？
我原能在金色大厅深情地表演，
泡泡圈圈在水中一一升起自己。
无奈，
把泡泡圈残忍搓破的是他们。

本可以成为水里游最快的鱼，
却被迫作个爬树高手，
他们都说这是为了我好，
我也无力反驳。

一只只小鸟飞往天际，
只剩下那一只只爬树的鱼无声的呼叫着！



告别害羞的我

你看你不敢问问题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像上一次的演讲比赛也是一样你不说谁知道你想参加呢？你不主动不去争取的话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试着去改变吧”

我认为害羞是成功道路上举足轻重的绊脚石。因为害羞你会不敢询问、不敢主动、不敢拒绝、不敢反驳、不敢争取甚至人云亦云不敢特立独行。曾经的我因害羞而止步不前，但现在我不再害羞、不在原地踏步。

记得我的姐姐大我10岁，是个职业讲师。当我第一次看到姐姐在万人舞台上演讲时，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从此一颗喜欢演讲的种子发芽了。我因为太害羞了一直退却。我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后来我发现害羞对我的生活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一次课堂活动中老师准备很多问题让我们抢答得分。直到我一分都没有拿到时我才发现我其实很多题都会，但是因为害羞一直退却而没有回答。

有一次学校举行演讲比赛时，我原本想参加的但因为想到会被那么多人围观就退却了。我总抱着下一

次吧，算了吧，总有机会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到某一天姐姐发现了我的异样才改变。姐姐问我为什么考试一直退步我心虚的回答我不会，姐姐又问为什么不去问，我支支吾吾地没有回答。姐姐叹了一口气与重心长的说了一大段话“你是不是不敢问？你太害羞了这样会害了你的。你看你不敢问问题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像上一次的演讲比赛也是一样你不说谁知道你想参加呢？你不主动不去争取的话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试着去改变吧”

听完这段话后我茅塞顿开，我开始想尝试去改变。我将不会的题目整理起来然后去问老师，在看到老师赞赏的眼神后我顿时受到鼓舞，士气大增。在这之后我不断地踊跃发问和回答问题。同时我开始主动表达意见，主动去交谈和主动争取。一开始我还是很害羞，

后来一切都变成理所应当了起来。身边的人看到我的改变后都很开高兴。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变得更好。在一次的演讲比赛，我争取到了参赛名额。

姐姐告诉了我当我能在近千人的面前侃侃而谈时就已经不再是害羞的人了。第一次演讲时我有些忘词但很快就调整回来了。复赛时，我已经可以顺畅的演讲完稿了。当总决赛时，我已经可以加一些即兴的句子并与观众互动了。次年，我又一次的参加了演讲比赛，并且难度升级。我再一次的超越了自己。在总决赛时，我已经能在只给主题的条件下即兴演讲了。我终于告别了害羞的自己。

见证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过程真的太令人感到开心了。我很感谢父母以及姐姐对我的劝导以及鼓励。最后，我最感谢的是愿意改变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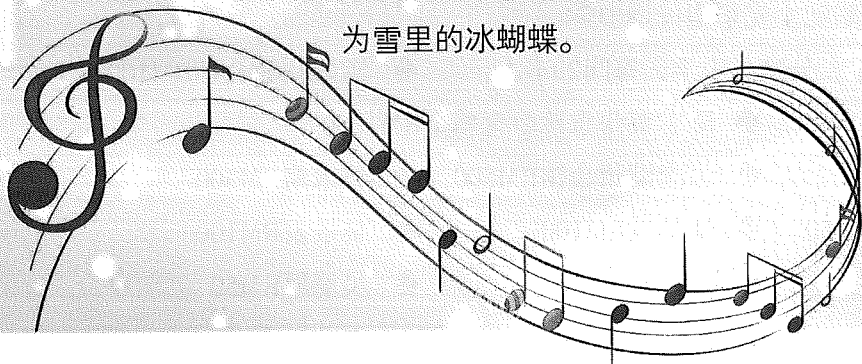
雪天里哀叹的冰蝴蝶

利用一支充满神力的神笔，
邀约一片悬挂在夜空中明亮的月光，
从天空的怀抱里飞出，
从云裳的褶皱里抖落下来，
撒向那寂寞无人空阔的田野里，
缓缓飞扬，悄悄地，轻柔无声地飘降。

一朵朵纯净波动的音符，
在冰花上的乐曲谱里绽放开来，
盖上冰里的霜花被困在琥珀里，
收录着蝴蝶哀怨歌声。



空中云雾般朦胧的幻想，
刹那，结晶为奇光异彩的音符，
烦乱的情绪难以再隐忍，
蝴蝶倾诉开来于雪花，
为雪里的冰蝴蝶。



编后话

- ◆ 三家评述叶清润博士主编《昭南日报社论》，交代这本社论集，不但具有参考价值，还能发人深省、发聋振聩。莫持偏见，先读其书，逻辑思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 ◆ 陈美枫先生的《疫·情》，把纷繁的事项、问题等，进行分析归纳，梳理思路，严密的逻辑推理，是一篇生动的充满着理智，兼有幽默的趣味的好文。
- ◆ 金苗先生的《医疗情缘》，诗人情怀，朴实的文字，焕发的柔情，“你是我从来未见过的这样的一个老人”，逝去年华的惊艳，拍案叫绝。
- ◆ 陈蝶女士的《对话乐龄的自己》，乍看自话自说，话里有话，诗里有诗，老来快活心态，Age just a number，绚丽的晚霞，辉映着大地。
- ◆ 方成先生英译，《古籍中的武侠》，武林高手，都是身怀绝技，潜藏不露，崇尚武德。上期将纪昌学射英译误置麻衣张盖人，向方成先生致歉。重刊原文与英译。
- ◆ 良木先生与驼铃先生亦师亦友，感人肺腑。
- ◆ 循人中学学生作品特辑（三）都是水准力作，同学们努力吧，你们是马华文学的接班人。
- ◆ 感谢华族社团，热心赞助人一路走来给予《燭火》的支持。
- ◆ 作者来稿必须标明真实姓名与地址。
- ◆ 编者有权删改文句。
- ◆ 未获得本刊印章签署认可的任何事体，本刊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 ◆ 请勿一稿两投。
- ◆ 《燭火》邮址：juehuo@yahoo.com
- ◆ 读者有兴趣查阅《燭火》各期内容，请上网拉曼大学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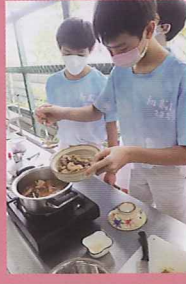
鸣谢赞助出版基金

(第68期2023年2月号)

- ♣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律师订购120本分赠全国独中图书馆。
- ♣ 大马前国会议员陈胜尧医学博士订购160本分赠全国国民型中学图书馆与大专学院。
- ♣ 张小慧订购40本赠吧生光华国民型中学。
- ♣ 陈加仁订购140本，分赠各中学，每间20本。
- ♣ 雪隆福建会馆RM1000
- ♣ 李莲喜RM1000
- ♣ 陈志英张志玲教育基金RM1000
- ♣ 无名氏RM1000
- ♣ 雪隆潮州会馆RM500
- ♣ 林永略RM300
- ♣ 王桂花副校长RM150
- ♣ 谢伯校RM100
- ♣ 林敬发RM100
- ♣ 叶玉清RM200
- ♣ 唐君复RM100
- ♣ 吴清万RM50

吉隆坡循人中学

系列校园活动，包括有美术比赛、彩绘标志、跳绳比赛、商科专题课成品模拟展销会、成果汇报、客家菜肴烹饪赛、联课表扬大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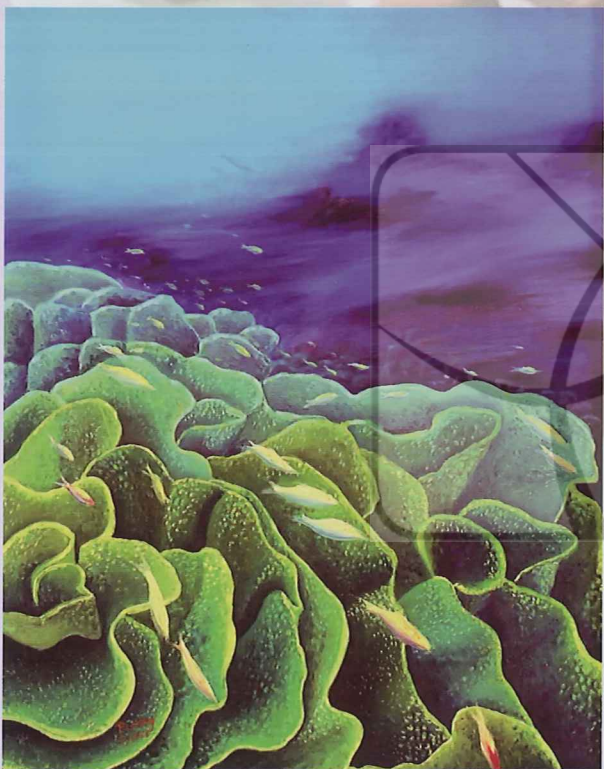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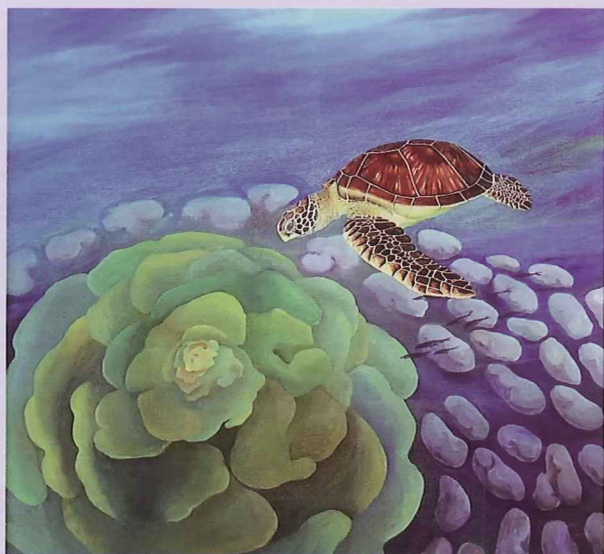
循人中學
Tstn Jin High School

2022年 黃曆新春

連 联课表扬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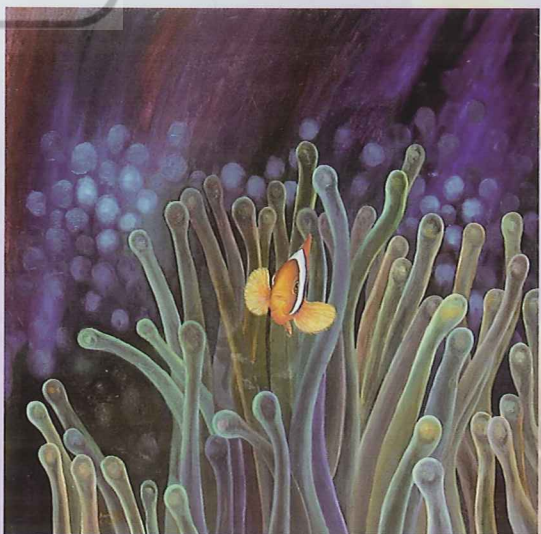
邢佩莲画作



珊瑚在说话（已收藏）油画



海的世界（已收藏）油画



小丑鱼（已收藏）油画



海的故乡（已收藏）
亚克力+墨